

东西洋考

张燮 著

商务印书馆发行

書叢本基學國

考 洋 西 東

著 變 張

行發館書印務商

東西洋考序

澄水國也。農賈雜半。走洋如適市。朝夕之皆海供。酬酢之皆夷產。閩左兒。艱聲切而慣譯通。罷撥春而善風占。殊足異也。往歲商苦璫苦胥。余條十三議上之。稍見蘇。時詣予引覈。問進而問徼外風土。諸鍾種異。因介司餉金陵王君謀曰。是不可以無紀。並郡誌所逸也。於是孝廉張紹和父。博物善屬辭。延之參咨搜稽。閱月。二洋考成。受梓。予讀而驟然曰。異哉。吾儒之一耳。一目之足以盡海內乎。彼僅隔一帶水。華風夷運。遞閱因陳。不啻陰陽寒暑之代乎。其前矣。要以茫茫堪輿。恢恢函蓋。我雖不得文教一之。其指南所至。風檣所屯。西產多珍。東產多鏞。今觀其各區宇者。部領曾護。莫非率也。甓城榔屋。莫非式也。寶帶錦帔。莫非容也。竹輦筒吸。莫非餉也。擊鉦踏曲。莫非節也。灼骨嚙指。莫非盟也。吹蠶飲血。莫非武也。則其異異同同者也。獨至嗜殺敢死。枕戈佩盾。朝君暮虜。東奔西掠。不親親而親釋。不問醫而問巫。則諸番類然。寧獨天性亦漸靡使之耳。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交南諸國。非秦漢以及國朝所列冠帶也乎。史稱任延等出守。化行俗易矣。藉非阻距關河。盡臣服之。寧梗化外而勢不行也。固天所以格夷而令窮於華也。乃我土之民。自倭禁外。疊疊然梯航以導之。幣質以要之。昵之如嬰孩。收之如几席。上以佐帑需。下以廣生遂。波斯之藏吐耀。紫貝之玩充物。非天以夷賜華。而不窮於夷。其較著也耶。嗟嗟。朔方開而竟塞。九真郡而

旋罷。無庸溯矣。居夷出闕。意念良深。余弗克得之。星槎而習之。三老長年。按性習之。異同總百疊之錯落。可市亦可覺者。夷耶。綢繆之其奚盡。能生亦能殺者。海耶。疏盪之其奚道。誠得自今。一秉於成。波不沸而市不挑。水國浸稱樂郊。獨澄利也乎哉。是編也。足以觀矣。而第曰續稗史之叢譚。資韻士之夢游。非考意也。然自非王君好事。張君博物。予何從以跼蹐。瞻方外之跡。不更足夸異乎。遂次第以弁諸首。

峇

萬歷丁巳嘉平月之廿日西昌蕭基書於李署水心堂

序

漢武聞枸醬而渡夜郎。思走馬而征西宛。算舟車。佐兵革。抽解之征繁興。海內罷敝。唐宋而後。自高駢鑿南海之石。而夷人來市於粵。自王審知招航海之商。而閩人泛粵以轉市於夷。殊俗從此雜處。雖來賓之屬國乎。而抱杞憂者。虞其習我內地也。我穆廟時除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賈。熙熙水國。剝餘腥。分市東西路。其捆載珍奇。故異物不足述。而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其殆天子之南庫也。販兒視浮天巨浪。如立高阜。視異域風景。如履戶外。視酋長戎王。如挹幕尉。海上安瀾。以舟爲田。兢兢挑釁導引之禁。有如王赫斯怒。埽未靖之鯨鯢。及討不庭而誅後至。此揮篙塞棹之衆。皆瀚海貔貅也。有漢之威遠。而師餉不內耗。有唐宋之通貨。而情形不外洩。然則澄之舶政。豈非經國阜財。固圉強邊之最便者哉。古設外史氏。掌四方志。重譯獻琛之國。王者皆望祭其山川。混一弘規。固宜兼收夷夏。上下二十四代。戎夷叛服互市。沿革之變。史未嘗不特書。然未有倣郡國誌。勒成一家言。闡洋溢聖化。被及遐徼者。余友紹和張君。淹貫史籍。沈酣學海。將收千古歸之筆端。豈於耳目覩記失之。爰次洋考。用補前人所未備。是役也。司餉夢所王公。詣孝廉之船。馳域外之觀。開采訪之局。垂不刊之典。職筭權貨。而不僅僅簿書。期會塞責。嘉與賢良方正。講求此道。良足多焉。考中形勝。風俗。物產。針經。水程。莫不稽之記乘。訂以長年。事具辭核。庶

幾無一字虛設。更彙藝文。以明雕題鑿齒之區。法令所不及。而文教迄之。洋洋乎上國之觀哉。嘗謂四夷產寶。中土產文。登是書於東園西壁間。卽梯航所貢明珠。大貝。翠羽。文犀。何多讓焉。余所爲掩卷而太息。望洋而興嗟者。始乎算縉。卒乎渴澤。始乎充軍實。卒乎輸內帑。功令所推求。中貴人所鑿削。卽幸不身填巨壑。然實慳於海鱸之吞舟。五方之賈。稍稍掉臂。不肯入澄。今虐璫已鋤。招集。此其時矣。昔李勉掌廣州舶。明年夷貨增四五十椀。仁恕之所召也。讀司理如城蕭公所條十三事。切時艱。中流弊。一本仁恕之意。是書成而蕭規具在。孰是說以求民瘼。衡官常。固泉貨盈縮之源。人倫得失之鑒也。豈特鋪張靈爽之廣。被聲教之四訖。跨軼前代而已哉。

月溪主人周起元拜撰

序

昔輶軒使者。握槩懷鉛。採四方之方言。謠俗以備掌故。然皆震且以內事耳。島嶼負隔。波臣閒之。自非躬履其地。未易辨悉。卽履其地矣。自非深心遠綜。安能使萬方千門。指畫無爽也。余備員清漳。謬司權餉之役。蓋漳海國也。其民畢力汗邪。不足供數口。歲張餘艘。赴遠夷爲外市。而諸夷遂如漳窳奧。閒物云。同寅如城蕭公。署郡篆。每與余蒿目相將。圖維船政。閒進商民。細詢其疾苦。暇則粗及島外事。時有新語。霏霏不絕。惜乎莫有善畫者。莫能圖。而又竊訝諸國羅峙漲海外。大率盡此。據船人所稱引。何以從來多未通中國。乃先代貢夷由閩粵來朝者。又何以賈舶不至者多。意必傳呼之訛。乃紀載闕然。良以增慨。誰爲合之。又誰爲分之乎。蕭公謂余曰。子其圖之。已稍稍聞前令陶君。嘗禮聘孝廉張紹和。載筆從事。功未及竣。時孝廉方滅景山棲。強出之。俾竟斯局。自秋杪至冬終。凡四閱月。考旣成。而鏗剛亦隨就。余取而竟讀之。始悟船人所稱某港者。卽古之某國。譬之鴻飛天表。楚以爲乙。越以爲鳧。乃今而鴻常一矣。且夫山河之臚列。風土之畢敍。與夫順逆之異情。強弱之殊勢。成敗之屢變。豐嗇之遞更。試一展卷。洪纖不迷。而又徐存權政始末。凡良有司之所造福。中貴人之所煽殃。華夷兼收。鑒誠悉備。則斯考之大較也。海上人爲余言。中貴人時。每歲橫索珍奇。以獻闕下。名爲方物。商人坐此破產。主上仁聖。下尺一。與商人蠲貸。撤中

貫還都爲漳除殘。有司受事。琅琅宣聖天子恩德。明珠大貝。悉聽賈人自有之。無敢掠此進尙方。今庶幾挾是編以報曰。是職方之外紀。主客之逸叢也。而以供史氏他日之採。無煩輜軒躬訊其地。權臣不敏。藉以不尸素云耳。

萬歷戊午人日金陵王起宗書於三事餘思軒

東西洋考凡例

一島外諸國。惟交阯、占城、暹羅、彭亨、呂宋、蘇祿、船人所稱。尙沿故號。若下港之爲爪哇、東埔寨之爲真臘、大泥之爲渤泥、舊港之爲三佛齊、麻六甲之爲滿刺加、啞齊之爲蘇門答刺、思吉港之爲蘇吉丹、暹閱之爲吉里地、悶文萊之爲婆羅、貓里務之爲合貓里。往往訛璞爲朴。認魯稱魚。是必質之方言。參之鄰壤。驗之謠俗。方物始能得其主名。用心良苦。今於屬掇。輒書古號。若標題某國。則仍依船人給引之舊。使俗眼易于披閱。而里耳可以不驚也。

一占城之先爲林邑。在唐爲環王。暹羅之先爲赤土婆羅刹。後又爲暹與羅斛二國。爪哇之先爲闍婆。亦曰社婆。三佛齊之先爲干陀利。滿刺加之先爲哥羅富沙。蘇門答刺之先爲大食。卽宿學不能綜其變。而名其源。歐陽永叔作五代史。尙誤稱占城前代不入中國。況豎儒哉。自非窮搜千卷。鮮不迷亂。余所稱引。俱本于先正所論。次而折衷之。非敢臆見妄爲牽合也。

一諸國前代之事。史籍倍詳。而明興以來爲略。卽國初之事。掌故粗備。而嘉隆以後爲尤略。每見近代作者。叙次外夷。於近事無可縷指。輒用此後朝貢不絕一語。唐塞譬之爲人作家傳。叙先代門閥甚都。至後來結束殊蕭索。豈非缺陷。余每恨之。閒採于邸報所抄傳。與故老所誦述。下及估客舟人。亦多借資。庶見

大全要歸傳信。

一列國各立一傳。如史體。其後附載山川方物。如一統志體。以其爲船政而設。故交易終焉。

一集中所載。皆買船所之。苦琉球。朝鮮。雖我天朝屬國。然賈人所未嘗往。亦不撥入。或曰日本。紅夷。何以特書。書其梗買船者也。

一司關者。其人強半見在。不便立傳。第賢者又不宜泯沒。聊于各名下爲誌數語。其有碑可採者。亦附載名下。以見繫思。倘碑出溢情。與本宦名實不相肖。則削不錄。

一紀稅璫者。何曰史不有宦者傳乎。閒一展卷。如久病暫蘇。追念呻吟嘗藥之候。悲喜交集。乃國醫之功。不可誣也。卽附逐璫疏于後。如譜良劑焉。

一一人舊有航海針經。皆俚俗未易辨說。余爲稍譯而文之。其有故實可書者。爲鋪飾之。渠原載針路。每國各自爲障子。不勝破碎。且參錯不相聯。余爲鎔成一片。沿途直叙。中有迂路入某港者。則書從此分途。輒入某國。其後又從正路提頭直叙向前。其再值迂路亦如之。庶幾尺幅具有全海。稍便披閱。若謂新豐之雞犬識路。穆滿之臺榭積蘇。則吾豈敢。

一藝文逸事。不載者尙多。無論撿剔所未及。卽余自能覩記者。亦僅行其一轡。聊待後人之補入。

東西洋考

主修姓氏

督餉別駕金陵王起宗校梓

署郡司李泰和蕭基訂正

龍邑令君荆溪吳奕參定

前澄令君樞李陶鎔咨訪

澄邑令君臨川傅樞參閱

纂修姓氏

海濱逸史龍溪張燮撰次

東西洋考目錄

卷一

西洋列國考

交趾 清華 順化 廣州
新州 提夷

卷二

西洋列國考

占城 暹羅 六坤

卷三

西洋列國考

下港 加厘把 東埔寨 大泥 吉蘭丹
舊港 占卑

卷四

西洋列國考

麻六甲 啞齊 彭亨 柔佛 丁機宜 思吉港 文郎馬神 池閱

卷五

東洋列國考

東番考附

呂宋

大港 南旺 玳瑁 磨老 央以寧 屋蕪

中邦

朔霧 呂蓬

蘇祿

高樂

貓里務

樵老

沙瑤唎哩

班隘

美洛居

文萊

雞

籠淡水

卷六

外紀考

日本 紅毛番

卷七

稅餉考 水餉 陸餉 督餉 職官 公署

卷八

舟師考 內港 水程 水醒 水忌 二洋 針路 祭祀 潮汐 占驗

卷九

稅璫考

卷十

藝文考

卷十一

藝文考

卷十二

逸事考

東西洋考卷一

明 龍溪張燮紹和著

西洋列國考

交趾 清化 順化 廣南 新州 提夷

交趾古南交也。秦爲象郡。漢滅南越。置九郡。交趾其一也。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後改交州。隋復爲交趾郡。唐置都護府。朱梁時。曲承美據地輸款。授承美節鉞。已復并于南漢。其後州將爭立。所部雲擾。丁部領及子丁璉討平之。宋綏嶺表璉內附。封交趾郡王。蓋於是淪爲夷矣。璉弟璿嗣。爲其將。黎桓所篡。貢使不絕。朱史曰。宋端使黎桓歸闕。上令條列形勢及事迹。以聞。鑄具奏曰。去歲抵交州境。桓遣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漢乘潮而行。宿泊之所。皆有茅舍三間。營葺尙新。目爲誼驛。至長州。漸近本國。務爲誇詭。盡出舟師戰權。謂之水軍。皆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產。妄稱官牛。數不滿十。揚言十萬。又廣率其民。混於軍旅。以雜色衣乘船鼓噪。近城之山。虛張白旗。爲陳兵之象。俄而擁從桓至。展郊迎之禮。桓斂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饋。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上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爲軍營。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桓質陋。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後。張筵出臨海。漢爲娛賓之遊。桓跣跣色。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喚歡躍。凡宴會。與坐之人。悉令解帶冠以帽。子桓多衣花纈。及紅色衣。帽以眞珠爲飾。或自歌勸酒。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使館。曰。若能食此。當治爲僕。以爲焉。又紅羈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卻不受。士卒三千人。悉隸其額。曰。天子軍糧。以禾穗。日給令自春爲食。兵器善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可用。桓輕銳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闇豎。五七輩。錯立其側。好狎飲。凡官屬善

事者擯居親近，左右有小過殺之，或鞭其背，實佐小不如意，亦捶之，黜爲關吏，怒息，然屢爲寇害，漸失藩乃復其位，有塔其制，機陋，桓一日請同登遊覽，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云。

臣禮桓卒，諸子爭立，及廷龍嗣，苛虐不道，李公蘊逐之，遂代爲王。其孫曰尊，稱帝，數傳至吳昆，無嗣，爲其改元，僭號大越。

堦陳日昃，所有宋史曰：李氏有國凡八傳，二百二十餘年。元攻下之，封其子光景爲王，世貢不絕，顧時時遣將躡蹂其地，高皇

帝蕩平區宇，王陳日燿，率先內附，遣學士張以寧，封爲安南國王，會日燿卒，姪日燿嗣，請詔印子以寧，拒

之，吾受命封先王，何得予若？日燿乃請于朝，遣編修王濂，主事林唐臣，封日燿嗣王，而賞以寧，得使臣體

未幾，陳叔明篡立，叔明死，子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弒。蒼霞集曰：叔明老弟端代視事，端攻占城，敗死，弟焜代，先是上嘗戒安南占城毋相攻，至是以叔明

兄弟怙強，速禍，復遣使諭之，二十一年，黎季犛弒焜，立叔明子日焜，旋爲季犛所弒。改國大虞，稱太上皇，使其子胡查爲國王，詐稱陳氏絕無後，而

查其甥也，請權國事，文皇帝許之，俄而陳氏之孫天平者，閒道愬于朝，胡查懼，表請天平還國，封天平安

南國王，使都督呂毅、黃中大理卿薛巖，以兵護之，季犛具牛酒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也，不爲虞，至芹

站，伏發，殺天平及薛巖，上大怒，拜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左副將軍，新成侯張輔，右副將

軍，發兵分道討之。吾學編載上幸龍江，禍警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毋養亂，毋玩寇，毋成國公薨，詔新

成侯輔，行大將軍事，兵闌坡壘，隘畱二關而入，抵富良江西平侯亦破猛烈關，突宣江口，出洮水，度富良

江，與大軍會於三帶州，賊立柵屯守，師夜度，大破之，焚柵，煙燄漲天，乘勝攻下西都，燒其宮室，又破賊艘

於木丸江，嗣大破賊於鹹水關，窮追季犛父子，獲之，捷聞，詔求陳王後，已絕，乃郡縣其地。立交趾布政司，都指揮司按察

司爲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論功進封輔爲英國公晟黔國公餘爵賞有差亡何餘孽簡定作亂英國爲大將率兵討擒之踰年陳季擴復叛季擴簡定從子也輔復往討轉戰連歲始獲之自英公下交南凡三獲僞王威震西南夷因畱鎮其地而尙書黃福掌藩臬有威惠遐外以寧尋召輔歸以豐城侯李彬代鎮福亦以久得代中貴人馬騏墨而煩苛失衆心黎利遂乘之反彬不能制所攻沒郡邑十數命成山侯王通佩將印發二廣兵四萬并鎮兵討之凡十餘戰利益盛前逼交州詔安遠侯柳升以精兵七萬往犄角平賊升故嘗從征安南者銳而輕敵自以千騎爲前鋒敗利兵前追之伏發橋壞升中槍死成山侯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交趾棄之引兵還利於是送還文武官吏四百七人進代身金銀香象布帛謝罪且乞封而宣宗用大學士士奇榮策利表言前國王遣嗣需今在老嶺請嗣封上集大臣議英國公臣大學士臣士奇臣榮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臣不忍聞且求立陳後者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爲示弱乎上曰卿二人言是遣少宗伯李琦少司空羅汝敬等持璽書赦利求陳氏後立之利詭陳氏已絕更遣少宗伯章敞納言徐琦册爲權署安南國事利遣使入謝解歲金五萬兩然已改元順天帝其國中矣利死子麟立僭號紹平僞諡遣使告哀求册權署國事正統丙辰以少司馬李都納言蔡亨持節册爲安南國王麟復利太祖高皇帝麟僭號太和僞諡請册朝貢不絕天順時爲庶兄琮所弑自立天與大酋黎壽域等起兵寶久之死子濬嗣麟太宗文皇帝請册朝貢不絕天順時爲庶兄琮所弑自立天與大酋黎壽域等起兵殺琮而立濬弟灝麟號成化初與鎮安土官守岑宗紹相攻爲岑氏所敗占城王茶全攻其化州灝率兵

救之。占城退走。虜王茶全以歸。弘治閒，灝死。子暉嗣。管號景統，偽諡。暉死。子敬嗣。管號泰貞。未踰年而死。遺命

立其弟誼。管號端慶，偽諡。誼立四年，死於弑。其酋黎廣度等，表誼寵信母黨阮种、阮伯勝，恣行兇暴。民不

堪命。阮氏圖竊國柄，遷誼別宅，逼令自盡。臣等與國人共聲其罪，黨與盡伏誅。竊見故國王黎灝第二子

故臣炤，有子黎賙，堪任國事，乞賜襲封。詔許之。賙，管號洪順，追諡。初，灝生二子，長即暉，次子炤，偽封錦江王。

暉生敬，誼、炤生灝，賙被害時，炤與灝俱先死。故國人立賙，而灝之子偽沱陽王諱，及弟廕，以兄不得立。

灝妻鄭綏女，諱妻鄭惟鏗女，是時鄭彊，且握柄於國，立賙非其意也。賙既立，偽尊父炤為多行不義，國人

惡之。正德丙子，鄭惟鏗、鄭綏與其黨陳真弑賙，而諒山都將陳曷者，稱陳氏後，以諒山之甲迫交州，殺鄭

惟鏗自立。陳真擊走之，曷病死。鄭綏等共立諱為主於國。管號光紹，偽尊灝哲宗明皇帝，其大臣阮弘裕

等，討弑賙之罪，攻鄭氏。鄭氏出奔，時國柄未有所屬，莫登庸諷羣臣推己典兵。登庸者荆門人，世業漁，以

諱累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以重路，路諱左既得志，漸除諱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諱潛起兵攻登庸，反

為所敗，出奔清華。時嘉靖元年也。登庸乃偽立廕。管號統元，追諡。亡何，廕并其母殺之，而自立。國號大

明德，偽諡廕。時諱尙據清華，又安順化、廣南、四道。登庸立其子方瀛居守，自稱太上皇，率兵攻諱，連破之。

諱走入哀牢國，憤悒死。子寧甫七歲，故臣共立之於漆馬江。登庸屢攻不能克。鄭惟懌以黎寧命來請兵。

下部議，拜咸寧侯仇鸞為大將，尙書毛伯溫、監督及督臣蔡經等分道入討，乃聚兵以聲恫喝，登庸誘使

納款登庸於是爲降表請罪獻代身金人自贖伯溫等爲壇兩軍相距登庸脫帽徒跣伏壇下稱詔赦之廣西通志曰嘉靖十五年皇子生先議頌諸夷禮部尙書夏言奏安南不貢逾二十年宜罷使及黎寧奏至廷議命毛伯溫爲兵部尙書從宜撫勦兩廣督臣潘旦疏稱莫氏奸雄之賊黎民逆利之裔皆非宜立如以夷狄處之則元昊可爵不義可侯而黎利可王也二氏紛爭兵甲未息皆欲假天朝名號宜靜觀其變與廷議不合因召旦還以待耶蔡經代之廉州守張岳獨言用兵之害宜留使者勿前經問岳曰能保毋用兵降登庸乎岳曰欲降之必令納地令貶號令簡伏詣闕獻國中圖籍聽上處分國體不可喪也經曰如此能令登庸聽乎岳曰一檄足矣於是兵事調度一屬之岳司馬毛伯溫至岳手賊情不可喪也授伯溫曰公計用兵則圖進取方略無逾於者然不若罷毋征爲完計願公策登庸決耳伯溫密謂岳曰交事屬子矣先是登庸聞廷議與師遣人上表乞降至是求益怨岳用前言要之登庸曰張公伯溫懼岳曰禍令蚤自計於是登庸惟命會岳遷去登庸復首鼠兩端伯溫經奏乞還岳廣東登庸曰張公伯溫懼岳曰禍歸地撤印去僭號奉正朔復遣作書諭之登庸乃以十一月素衣繫組躬率頭目耆士候于南關萬達等開張幕府設亂亭復以黃幄傳令開關登庸等由關道左出脫履跣足面北而跪傳解其組及接受降書凱旋伯溫等加秩有差廷議黎寧非眞黎氏後以登庸爲都統使鎮安南然帝其國自如也登庸方瀛相繼死孫福海嗣位又死子宏瀛幼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亂四十三年貢使黎光賁至京光賁以國難羈留南寧者十五年至是乃達其後貢遂絕萬歷閒莫茂洽爲都統使茂洽死國大亂數年鄭惟懌子鄭檢立黎暉後維邦爲主維邦死子維潭嗣盡逐莫氏遺孽詣督臣請款關輸貢移文擅用前國王印守臣詰之維潭飾辭對然請款愈堅與約必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時維潭心難之遁去頃之復款具言其恢復之義歸附之誠高平乃其故土且莫氏篡臣不宜漆馬江爲比守臣曰莫氏先世雖篡逆今日乃國家外臣也使假息一隅毋遽殄絕是我國家所以鎮撫四夷共其患難之意維潭乃聽二十四年夏築

壇受降。如登庸故事。廣東通志曰維潭抵關。同知黃宇、李陶成出關傳譯。詰以六事。錫命焉。次鄭松曰。復仇臣世以衛黎。非冒黎也。然則何宵遁乎。曰。以儀物之不成。非遁也。幸不加討。其自今有死無二。金印何在。曰。權傲爲之立銷矣。至安插猶伴對不決。復譯諭曰。均貢臣也。黎昔可漆馬江。莫獨不可高平乎。且分土既定。庸何傷。阮澄等語塞。趨白維潭曰。謹遵命。黃宇還報。授澄款關儀節。使旋習之。初十辰。開關先夷。扛次夷使衛兵。次維潭并通國臣書俱魚貫入。維潭襪衣跣足。身繫白組。北面伏地。陶成親解其組。維潭起著衣履。同臣書五拜三叩頭。訖。進表。次進金人代身。姑令戴罪還國。候旨。維潭又五拜三叩頭。畢。候龍亭前赴左江道。請用賓主見。又請稍降階。俱不從。黃承祖從旁厲聲示維潭。今復國不費檳榔半咽。何斬四拜。遂下拜。各頭督臣陳大科疏言。莫之篡黎。其事逆。先朝猶赦其愆。況黎之復讐。其名正。今日宜許其順。以夷治夷。祖宗成法。事下部議。如大科言。以維潭爲都統使。安南復定。萬歷閒。黎維新嗣。維新雖國主。然政無纖鉅。悉決於大臣鄭松。所擁虛器耳。三十五年。交南苦饑。叛酋集衆掠欽州。輒散去。督臣戴燿遣兵討捕之。移檄維新自縛。叛酋松縛企揚。扶安。扶忠。三人來獻。其與粵西連境者。歲歲爲南大憂。督臣周弘謨。請增兵增餉。以需大創。云其俗夷獠雜居。獷悍喜鬪。或翦髮。或椎髻。口赤齒黑。跣足文身。暑熱好浴。故便舟善水。惟交愛人。個儻好謀。驩演人。淳秀好學。則從古傳爲美譚。國中尙知祀文宣王。用制科取士。亦猶中華之遺教也。其地分十三承政司。廣志曰。欲示土地之廣。彊分析爲郡縣。其實一承政不能及。一府如安邦。諒江之類。舊名多更改割裂。船人稱東京者。卽其故都。其王居曰日南殿。

清化港。卽舊清化府也。是漢九真郡治之地。隨唐爲愛州。在交趾爲西京。今爲清華承政司。順化港。卽舊順化府也。今爲順化承政司。

廣南港、卽舊又安府也。漢爲日南、隋唐爲驩州。今爲廣南承政司。太傅阮某、鄭松之舅也。松旣執國政、阮不能平、擁兵出據于此。威行諸部。某卒、其子始修貢東京。

新州港、卽舊新安府也。今爲海陽承政司。提夷港、亦交趾屬縣。以上風俗、大約與東京相類。尙有汝南承政、山西承政、諒山承政、太原承政、明光承政、與化承政、又安承政、賈船所不到、附載于此。

形勝名蹟

佛跡山、在交州府石室縣。有巨人跡。句漏山、在石室縣。古句漏縣在其下。漢書註、句東究山、在北江府。嘉阜山、唐刺史高仙遊山。在北江府武寧縣。相傳有金牛山。在武寧縣。唐刺史高駢欲鑿其山。見金牛奔出。駢建塔其上。仙遊山、樵夫觀二仙弈棋於此。金牛山、途止漢書註、九真郡居風縣。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崑山。在諒江府鳳山縣。上有清虛洞。山丘蟠山。在諒江府丹巴縣。上有石門。廣三安子山。在夜十里崑山。腰有瀨。玉橋白雲庵。林岫之勝。山丘蟠山。在諒江府丹巴縣。上有石門。廣三安子山。在縣一名象山。漢安期生得道處。雲屯山。在新安府新屯縣。大海中。兩山大圓山。在新安府新樂十六年。宋海嶽名山圖。以爲第四福地。雲屯山。對時一水中通商。船多聚此。大圓山。在新安府新樂十六年。獲白象。鳳翼山。在三江府夏華縣。三島山。在宣化府楊芄山。在太原府弄石縣。行有隴山。在太原府洞喜二來獻。邑人歲時登覽。三島山。在宣化府楊芄山。在太原府弄石縣。行有隴山。在太原府洞喜墟中有村。戲馬山。在清化府登覽縣。一名遊英山。巍然安鑊山。在清化府穿洞中。可行舟。隴山。在太原府洞喜奇羅縣。東海邊。相傳陳氏主遊。此夜聞天橫山。在又安府河華縣。昔林邑告交州刺史。繒圓山。在嘉興州。聲故名。永樂初。天兵擒黎賊于蒼于此。橫山。在又安府河華縣。昔林邑告交州刺史。繒圓山。在嘉興州。雄艾山。在嘉興州蒙縣。面臨大江。峭石環立。人跡罕至。相傳上有龍。富良江。在交州府東關縣。一名瀘江。上偉艾山。在嘉興州蒙縣。面臨大江。峭石環立。人跡罕至。相傳上有龍。富良江。在交州府東關縣。一名瀘江。上利仁縣。大黃江。以達于海。宋郭遠破蠻寇于此。如月江。元兵與懷天德江。寇懼討。役民埋塞。天兵旣平寇。重加里隘。次富良江。本朝張輔等破黎寇于此。如月江。元兵與懷天德江。寇懼討。役民埋塞。天兵旣平寇。重加

上角一在鼻上鼻上者小而堅食角也交州記曰犀有象牙爾雅翼曰象齒潛往易之覺惜之掘地而藏
 宋及本朝貝劉欣期交州記曰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廣州志曰貝有八紫貝玳瑁本草曰大如扇似龜甲
 交趾充貢貝最美出交州萬震曰乃有大貝奇姿難傳交趾以南皆有之玳瑁有文解毒兼辟邪海樓
 餘錄曰背頁十二葉有文藻取用則皮薄不堪用耳翠羽爾雅謂之鷩異物志雄赤曰翡翠青曰翠禽經
 醋濕之逐片應手而下但不老犬則皮薄不堪用耳翠羽或作海魚周回有蝦蟆十二相對初因鄉
 而楚辭銅鼓廣州記曰俚獠鑄銅為鼓面闊五尺餘鼓臍隱起或作海魚周回有蝦蟆十二相對初因鄉
 云楚辭銅鼓廣州記曰俚獠鑄銅為鼓面闊五尺餘鼓臍隱起或作海魚周回有蝦蟆十二相對初因鄉
 有之與今銅銅柱之鑄丹砂晉葛洪煉丹求為句漏令奇楠香以手爪刺之能入爪既出香復合如故
 制不同今銅銅柱之鑄丹砂晉葛洪煉丹求為句漏令奇楠香以手爪刺之能入爪既出香復合如故
 華夷考曰香木枝柯竅露木立死而本存者氣性皆溫為大體所穴蠹食石蜜歸而遺於香中奇楠香油
 歲久漸漬木受蜜氣結而堅潤則香成矣近世以制帶銙率多湊合頗若天成純全者難得耳奇楠香油
 真者難得今人以奇楠香碎漬之沈香圖經曰木類檜櫟多節葉似橘花白子似檳榔大如桑椹交州謂
 油中以蠟熬之而成微有香氣沈香圖經曰木類檜櫟多節葉似橘花白子似檳榔大如桑椹交州謂
 沈水為沈香而速香南方草木狀曰交趾密香樹伐之經年其根細枝節各有別也心與節堅黑沈水為沈
 香也堅黑而速香南方草木狀曰交趾密香樹伐之經年其根細枝節各有別也心與節堅黑沈水為沈
 者為馬蹏香同出一樹今人安息香西陽雜俎曰其樹呼辟邪樹長三丈許刻皮出膠如飴名息香本草
 名速香蓋黃然語音之訛矣安息香西陽雜俎曰其樹呼辟邪樹長三丈許刻皮出膠如飴名息香本草
 類洋桃而長中詹糖香圖經曰出交南木似橘煎枝葉為香蘇台油圖經曰蘇合香今不復見但用如膏油者
 心有脂作香詹糖香圖經曰出交南木似橘煎枝葉為香蘇台油圖經曰蘇合香今不復見但用如膏油者
 極芬烈耳陶隱居以為是獅子屎外國說不爾梁書云蘇合香是絹按九真郡蠶年八熟繭小輕薄絲弱
 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先煎其汁為香膏乃賣其滓與買人絹細今交趾絹蓋八蠶之絲所織也
 薄者畫家多用之其東京布者尺幅所織羚羊角郭璞曰蠶似羊而大角圓銳陳藏器曰羚羊夜宿以角
 色近古本朝充貢東京布者尺幅所織羚羊角郭璞曰蠶似羊而大角圓銳陳藏器曰羚羊夜宿以角
 阻出高阴角牛白者角亦白是稱明角狹角烏角考工記曰犀角直而澤牛角無澤鹿角許氏說文曰
 石山鹿陽獸遊山夏至得陽氣而解角從陽退獺皮取魚水滿四面陳之謂之祭魚今人集其皮為裘
 翼曰鹿陽獸遊山夏至得陽氣而解角從陽退獺皮取魚水滿四面陳之謂之祭魚今人集其皮為裘
 之象坤雅曰羣居則環角外向以防物之害己獺皮取魚水滿四面陳之謂之祭魚今人集其皮為裘

馬尾宋時占城多從交趾陶隱居云蠟生蜜中故謂蠟蜂先以此為蜜 煎燕窩燕食海漢吐以

卵生身故多著蟲夷人梯取之王敬美閩部疏謂海人得之以貨此好奇而誤入之者也 胡椒西陽苗

若杯身坐其中久復衡以飛為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 蠟周書王會海陽大蟹註海名也今人貨其乾

蔓生根極柔弱長半寸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 蠟周書王會海陽大蟹註海名也今人貨其乾

相對其葉長開暮合則裏子葉中形似漢椒至辛辣 蠟周書王會海陽大蟹註海名也今人貨其乾

肉以苡薏仁交南呼為蘇珠一名薏珠檳榔高丈餘葉聚木端房樓葉下花秀房中子結房外皮似三圍

厚節似竹而槩中空外勁退立海南遠然萬里嶺表錄異曰安南人椰如束葉作上飲之亦醉

探實以扶留藤兼五屋子灰競嚼之云交州地溫非此無以祛瘴人椰如束葉作上飲之亦醉

皮如胡蘆膚中有汁升餘食其膚則不飢食其汁則增渴交州玉房九霄露碧葉四時春不及塗

椰子樹詩曰南椰子樹香裏出風塵叢生調木首圓實檳榔身玉房九霄露碧葉四時春不及塗

漢臣千歲子皮殼青黃色殼中肉如栗味亦如之乾者殼肉相離撼其子一苞二百餘顆菴羅果曰俗名

香蓋乃果中極品實似北波羅密一統志曰大如冬瓜皮有軟刺五六月熟味劉酢甜核堅出交趾梨

梨四五月熟多食無害 波羅密一統志曰大如冬瓜皮有軟刺五六月熟味劉酢甜核堅出交趾梨

熱時為鸚鵡啄食略盡故彼人珍貴出日南 豆蔻皮殼小厚如石榴辛且香 古度實交州記曰中不出大

如石榴色 石南樹南方肥魚羹和之尤美取核乾其皮州樹南方記曰甜煮如李國樹曝乾食之味似雁卵

赤可食 石南樹南方肥魚羹和之尤美取核乾其皮州樹南方記曰甜煮如李國樹曝乾食之味似雁卵

交多感交州記曰多感葦茛草木狀曰莠醬生蕃國者大而畱求子尖及半黃已熟中有肉白色甘而兩頭

核大交州記曰多感葦茛草木狀曰莠醬生蕃國者大而畱求子尖及半黃已熟中有肉白色甘而兩頭

趾有之大茄漸長枝幹乃成大樹盛熱梯取之蘇木華一統志曰蘇枋樹出九真南人以染烏構木曰楠師古

樹似心似松一統志曰櫻竹如指大實中黑而白點文似棋棘竹肉厚幾於實中破以為尺圍

物志節有刺種為藩落阻過會塘者也 白緣交州記曰甘美於胡桃 人子藤蔓端有刺子如人狀燒紅色集

象南中犀。交州記曰：犀毛如豕鬣，象朝野會載曰：安南有象，能知咒。爾雅曰：咒似牛，青色，重千觔，一角長亦難得。犀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象朝野會載曰：安南有象，能知咒。爾雅曰：咒似牛，青色，重千觔，一角長漢靈帝時，九真獻為白鹿。晉元康初，白鹿見交趾武寧郡，獵一獸，大如馬，一角者，騏郭云：元康八年，九真猩奇獸。元時，安南貢兕，白鹿。晉元康初，白鹿見交趾武寧郡，獵一獸，大如馬，一角者，騏郭云：元康八年，九真猩水經註云：腥獸，形若黃狗，又狀如狼，人面，容端正，音聲妙麗。楚太原王網曰：腥，腥好酒，及履里人猩，置之山谷，常數輩為羣，見酒物，知人張設，取之先，知張者，祖父姓名，嘗曰：奴欲殺我，亟舍爾去也。既復還曰：試共嘗酒，遂醉。狒狒，爾雅曰：狒狒，如人，被髮，行走，食人，山海經一名梟羊，有毛，反踵，見人則笑，出交取履著之，為人所擒。狒狒，爾雅曰：狒狒，如人，被髮，行走，食人，山海經一名梟羊，有毛，反踵，見人則笑，出交果。然山經：果，然似獼猴，以名，自呼羣行，老者在前，少者在後，得果食，輒其頭，視鼻，仍見兩孔，仰向天，其毛長，柔細，得滑，以白為質，黑為文，集十蒙貴。爾雅謂之蒙頌，曰：狀如貓，而相家，中蒙貴兒，華堂客到餘皮，可得一縲，繁文麗好，細文溫煖。蒙貴，爾雅謂之蒙頌，曰：狀如貓，而相家，中蒙貴兒，華堂客到每先知，今朝洗面，還過白雉。漢光武時，日孔雀，異物志曰：孔雀，自背及尾，皆圖文五色，頭戴三毛，長寸以耳，故寫新圖，開閣詩：白雉，漢光武時，日孔雀，異物志曰：孔雀，自背及尾，皆圖文五色，頭戴三毛，長寸以毛，裝為扇，拂或生，截其尾，以為方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鸚鵡，林元凱詩：鸚鵡，頭春樹，拂雲紅，學語愁彩羽，蚌蛇，溼，傾吞，頭角，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以大竹鑿，鑿蛇頭，至尾，殺而食之，為珍異。閉雕籠，志曰：髯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筆其文，錦衣，投之蟠，而腹成，養可，實也。紅飛鼠，華夷考曰：多異故異物，志曰：髯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筆其文，錦衣，投之蟠，而腹成，養可，實也。紅飛鼠，華夷考曰：多異然唯肉，翼淺黑色，雙伏，紅燕，花間捕者，竹鼠，狗，大食竹根，出封溪，鵝魚，一統志曰：龍門江旁，有穴，出鵝魚，能化，龍，蟻子，鹽，嶺表，錄異曰：溪洞，會長，多收蟻，爭，齒，為醬，非官客。魚能化，龍，蟻子，鹽，嶺表，錄異曰：溪洞，會長，多收蟻，爭，齒，為醬，非官客。

交易

賈舶既到，司關者將幣報會，舶主見會，行四拜禮，所貢方物，具有成數，會為商人設食，乃給木牌於廳舍。

聽民貿易。曾所須者。輦而去。徐給官價以償耳。廣南曾號令諸夷。埒于東京。新州提夷皆屬焉。凡賈舶在新州提夷者。必走數日程。詣廣南入貢。廣南曾亦遙給木牌。民過木牌。必致敬乃行。無敢譁者。斯風稜之旁震矣。順化多女人來市。女人散髮。而飛旁帶如大士狀。入門以檳榔貽我。通慇懃。士人嗜書。每重賞以購焉。按宋史大觀初。貢使至京。乞市書籍。有司言法不許。詔嘉其慕義。許之。然則彼國嗜書。正非一朝耳。

論曰。久矣夫。交南之爲郡縣也。文皇帝振宋之陋。六師所指。海立電飛。漢唐土疆。於茲重闢。厥績偉矣。迨英公內旆。銜命宵人。馬竭猶求。獸窮則逸。宣廟以止戈爲武。休息甚弘。然楚楚冠裳。棄成鱗介。不得與珠崖儋耳。同被華風。則大造者之靳此一方靈秀也。二百餘年。羈縻勿絕。保境戢患。固獻琛而稱藩。易姓代興。終款關而待命。雖僭竊未改。視黎桓時。則有分矣。

東西洋考卷二

西洋列國考

占城

占城古越裳地也。秦林邑。漢象林。及區連。殺縣令自立。稱林邑王。數世中絕。外甥范熊代之。子逸嗣。逸死。奴文篡立。梁書曰：文本夷帥范稚家奴。嘗牧羊山澗。得鱧魚二。化而為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呪曰：若宮宰及兵車器械。王龍任之後。乃讓王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僞於鄰國。迺王。子置毒。彙中殺之。晉國人而自立。永和開。襲破日南。殺其守夏侯覽。以屍祭天。屯日南。久之。梁書曰：夏侯覽為太守。侵刻尤甚。林邑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因民之怨。遂舉兵襲日南。殺覽。以其屍祭天。留三年。乃還交州。刺史朱藩遣劉雄戍日南。文復屠滅之。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為界。藩不許。道陶綏討之。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文死。子佛嗣。屢為晉兵所破。然亦世為交南患。梁書曰：佛立。猶屯日南。灌達帥交廣兵討之。佛溫城固守。破。盛兵於前。達帥勁卒。自後踰壘而入。佛衆驚潰。追至林邑。佛乃請降。昇平初。復為寇暴。刺史溫放之。討破之。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執太守靈源。又寇九德。執太守曹炳。交趾太守杜瑗遣鄆逸擊破之。即以瑗為刺史。義熙三年。須達復寇日南。殺長史瑗。遣阮斐討破之。斬獲甚衆。九年。須達復寇九真。行郡事。杜慧期與戰。斬其息。及生俘百餘人。自瑗卒後。林邑無歲不寇日南。諸郡殺傷甚多。至孫文敵。為扶南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為王。傅子陽邁。宋永初時。遣使來貢。南交州遂至虛弱。至孫文敵。為扶南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為王。傅子陽邁。宋永初時。遣使來貢。南曰：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為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其後叛服靡常。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齊梁亦通使往來。隋時為大將劉方所破。方軍不利。方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僞北。梵志逐之。其

象昭大破之。入其郡。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蓋其國有十八世。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至唐而范始滅。國人立其姑子諸葛地。更號環王。元和初。都護張丹擊走之。徙國於占。占城之名所自始也。宋時襲破真臘。文獻通考曰。閩人有泛海之吉陽軍者。飄至占城。見其國與真臘乘象以戰。無大勝。負乃說王騎戰。教之弓弩騎射。王大悅。具舟送之。吉陽厚齎。隨以買馬。得數十匹。以戰大克。後真臘大舉復讐。俘殺幾盡。更立真臘人主之。元世祖詔降虎符。授榮祿大夫。占城郡王。卽其地立省。撫安之。然竟負固。大軍南討。國王戰敗逃遁。然不果降。明興高皇帝。賜占城國璽書。國王阿荅阿者。遣使朝貢。蓋從此始歸款矣。四年。王爲安南所苦。奉表乞賜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爲聲教所被。不敢輒欺負。上憐之。報曰。兩國旣共內附。豈宜擅兵相攻。業詔安南無開疆。覺兵器不爾吝。但以安南故。賜爾是助。爾構兵也。樂有聲律。方言各異。中國人不可遣。爾國人能習華語者。來習肄。十六年。遣子入賀聖節。永樂改元。遣使告諭卽位。其王占巴的賴。奉金葉表來貢。上使行人蔣賓。王樞。往報之。賜金綺有差。且勅安南毋相侵掠。從來請也。四年。遣中貴馬彬。諭以共伐安南。詔粵東諸將繕兵甲。由海道與占城會。賜占城王鍍金銀印。他物甚侈。王出兵助征。廣通志曰。復遣太監王貴通齋勅往勞。賜金幣。五年。奏言克復安南所侵地。獻俘。貢方物。上下詔褒美。數年閒。屢遣使來貢。悉厚答之。至命中貴彬護其使臣以歸。十三年。兵部尙書陳洽。馳奏初討安南時。占城王雖聽命出征。然實懷二心。愆期不進。又以金帛戰象資季擴。季擴以黎蒼女遺之。復約陳翁挺。侵升華府所隸地。罪下季擴一等耳。請發兵征之。上交趾初平。不欲窮兵遠夷。遣使諭王歸我侵地。其後三年。一朝貢。詔使亦閒往不絕。吳憲日記云。正統六年。使占城王遺頭目迎詔。筍

鼓填咽。旌纓騰靄。氍衣椎髻。前奔馳。至行宮。設宴。王乘象。逐於國門。帳列戈戟。以翠象爲衛。旣宣詔。稽首受命。上元夜。請賞煙火。燕沈香。然火樹。盛陳樂舞。民多裸袒。士著苧衣。景泰末。王摩訶貴。殂。天順初年。弟盤羅悅。馳使請封。命給事中江彤。行人劉寅之。持冊往。王亦遣使來謝云。成化中。王荼全。爲交趾所破。嗣王徙居赤坎邦。遣使請封。如故事。而安南陪臣。據其故都。跪稱占城王。迎詔。使臣馮。又誤謂眞王也。持封冊給之。嗣王古來。航海奔廣州投訴。更以來朝爲辭。督臣屠瀟。命參議姜英。覈其事。時安南納叛將而助之虐。申言古來不當嗣。瀟從僉議。謂冊印元有古來名。宜王其地。具疏以聞。仍移檄安南。道之順逆。安南亦不敢大肆其狼噬。乃選官軍二千。令東莞商人張宣。護送古來還國。弘治十八年。古來卒。沙古卜洛嗣。正德五年。奉詔冊封者。給事中李貫。行人劉廷瑞也。十二年來朝。嘉靖二十一年。再至云。其俗。果于戰鬪。尙釋教。王冠三山金花玲瓏冠。披錦帔。著玳瑁履。腰束八寶方帶。出遊乘象。或黃犢車。一人持檳榔盤前導。從者十餘輩。各執弓矢刀槍。梁書曰。王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單吉貝繖。以吉貝爲幡旗。民望之膜拜一而止。臣菱葉冠。男蓬頭。宋史曰。撮髮爲髻。散髮餘髻於後。女後椎結。居處爲閣。名曰千闌。門戶皆北向。民居茅茨。不得踰三尺。衣紫衣。梁書曰。男女皆以橫幅。吉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僧玄黃者論死。椰葉爲席。以麝塗身。山牛不任耕耨。但殺以祭鬼。令巫祝之曰。阿羅和。教他早脫生也。正月一日。牽象周行所居之地。然後驅逐出郭。謂之逐邪。四月遊船。十一月望日爲冬至。所部各獻方物。十二月望日。城外縛木爲塔。以衣服香藥置塔上。焚之祭天。釀酒甕中。俟熟。賓主繞甕坐筒而吸。且吸且注水。味盡而止。星槎勝覽曰。非至午不起。非無紙筆。以羊皮搥

薄削竹爲筆。蘸白灰書字。南史曰：書樹葉爲紙。或擊鼓以警衆，或吹蠶以卽戎。古稱歲時採生人膽入酒飲之。又以浴身，謂之通身是膽也。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婿見婦，握手相付。囑曰：吉利吉利。北史曰：婚媾令媒者，齋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大家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培壘手因牽女授之。喪用火蒸，以器乘餘骨沈之。隋書曰：王死七日而葬，百官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兩盛屍鼓舞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王在位三十年，卽入山，茹素受戒，曰：我不道，當充虎狼食，或病死從此國事不得復相關。傅子攝國，基年得無恙，復入爲王。國人呼爲芳嚙馬，恰刺札焉。唐書曰：呼王爲陽滿，王妻爲陀陽地。○隋書曰：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地，次乙他伽蘭外官，分爲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

形勝名蹟

金山。在林邑故國，梁書曰：石皆赤色，其鴉候山。元史曰：唐人曾延來言國主逃於大州西北鴉候山，聚兵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鴉候山。三千餘集，他郡兵未至，不日將與官兵交戰，謀者云：國主實不勞山。在林邑浦外，唐書曰：有罪者使赤坎山，所逼徙居於此。伽楠貌山。區粟城。南齊書曰：區候山，影度木城，元史曰：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治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建行宮半山塔，元行省嘗羅灣，卽占城南八寸，木城里起樓榭立回回三梢，嚙百餘座，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宮。

物產

金。卽金山所出者，南齊書曰：金汁流出，銀元史曰：遺其男奉國王信物，大銀三錠，小銀五十七錠，碎銀一槍，來以浦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六十圍，銀鑿爲質，歸款又獻金葉九節標槍，曰：國王病未能進，先使持其見誠意，錫見吾鐵，見宋寶母，望原化記，魏生得一美石，有胡人見之，曰：此寶母也，每月澄水珠，宣室志曰：巖

人云此清水珠置濁流則渙火珠舊唐書曰范頭黎獻火珠大如雞卵圓白皎潔光瑋珀華夷考曰林邑然澄徹一統志載為占城產火珠照數丈狀如水精正午向日以艾蒸之口火然琥珀多瑋珀瑋珀在地其上及傍不生草木深者或八九尺大水精一名水玉太康四年林邑王獻紫水貝齒本名貝齒生東海如斛屑去皮成焉初如桃膠凝成乃堅如佛頂圓光犀角夷人謂之黑暗宋及本朝充貢吾學編曰占梁書云占菩薩石周顯德中入貢談苑曰色瑩白若水犀角城犀角象牙最多犀大者八百斤獨角在鼻城所出苦薩石品類日光射之有五色如佛頂圓光犀角夷人謂之黑暗宋及本朝充貢吾學編曰占端長者可象牙夷人謂之白暗瑋瑋見梁奇楠香諸國出者惟占城為佳本朝充貢星樣勝覽曰供楠香尺五寸象牙宋及本朝充貢瑋瑋見梁奇楠香諸國出者惟占城為佳本朝充貢星樣勝覽曰供楠香南伽沈香梁史曰沈木香者土人斫斷積以歲年朽檀香佛家謂之旃檀宋及本朝充貢占城之異古今註紫樹經謂紫樹也亦龍腦香西陽雜俎云樹高八九丈可六七尺圍葉圓而背白樹有肥麝香唐書曰再塗再漆華夷考曰似麝而小其香正在陰前皮內別有膜裹之春分取之生者益良一說香有三種第一夏食蟲多至寒香滿入春急痛自以爪剔出之落處草木皆焦其次臍香乃捕得殺取者又次心結香麝被獸逐狂走顛墜崖谷而斃破心乳香宋時充貢廣志曰即松木脂有紫赤如櫻桃者名降真香本朝充貢本草曰和見血流出作塊者是乳香乳香蓋薰陸之類也香譜云今以通明者為勝降真香本朝充貢本草曰和召鶴盤丁香宋時充貢本草註曰樹高丈餘凌冬不凋葉似櫟而花圓細色黃子如藍薇水周時入貢旋於上香丁長四五分紫色中有粗大長寸許者呼母丁香擊之則順理而拆藍薇水周時入貢呼為薔薇露猛火油周時入貢宋史曰得水吉貝梁書曰樹布也其華成色時如鷄羸其朝霞布書服朝霞又貞觀時絲紋布見宋白氎布宋史曰無絲氎以白氎貝多葉篋似琵琶而厚夷人以此書字者也織形以之充貢烏角黃蠟見宋陶隱居云出林邑色如蘇木朝充貢本烏構木見宋史本朝充貢為鞞宋時明角烏角黃蠟見宋陶隱居云出林邑色如蘇木朝充貢本烏構木見宋史本朝充貢烏木降香觀音竹吾學編曰如藤長丈八尺穀宋史曰每歲稻熟王自割一把從者及婦燕窩華夷考曰樵之為薪於古巖危壁葺壘之謂之燕窩宴品珍之胡椒宋時檳榔為酒宋時入貢椰椰昔林邑王與越鳩春回巢於古巖危壁葺壘之謂之燕窩宴品珍之胡椒宋時檳榔為酒宋時入貢椰椰昔林邑王與越秋去以修竿接鑿取而繫之謂之燕窩宴品珍之胡椒宋時檳榔為酒宋時入貢椰椰昔林邑王與越

王有故怨遺俠客刺得其首懸之於樹俄化為椰子林邑王憤波羅蜜羸涯勝覽曰占城有果曰波羅蜜之剖為飲器南人至今效之當如時越王大醉故其漿如酒云但結實絕大
 似雞腰子炒食之味若栗海梧子南方草木狀曰樹與中國松同但結實絕大
 如藥而番柏者花頭如繖蓋結實華澄茄本草經曰生佛警國似梧桐子及蔓荆子微大亦名毗陵茄
 藥而小青色宋時占城入貢華澄茄按宋史占城王為交州所攻奔于佛警即占城屬國也
 見宋史按宋史載占城所產又有甘蔗林邑記曰犀行過叢林不通開口露齒前向
 蔗蕉子蓮子麻豆之屬茲不具悉犀犀行過叢林不通開口露齒前向
 貓食虎豹宋史占城傳象西陽曰環王國野象或羣一牡管
 曰民獲獅象皆輸於王象牝三十餘國人養馴者可令代樵
 猓白秦吉鳥唐會要曰林邑國有結遼鳥謂之吉了能人語華夷考曰如鸚鵡如兒女吉了聲則目下連項鸚鵡
 山經曰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鵡舌似小兒腳折前後各兩扶南傲外五色者舊唐書曰林邑獻五色鸚鵡太宗異之詔李百藥為賦又獻白鸚鵡精識辨慧善於應答太宗憫之並付其使令放還於林
 蔽山雞異苑曰山雞愛其毛映水則舞傳玄賦曰惟南州之令鳥兼歸飛水經註曰林邑城外香桂成林
 兼比翼鳥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俞益期與韓豫章賤曰其背青龜宋史曰官無資俸其腸赤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有萬里何由歸哉龜但給龜魚充食

交易

賈舶抵岸獻果幣于王王設食待之國人狠而狡貿易往往不平故往販者少或謂取人膽者非止獻王亦以供象洗目同人于道乘其不意斫殺之取膽以去若彼人驚覺則膽破不中用矣置衆膽煮釜中華人膽輒居上故必取華人膽為貴五六月閒商人出必戒嚴

暹羅六

暹羅、在南海古赤上及婆羅利地也。以赤土，故後人訛爲赤眉遺種。隨大業二年，募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常駿等，自南海郡乘舟使赤土，宣詔畢，爲奏天竺樂，曰：今是大國臣，非復曩赤土國矣。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爲表，金函封之，遣子隨駿還報。此通中華之始也。隋書曰：王遣舶三十艘來迎，進金鑲以饗駿，船月餘至都遣子那那迦送金幣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入收貯香水，白疊布四條，擬供盥洗，其日那那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駿等奉詔上闕，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遣婆羅門就館送食，日飲食疏薄，願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蟻蝸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遣甚厚，尋遣那唐貞觀時，婆利羅利與林邑邪迦，隨駿買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送之。唐貞觀時，婆利羅利與林邑使者偕來。唐書曰：婆利東，卽羅利也。其後分爲暹與羅斛二國。暹瘠土，不宜耕稼，羅斛土平衍，而種多獲，暹取給焉。元貞初，暹遣使入貢，賜來使素金符佩之。元史曰：元貞元年，進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國，比表至，已先遣使蓋彼未之知也，使急迫詔使同往，以暹人與麻里子兒，舊相讐殺，至是皆歸順，有旨論暹人勿傷麻里子兒，以踐爾言。大德三年，暹國主上言：父時，朝廷嘗賜鞍轡白馬，及金縷衣，乞循故事，以賜帝，以承相言，彼小國而賜馬，恐其鄰祈都輩譏議朝廷，竟賜金縷衣，不錫以馬。迨至正閒，暹降羅斛，遂稱暹羅斛。洪武四年，國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奉金葉表來朝。七年，使臣沙里拔繼至，自言銜命來王。去秋八月，壞舟烏猪洋，漂至南海，所餘貢物，僅蘇木降香，兜羅錦來獻，不敢自外於包茅。上訝其無表，詭言舟覆，而方物迺存，必番商也，卻之。詔中書禮部曰：古者中國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中國頗有文物，樂與他番異，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其他遠國，如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淳泥、三佛齊、暹羅、斛、真獵等處，新附國土，入貢既頻，勞費甚大，朕不欲也。令遵古典，不必頻煩，其移文使諸國知。

之九年、國王哆囉祿、遣其子昭祿羣膺、貢象及方物。下詔褒諭、賜暹羅國王印。自是始稱暹羅。從朝命也。二十年再貢。二十八年、哆囉祿殂。遣中使趙達往祭。兼賜嗣王昭祿羣膺、及妃、綺帛、毯布、有差。永樂元年、遣使賀卽位。二年表貢方物。遣中使李興往勞。賜文綺鈔帛。四年、貢使嗣至。表乞量衡式。許之。并賜古今烈女傳。是秋、國王遣使與琉球修好。遭風漂舟入閩。守臣籍記方物以請。上謂李至剛曰、屬夷締盟、美事也。朕豈有利焉。鄉有善人、猶能救人於危。況朝廷統御天下哉。令有司給粟。俟便風導之去。七年、使凡兩至。首春以祭仁孝皇后。秋九月、更修職貢。厚報之。時南海叛民何八觀等、屯聚島外。竄入暹羅。至是使歸。兼諭國王毋爲逋逃主。八年、貢使附送八觀等還。降勅嘉美。十年冬、貢復至。十三年、昭祿羣膺殂。子三賴波磨札刺的刺嗣。暹羅於滿刺加。夙鞭篁使之。徵輸惟命。然猶歲歲開兵隙。十七年、詔暹羅國王、俾與滿刺加平。十八年、貢又至。遣中使楊敏護其使還國。并報禮王。十九年春、奉表謝侵滿刺加之罪。七月、貢如常儀。蓋是歲使又兩至云。二十一年、貢至。錫鈔幣如禮。其後著令三載一貢。至成化間、汀州士人謝文彬者、以販鹽下海。飄入暹羅。因仕其國。後充貢使至畱都。遇從子瓚于途。爲織錦綺貿易。事覺。下吏竟遣歸。然成化後、大率六年一貢矣。嘉靖三十二年、使至。貢白象及方物。途中白象已斃。遺象牙一枝。使者以珠寶飾之。置金盤內。并貯白象尾毛爲信。廣志曰、象牙一枝、長八寸、首尾廂金起花。牙首大五寸七分、廂石榴子十顆、中廂珍珠十顆、寶石四顆、尾大二寸、廂金剛鑽一顆。上嘉其意而禮遣之。隆慶初年、東蠻牛俗名放沙、求婚暹羅。暹羅拒之。峻東蠻牛恚甚。統沙外兵圍暹羅、破之。

王自經死虜其世子及中朝所賜印以歸次子攝國奉表請印曰暹羅部領數十國非天朝印不得調兵
 上命給子時鄭汝璧爲禮部郎白內閣不知印文云何閣臣曰第鑄暹羅國王印予之可耳鄭曰國初受
封未必即稱王且篆文尺寸或有未合於彼不便彼所存公移舊印文固在也宜檄粵東撫臣
往取循以給之內閣曰然嗣取印文至則都統使印也備考諸書國王印是永樂所賜而耳日
刺謬若此豈先朝伴爲駕御之術耶抑邇來在事者因更給而故殺其權耶存之以俟知者
 暹羅既敗其後頗爲東蠻牛所制嗣王整兵經武志在復讐萬歷開東蠻牛復來寇嗣王引兵迎擊之殺其子東蠻
 牛宵遁不敢復窺暹羅暹羅新雄海外隨移軍攻真蠟真蠟降從此年年用兵遂霸諸國矣比倭寇朝鮮
 部議遣材官諭諸屬國率夷兵攻倭暹羅願領所部前驅自効經略都御史宋應昌以聞會倭酋死遞去
 不果行焉其土下濕氣候嵐熱不齊民悉樓居樓密聯檳榔片藤繫之甚固藉以藤席竹簟寢處其閒王
 宮高九丈餘以黃金爲飾雕縷八卦備極弘麗隋書赤土傳王居有門三重每門圖畫飛仙菩薩之狀懸
榻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鈴旄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坐三重之
金甕金鑪當前置金伏牛前樹一寶蓋左右皆有寶扇然則今之暹羅猶略祖其華靡也
 諸酋見王禮制甚肅望門自拜膝行乃前王與國人白布纏首被服長衫腰束嵌絲帨王獨加以錦綺跨象或乘肩輿尙
 釋教國人効之赤土傳曰百金之產便以其半施佛婦人多智丈夫事無大小悉歸與婦計之聽其裁決
 婦見華人慕悅之置酒款接畱宿酣狎以爲常夫不能禁也晉學編曰男陽嵌珠玉貴婚則羣僧迎壻至
者範金盛珠行鏗然有聲僧取女紅帖男額以爲吉祥喪禮以水銀灌之葬于高埠蓋塔其上貧家烏葬耳以礬製紙施煙粉
 爲白黑田平而沃稼穡豐熟其俗勁悍善水戰星槎勝覽曰削檳榔木爲標槍水牛皮爲牌藥鐵等器大將多用聖鐵裹身刀矢不

能入聖鐵者、人腦骨也。方言謂天為普賴地為佃因日為脈月為晚官制凡九等一曰握啞往二曰握步

館致習譯字生者

形勝名蹟其國有款細、縵細、辭滑、活奔、諸府皮細、祿倒、腦細、可刺、諸司

大帽山在王宮後筆架山三峯接連黎頭山竹巖椰樹灣黃河水其地四月插苗苗隨水漲而發水漸

高苗亦漸長遂至六七尺漲以九月始退退則稻三寶港是港無金城在王金塔在殿內尺小一二尺無數

熱可收田得水而肥其米純白鄰壤多取給焉錫門華出入必經之處鄭和禮拜寺永樂開鄭和所建寺三寶廟

三關其一為程盡所轄其二為木夷錫門華出入必經之處鄭和禮拜寺永樂開鄭和所建寺三寶廟

物產

珠徐衷南方狀曰採珠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珊瑚圖經曰取珊瑚先作鐵網沈海底珊瑚貫

中而水生歲高三尺較細用出之皆摧折海中取之亦其遺法也本朝充貢琥珀千年化為松脂淪地中

以絲繩繫五爪鐵貓兒用黑鉛為鑿擲海中取之亦其遺法也本朝充貢琥珀千年化為松脂淪地中

琥珀貓精石寶貨辨疑曰貓精出南番酒寶石華夷考曰錫蘭高山頂產青美藍石黃雅鶻石青金

鋼鑽抱朴子曰金鋼生水底石上如鍾乳狀體如紫石英沒水取之敲擊不能傷華夷考曰金剛鑽犀角本

充象牙本朝翠羽充貢玳瑁龜筒嶺表錄異曰人立背上可附而行取殼以生得全者為貴初用木換

色者煮拍陷瑋瑁花錫謂之靴鉛地鏡圖曰草青羅斛香一統志曰味極清遠檀香葉黃者為黃檀皮潔

為器謂之龜筒瑋瑁花錫謂之靴鉛地鏡圖曰草青羅斛香一統志曰味極清遠檀香葉黃者為黃檀皮潔

色白者為白檀皮腐色紫者為乳香佛書謂之天澤香言其降香上朝充貢俗呼舶片腦華夷考曰產暹
 紫檀並堅重清香白檀尤良為膏香佛書謂之天澤香言其降香上朝充貢俗呼舶片腦華夷考曰產暹
 丈皮理如沙柳腦則其皮閒凝液也鳥夷以鋸付抗就谷中尺斷而出剝探之有大如指厚如薔薇水華
 二青錢者香味清烈瑩潔可愛謂之梅花片鬻至中國擅翔價焉復有數種其次耳本朝充貢薔薇水華
 考名醴醴露曰海國所產天氣淒寒零露凝結著他草木乃冰漸木稼殊無香韻惟醴醴花上兒羅縣置
 瓊瑤品瑩芬芳襲人若甘露焉夷女以澤體髮膩香經月不滅暹羅尤特愛重競買略不謔直出如餉春初
 夫曰兜羅絲烏角蠟見星槎阿魏西陽雜俎曰樹長八九尺皮色青黃斷其枝汁出如餉春初
 刀矢不能入明角烏角蠟見星槎阿魏西陽雜俎曰樹長八九尺皮色青黃斷其枝汁出如餉春初
 鬻鹿孳逐狂奔著樹輒死地產大蟻肆忘泉按唐本註曰堉夷人乃以竹筒作筥射壘也獺皮蘇木吾學
 筒溜成藥彼中食料以此關物如飽蟻肆忘泉按唐本註曰堉夷人乃以竹筒作筥射壘也獺皮蘇木吾學
 暹羅蘇木賤如薪夷瓶夏月貯水為之俗名千杯大風子治大風疾故名紫梗膠赤糜皮及寶銅用為假
 色亦以膠寶物云蟻於樹藤皮中沒藥地凝結成塊一統志曰樹高大如松皮厚一二寸採時掘樹下
 為之如蜂造蜜吳錄所謂赤膠沒藥地凝結成塊一統志曰樹高大如松皮厚一二寸採時掘樹下
 坎旬餘方取其皮脂流於血竭紫餅樹之脂也欲驗真偽但嚼之不慢如蠟者佳孩兒茶本草綱目出暹
 羅諸國是細茶末入竹筒中堅塞兩頭埋汗泥溝中日久蓬蓬奈暹羅考曰華言破肚子蓋果實也產於
 取出搗汁熬制成塊小而潤澤者為上而焦枯者次之蓬蓬奈暹羅考曰華言破肚子蓋果實也產於
 遠漬以沸汁其皮自脫而滿檳榔椰子酒方輿勝覽曰四夷犀鼻者上黔犀無四輩紋如桑椹或如狗
 如大李肉潤膩甘美可啖椰子酒方輿勝覽曰四夷犀鼻者上黔犀無四輩紋如桑椹或如狗
 細象隨月轉在諸肉鼻端有小爪可以拾鍼暹羅本朝充貢鶴頂鳥喙長尺餘南人以為酒器即今之
 鶴頂也○按華夷考海鶴大者修頂五尺許翅足稱是吞常鳥如啖魚鱗晝啄於海暮宿巖谷間島夷以
 小鏢伏於鶴常宿所刺之平且有獲五六頭者剝其項售于舶估比至閩廣價等金玉○又南番大海中
 有魚頂中鮫紅如血名鶴魚以為帶號鶴頂紅有人孔雀充貢鸚鵡從之忌以手摸其背犯者即不飲
 在達官處見其鶴頂紅帶云是鶴頂翦碎夾打而成孔雀充貢鸚鵡從之忌以手摸其背犯者即不飲
 啄而卒故圖贊云鸚鵡慧鳥棲六足龜羅獻六足龜暹白鼠見吾
 林啄蕊四指中分行則以嘴六足龜羅獻六足龜暹白鼠見吾

六坤暹羅屬國也。風土與暹羅盡相類。第六坤地。故產椒。是暹羅所無。

交易

賈舶入港。約三日程。至第三關。舟至。則偵者飛報于王。又三日。至第二關。又三日。至佛郎日本關。所至關。輒聽與其近地交易。不必先詣王也。既至王城。以幣帛橙橘之類貢王。然王深居不得見。其俗以海貳代錢。是年不用貳。則國必大疫。故相沿不改。貳。即今螺巴。星樣。勝覽云。每一萬准中統鈔二十貫。貿易輸稅。各有故事。國人禮華人甚摯。倍于他夷。真慕義之國也。

論曰。林邑夙通中華。居然雄國。暹羅自赤土攀隋。亦便有衣被震旦意。明興內附。洗沐雲油。占城見苦交人。則屢詔銷其鋒。暹羅躡蹂滿刺加。則十行折其銳。蓋莫不義畏而仁懷焉。然占城從征。而有二心於交。暹羅當海內清夷。輒請遣子入學。當屬國雲擾。又請助戰擒倭。夫固二國之優劣也。

東西洋考卷二

西洋列國考

下港加雷吧

下港一名順塔。唐稱閩婆。在南海中者也。一名訶陵。亦曰社婆。元稱瓜哇。一統志又甲兵為諸番之雄。王宮輒墉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宋史曰室宇壯麗飾以金碧地覆板蒙藤花蓆。踟躕而坐。唐書曰象牙為牀若席王蓬頭

頂金葉冠。胷繫嵌絲帔。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前導有金鎗珠篋。及孔雀尾繖之屬。宋史曰其王

髻戴金鈴衣錦袍躡革履坐方牀官吏日謁三拜而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乃起云宋史曰王子三人為

退出入乘象或腰輿壯士五百人執兵器以從而國人有王皆坐俟其過乃起云宋史曰王子三人為

人共治國事如宰相無月俸道時量給次有文吏三百員目為秀才掌文簿總計財貨又民居茅茨輒庫

有卑官千員分主城池帑藏及軍卒其領兵者每半歲給金十兩勝兵三萬亦給金有差

男蓬頭女椎結衣裝纏胷以下姻娉無媒灼但以黃金為禮將婚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以牛車載綵棚

實綉女其中又作假新人新婦一雙妝束相類迎向禮拜寺訂盟然後抵家其俗有名而無姓五月遊船

十月遊山方輿勝略曰每月望夜前後婦數十人聚眾成隊一婦為首眾婦隨行月下首婦唱則眾婦皆和至親友富貴家贈以鈔帛等物每月有竹槍會其國王及妃各乘一車至會所令男子二人為偶各執竹槍妻各執短木列其旁及交敵一合妻各以短木隔之曰那樂有橫笛鼓板自為夷舞諺刺那刺則退設中槍死王令勝者與死者金錢一個死者妻即隨勝者而去樂有橫笛鼓板自為夷舞諺

所謂太平閩婆之徵也元史曰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人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病不服藥但禮佛祈禳喪有水葬火葬犬葬

惟逝者所欲而已。生子甫一歲。以匕首佩之名曰不刺頭。俗云吧六頭。金銀象牙。雕琢為靶。無貧富悉佩。腰間。

值忿爭。即拔刃相刺。國人居相語曰。病死天之所厭。不如刺死者。身自為雄也。其輕命捐生類如此。劉宋

元嘉時。始入中國。南史曰。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阿陀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威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雖在遠亦

靈至唐貞觀中。遣使入貢。唐書曰。王居闍婆城。其祖吉延。東遷於婆伽斯城。旁小國。二十八。莫不臣服。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為王。號悉莫威。

令整肅。道不拾遺。大食君聞之。齎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躪金。悉莫怒。將斬之。

羣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羣臣復為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大歷。元和。

咸通之間。使者屢至。朝命優答之。唐書曰。大歷中。詞陵使者三。至。元田八年。獻僧祇奴四五。色鸚鵡類。伽鳥等。憲宗拜內四門府左果毅使者。讓其弟帝嘉美并官之。訖。大和再

朝貢。咸通中。至宋淳化三年。其王穆羅茶遣使來貢。云中國有真主。本國願得比於外臣。宋史曰。先是朝貢使泛船。船至

明州定海縣。掌市舶監察御史張勳先驛奏其使飾服之狀。與嘗來入貢波斯相類。譯者云。今主舶大商毛旭者。數往來本國。因假其鄉導來朝貢。又言其國王一號夏至馬羅夜。王妃曰落肩婆。婆利。又其方言。

目船主為勃荷。主妻曰勃荷比尼。贖其船中婦人名眉珠。椎髻無首飾。以蠻布纏身。顏色青黑。言語不能曉。拜亦如男子。膜拜一子頂戴。金連鎖。子手有金鉤。以帛帶繫之。名阿嚙。使還。賞賚甚厚。

大觀三年。再貢。詔禮之如交阯。元遣史弼。高興。征之。終不能制。元史曰。世祖撫有華夷。其出師海外諸番者。惟瓜哇之役為大。我朝洪武

二年。遣行人賜瓜哇國璽書。三年。王昔里八達刺。遣使奉金葉表。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所授宣勅

二道。已而我使至三佛齊。瓜哇要而殺之。宋史曰。其國與三佛齊有仇怨。互相攻戰。十三年。王八達那巴那務來貢。上絕其使。

下詔責王。永樂元年。西王都馬拔奉表賀即位。二年。東王孛令達哈遣使朝貢。請印與之。西王亦歲歲貢。

使來朝。五年，西王與東王戰，滅東王。時我舟過東王城，西王殺我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使謝罪，勅責西王，令償死者金六萬已，僅入貢萬金。禮官請索如約，上曰：「朕利金耶？令遠人知畏耳。」獨其金，賜鈔幣諭之。八年，貢馬及方物。十一年，復貢。是時三佛齊已降瓜哇，更名舊港。中貴人吳賓使瓜哇還，奏言滿刺加國王，詭稱朝旨，從瓜哇索舊港地。瓜哇人不敢即寧，上降勅附來使慰諭之，俾無猜惑。十三年，都馬拔更名楊惟西沙，專使謝恩。十六、十九年，凡再貢，而東王久不至。蓋先是爲西王所破，詭言欲立其子，意竟不果，而遂滅也。正統二年，再貢，厚賜之。景泰時，請封賜蟒衣、繖蓋。天順四年，王都馬班貢使還國，以綵幣賜其王及妃，鄭端簡謂其國人大抵三種，唐人土人而外，西番賈胡居久者，服食皆潔，近紅毛番，建禮拜寺，彼中蓋其別種由來漸矣。

加畱吧，下港屬國也。半日程可到。風土盡相類云。

形勝名蹟

新村，舊名斷村，中華人客此成聚，遂名新村。約千西山，中有人三百餘歲，身穿紙衣，臥覆鼎山。其上似蘇魯馬益，港傍大洲，林木蔚茂，千餘家，強半是中國人。又有長尾猿數萬人，相傳唐時族麻喏巴歇村。元史傳曰：由戎牙路於麻喏巴歇，浮梁前進，又葛郎王追殺至麻漳估山，買人登郎卑野州。唐書曰：王嘗登之喏巴歇，後人訛爲滿者伯夷，中有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漳估山，岸之處，郎卑野州，以望海。夏至立八尺，表景在表，鸚鵡山，出名。石椁，相傳是鄭和所遺者，重只百斤，二千餘人擡之。吉利門，元史曰：大軍閣南二尺四寸，鸚鵡山，故名。石椁，相傳是鄭和所遺者，重只百斤，二千餘人擡之。吉利門，元史曰：大軍閣

婆城唐書詞陵傳 婆露伽斯域唐書吉延東遷處 淡水港去蘇魯馬益二十里

物產

金 銀唐書曰出 眞珠宋史閣婆傳曰方言謂眞珠爲犀角 犀角宋史曰方言謂犀爲低象牙 宋史曰方言謂犀爲低象牙

本朝玳瑁 充貢沈香 宋史曰方音謂眞珠爲犀角

史 銅鼓爲最振響過雲價直可數十金 龜筒充貢 絞布色絲絞本朝充貢 吉貝見宋藤花管 充貢疏黃 宋

名 紅花習鑿齒所謂紅藍者也 爾雅搗以清酸粟漿淘之絞如初即收取染紅

統志曰草屬狀如蠶尾採之以玉器搗研成膏 阿魏或曰脂毒人不敢近繫羊樹下自遠射之毒著羊

爲魏胡椒 樹如蒲桃葉如扁豆實如浮葵子蔓生 青鹽唐書曰詞陵最富有穴自涌鹽也 木瓜爾雅謂之

有權者也 宋史載爲瓜哇所產而檳榔史 椰子餘唐書曰以割樹花爲酒其味甘飲之亦醉 蝦蟇丹樹

食出瓜哇國夷 赤白豆蔻本朝 海菜越考曰猴葵色赤生石上謂之鹿角以其莖有歧也故名 南思君似

羅蜜而中無子 茴香見宋 蘇木南州記云生海畔 犀象見宋 白鹿見吾 猴宋史曰國中多猴不畏人呼

則大猴先至 土人謂之猴 孔雀本朝充貢博物志曰尾多變色喻如雲鸚鵡 一其目下險隘上惟鸚鵡

四趾齊分兩臉俱動 雅翼曰五色尤慧 傾伽鳥唐時倒掛鳥 星槎勝覽曰身形如鵠而羽五色日開焚香

白次之青爲下 按白者閩婆宋時充貢 傾伽鳥唐時倒掛鳥 星槎勝覽曰身形如鵠而羽五色日開焚香

香綠鳩。似鸚鵡而小。不復能言。俗名柑糖鳥。其五彩者名彩鳩。

交易

華船將到。有酋來問。船主送橘一籠。小雨繳二柄。酋馳信報王。比到港。用果幣進王。立華人四人爲財副。番財副二人。各書訖。華人請夷語者爲通事。船各一人。其貿易。王置二湖。城外設立舖舍。宋史閣婆傳曰。中國買人至者。待以賓館。凌晨各上湖貿易。至午而罷。王日徵其稅。又有紅毛番來下港者。起土庫在大湖東。佛郎機起土庫在大湖西。二夷俱哈板船。年年來往貿易。用銀錢。如木夷則用鉛錢。以一千爲一貫。十貫爲一包。鉛錢一包。當銀錢一貫云。下港爲四通八達之衢。我舟到時。各州府未到商人。但將本貨兌換銀錢鉛錢。迨他國貨到。然後以銀鉛錢轉買貨物。華船開駕有早晚者。以延待他國故也。

東埔寨

東埔寨。卽古眞臘國也。其國自呼甘孛智。後訛爲甘破蔗。今云東埔寨者。又甘破蔗之訛也。風土記云。西日激浦只。蓋甘孛智之近音。先爲扶南屬國。王姓刹利氏。至質斯多那。兼扶南而有之。遂雄諸夷。旣死。子伊奢那先代立。隨大業十三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至唐。疆土寢闕。神龍以來。國分爲二。北多山阜。號陸眞臘。南近海。號水眞臘。久之仍合爲一。今賈舶至者。大都水眞臘地也。宋政和六年。使者來貢。賜朝服服之。宋史曰。奉化耶將鳩摩僧哥等十四人來貢。賜以朝服。僧哥言。萬里遠國。仰投聖化。明年辭去。宣和二年。詔封其國王與尙拘奔服。未稱區區嚮慕之誠。願許服所賜從之。仍以其事付史館。

占城等。建炎間。以郊恩。授王檢校司徒。加食邑。其國屢與占城戰。戰失利。至建元時。大舉復仇。破占城。遂王其地。改國號占臘。蓋於是地方七千餘里矣。元之置省占城也。嘗遣一虎符。一金牌。同往真臘。爲所拘執。元貞中。始招諭賓服之。明興。國王忽兒那。獻琛內附。二十年七月。行人唐敬。還自真臘。王遣使貢象五十九頭。香六萬觔。永樂改元。遣使者諭卽位。二年八月。國王參烈婆毘牙。遣陪臣九人來貢。賜鈔幣有差。先是中貴人奉使彼中。將歸。有健兒三人夜遁去。索之不得。其王以國中三夷人充數。還朝。旣引見。上曰。華人自遁。何與彼事。而責償之過。且若輩語言不通。風土夔隔。將焉用此。而令背井離鄉之爲。頗命禮部給道里費。善遣之。尙書李至剛曰。臣意華人。必不甘逃遁彼土。或爲彼所匿。則此三人於法應置。上曰。何須逆詐人主。但推天地之心。以待遠人可也。三年。參烈婆毘牙。殞。命鴻臚王孜。往祭之。封其子參烈昭平牙。爲王。賜綵幣。七年。奉金鏤表。貢馴象及方物。景泰三年再貢。王城周圍可二十里。城上石佛頭五。飾其中者以金。王宮及府第皆面東。宮殊壯麗。風土記曰。在事處有金窗。樞左右方柱。上有鏡四十八面。列於窗旁。王三日一視朝。坐七寶牀上。著朝霞吉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足履革屐。耳懸金鐺。嘗服白氎。風土記曰。男女推髻。以大布圍小布之上。惟國主打純花布。頭戴金冠。有時穿茉莉之類。周巾髻間。項上戴大珍珠三斤許。手足及指上皆帶金鐲。指展上。簪貓。糖石手掌。用紅藥染赤色。臣入見王。稽首階下者三。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遠王環坐。議國事。訖。跪伏而去。風土記曰。國主坐衙。欲見者。列坐地上。以俟。少頃。內中隱隱有樂聲。外吹螺迎之。須臾。二宮女捲簾。國主仗劍立金窗中矣。臣僚合掌叩頭。螺聲方絕。國主隨亦就坐。坐處獅子皮一領。乃傳國之寶。言事畢。國主轉身。二宮女復垂簾。國中有金塔。金橋。歲時一會。

羅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百塔洲。風土記曰：用中國十月爲正月，名爲佳得宮。前縛大棚，可容千

每夜裝煙火爆杖，請國主觀燈。如是半月而後止。四月拋毬，九月壓獵。壓獵者，聚國衆皆來城中，教閱

宮外，五月迎佛水聚。遠近之佛，皆送水與國主洗身。陸地行舟，國主登樓以觀。七月燒稻，蓋新稻已熟，迎

於南門外，燒之供佛。婦女觀者無數。主卻不出。八月揆藍，諺所謂富貴眞臘也。生女九歲，擇僧道去。其童

挨藍者，舞也。點差伎樂宮內，挨藍且鬪豬鬪象。如是一旬。揆藍，諺所謂富貴眞臘也。生女九歲，擇僧道去。其童

身名曰陣毯。風土記曰：官司每歲四月內，擇日頒行本國有女應陣毯之家，先行申報給巨燭一條，燭間

子一坐，女子一則僧坐其中。至期，與女俱入房，手去其童納之酒中。天婚娶，男女兩家，俱八日不出門。晝

明，以鼓樂送僧去。後當布帛與僧贖身，否則女終爲僧有不得他適。婚娶，男女兩家，俱八日不出門。晝

夜然燈相續，人死輿置之野，聽烏鳶食。頃刻食盡者，以爲福報。居喪但髡其髮，女人於額上剪髮如錢大

曰用此報親文字，以麀鹿雜皮染黑，隨其廣狹，以意裁之。用粉如白堊類，磋商爲小條子，拈於手中，就皮畫

以成字，永不脫落。作字皆從後書向前，卻不自上書下也。沃野彌望，一歲可三四穫。風土記曰：糞田種蔬，

其國謂儒爲班詰，僧爲苧姑。道爲八思班詰，不知所讀何書。但由此人仕則爲清貫，微時於打布之外，項

上挂白線一絲，以此自別。既貴，曳白線如舊。僧皆食肉，直不飲酒。肉亦時以供佛。王有大故，輒僧爲司南

今賈舶未有到王城者，只到海隅一屬國耳。故不視其麗靡，或云卽蒲甘地。按宋史：蒲甘入貢，朝議欲待

以交阯之禮制詔書，白背金花綾紙貯，以閒金鍍管鑰，用錦絹夾，撲緘封，以往乃本朝貢夷，獨無蒲甘。應

是爲眞臘所

井無疑矣。

形勝名蹟

陸伽鉢婆山。隋書曰：上有神祠，以兵五千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伊奢那城。代立居伊奢那先婆羅提拔

多利祭用人肉。王別殺人，以夜祀禱，亦守衛千人。

城。按唐書是水真蒲。風土記曰：真蒲選以來，至平林滋味，長江巨港，絲數百里，古樹修藤，森木。以

人客寓處。竹坡。風土記曰：絲巨數百里，其竹節佛村。風土記曰：過半路村，佛村。魯班墓。門外周園十里。

百屋數。銅臺。宋史曰：列銅塔二十四，象內中。金塔。風土記曰：國主夜臥其上，塔中有九頭蛇，精乃國之

見則王死。期至矣。王一夜不往，必獲災禍。淡水洋。風土記曰：四月至九月，每日午後下雨，洋中水痕高

山後。十月至三月，點兩絕無洋。僅通。小舟深不過三五尺，人家又後移下。

物產

犀角。風土記曰：白而帶象牙。風土記曰：以標殺之上也。自死而隨時鶴頂。翠羽。風土記曰：叢中有池，翳

葉蔽身，坐水濱。籠一雌誘之，持銅。金顏香。石為下，其氣能聚眾香。番人以和香塗身，篤耨香。木草綱

小網，伺其來則罩。日獲三五隻。樹令臘。樹如松形，香老則溢出色白而透明者，名白篤耨。盛夏不融，香氣清遠。土人取後夏日，以火炙

香。一統志曰：出真臘。速暫香。木腐而香，謂之熟速。其樹木半取香者，謂之暫香。降香。風土記曰：叢林

勞此乃樹心。其外蠟。風土記曰：出村落枯樹間，一種細腰蜂，番人取者，謂之暫香。藤黃。石上彼人收之，謂之沙黃。就樹

白木厚八九寸。蠟。風土記曰：出村落枯樹間，一種細腰蜂，番人取者，謂之暫香。藤黃。石上彼人收之，謂之沙黃。就樹

輕妙。布。風土記曰：土人一事蠶桑，僅織木絲布，亦不能紡。以手。獺皮。夷瓶。明角。烏角。燕窩。胡

瓜。菴羅樹。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葉似杏實似楮。瓜。田羅樹。並似棗而小。異歌畢它樹。似榆而厚大實似李。

椒。風土記曰：纏藤而紫梗。如桑寄生。狀頗難得。大風子。椰子而圓。中有數十枚。婆那娑樹。葉似柿實似冬

其大椰子。檳榔。唐書曰：客至削檳豆蔻。一統志曰：樹如絲瓜。風土記曰：酒有四等，第一呼蜜糖酒，以如升椰子。檳榔，龍腦，香蛤以進。豆蔻，蔓衍山谷，春花夏實。藥麴以蜜及水爲之，次者呼朋牙。四以樹葉爲之，乃樹葉名也。又次以米或刺飯爲之，名包稜角。包稜角者，米也，其下糖鑑酒。麴香木，一統志曰：糖爲之，又入港濱水有菱漿酒。按唐書：眞臘飲酒者，比於淫顯，後人亦漸預醉鄉矣。麴香木，氣似麴臍。蘇方木，蘇恭曰：樹似菴羅花，黃子青，熟黑。其木人以犀象。宋史曰：國戰象幾二十孔雀。鸚鵡。建同魚。隋書曰：四足無鱗，其鼻如浮胡魚。隋書曰：形似鮪，鰲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浮胡魚，如鸚鵡，有八足。

交易

船至鬻木，以柴爲城，酋長掌其疆政，果幣將之，遂成賈而徵償，夷性頗直，以所鑄官錢售我，我受其錢，他日轉售其方物以歸，市道甚平，不犯司虢之禁，閒有鯁者，則熟地華人自爲戎首也。風土記曰：國人交易，人到彼必先納一婦，兼利其能買賣故也，每日一墟，自卯至午則罷，無居舖，但蓬席鋪地，閒亦有司貨地錢，土人見唐人頗加敬畏，呼之爲佛，見則伏地頂禮，近亦有欺負唐人，由去人之多故也。

大泥吉蘭丹

大泥，卽古淳泥也。本閩婆屬國，今隸暹羅。其國以板爲城。宋史曰：城中居者萬餘人，所統十四州。以銅鑄甲。宋史曰：戰鬪者銅鑄狀若大筒，穿之於身，護其腹背。其王所居屋，覆貝多葉。王服頗効中國，在王左右者爲大人，王坐繩牀，出卽大布坐其上，衆舁之名曰阮囊。民居覆草，椎髻，以五綵帛繫腰，花錦爲衫，市用金錢。國人宴會，鳴鼓吹笛，擊鉦歌舞爲樂，愛敬華人，見華人醉者，扶之以歸，婚聘之資，先以椰子酒，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後量用金錢成禮。喪葬有棺，以竹爲輦，載棄山中，二月始耕，則祀之。如是者七年，不復祀矣。原田豐利，臘月七日爲歲節，地

熱多風雨。盛食無器。竝以竹編貝多。棗貯之。食畢。輒棄捐。古稱其鄰有藥樹。取根煎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不能傷也。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遣使從商人蒲盧歇。爲導入都朝貢。其表以小囊緘封數重。非中國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綠。長數尺。闊寸餘。橫卷之。僅可盈握。其字細小。橫讀之。使至。詔館於禮賓院。優賜遣歸。元豐五年。王錫理麻喏。復遣使貢方物。乞從泉州乘海船歸國。從之。明興洪武四年。王馬漠沙。遣使進金表銀箋。并貢方物。續文獻通考曰。遣御史張敬之。往諭其國。辛丑。遣其臣朝貢。詔賜金綺。永樂三年。遣使封其國主麻耶惹加那乃。爲淳泥國王。賜印誥符幣。六年。王率其妻子來朝。遣使迎勞之。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中宮。東宮。上宴王奉天門。是年。王卒于都下。賜諡恭順。葬石子岡。續文獻通考曰。在安德門外。樹碑立祠。有司春秋致祭。封其子遐旺。爲王。賜玉帶金銀綺帛。他物稱是。禮送還國。遐旺請封其國後山。賜名長寧鎮國。上自爲文。俾勒于石。十二年。及洪熙元年。皆來朝貢。萬曆間。國王病卒。無子。族衆爭立。國中相誅殺俱盡。乃立其女主爲王。初。漳人張某。爲那督。那督者。大酋之號也。國難旣作。那督避禍出奔。女主旣立。乃遣人迎那督。復其爵號。其女出入宮中。有心疾。一日。向女主言。父欲反。女主大恐。急使人按那督家。那督自殺。已而國人訟那督無反狀。女主尋悔之。絞殺其女。官其子爲酋。紅毛番。近築土庫于中。諱入澎湖互市者。擲大泥國文也。事詳紅毛番考。

吉蘭丹。卽渤泥之馬頭也。風俗俱同。渤泥嘉靖末。海寇餘衆遁歸于北。生聚至二千餘人。行劫海中。商舶苦之。或謂吉蘭丹。卽小葛蘭國。按小葛蘭。與柯枝接壤。而吉蘭丹在大泥相連。去彼遠甚。但大泥吉蘭丹俱鑄金爲錢。而柯枝與小吉蘭亦俱用金錢。以此相同。影響之所自起也。姑載之以破疑。

形勝名蹟

長寧鎮國山永樂六年國王麻耶惹加那乃上言蒙恩封王爵境上皆屬職方國有後山乞表為一方之鎮王卒子遐旺復以為請封為長寧鎮國山御製碑文刻石其上

物產

金星槎勝覽曰大金錢名犀角象牙宋史鶴頂見一統志玳瑁見宋史宋及翠羽錫檀香宋史降

香本朝充貢本草曰似片腦即龍腦香一統志曰樹如杉檜取者必齋沐而往其成片似梅花蘇方木紫而潤為良片腦者為上次有金腳腦速腦米腦蒼腦札聚腦又一種如油名腦油吉貝布宋史

貝無絲蠶用吉明角獺皮錦魴皮燕窩西國米皮削之以水搗過春以為粉細者為王米最精

粗者民家食之以此代穀今買舶慮檳榔見一統志椰子見一統志蔴藤異物志曰蔴藤圍數寸重於巴尾樹見一統志

為波濤所溼只攪其粉歸自和為丸孔雀本朝充貢爾雅翼曰尾展開如鸚鵡充貢

交易

華人流寓甚多趾相踵也。舶至獻果幣如他國。初亦設食待我。後來此禮漸廢矣。貨賣彼國不敢徵稅。惟

與紅毛售貨。則湖絲百斤。稅紅毛五斤。華人銀錢三枚。他稅稱是。若華人買彼國貨下船。則稅如故。

舊港詹卑

舊港古三佛齊國也。初名干陀利。又名渤淋。在東南海中。本南蠻別種。居真臘瓜哇之間。王號詹卑。故今王所部號詹卑國。而故都為瓜哇所破。更名舊港。以別於彼之新村云。俗名吉寧邦其地故稱沃土。諺云。一年

種穀。三年生金。言其米穀盛而多。買金也。冬無霜雪。累甃為城。民散居城外。香油塗身。覆屋多用椰葉。市用錢布。字仿梵書。以國王指環為印。宋史曰。亦有中國文字。上章表時即用焉。俗喜好淫。水戰甚慣。文獻通考曰。習水陸戰。臨陣敢死。弱於他國。其

國多水而少陸。部領乃聚岸作屋以居。僮僕環之。其餘民庶。悉架室木筏上。以木椿拴開。水長則筏浮起。不能沒也。或將別居。則起椿去之。連屋移徙。不勞財力。鳥夷志。謂好潔淨。故於水上架屋。與此不同。其樂有小琴、小鼓、崑崙奴

踏曲之類。劉宋孝武世。始貢中國。南史千陀利傳曰。工釋羅那鄰。陀遣長史竺雷陀。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王夢中國有聖人。如是

者。再因圖夢中所見。遣使獻玉盤。其容質果與梁帝合。歲時望北頂禮。南史曰。王罽曇修拔陀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

十年之後。佛法大興。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觀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

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帝形。還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十七年。及普通元年。凡再至。後亦遂絕。唐天祐初。復

通。授其使都蕃長蒲訶。寧遠將軍。宋時。貢使絡驛。按宋史。建隆元年。王悉利胡大霞里檀遣使李遮帝。朝貢。二年夏。又遣使蒲蔑貢方物。是冬。其王室利烏。

耶。遣使茶野伽朝貢。其後歲各一至。太平興國五年。王夏池遣使茶龍眉來。是年。潮州言三佛齊國蕃商李甫誨。乘船載香藥犀角象牙至海口。會風勢不便。飄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藥悉送廣州。八年。王遐

至。遣使蒲押陀羅來貢。雅熙二年。船主金花茶。以方物來獻。端拱元年。遣使蒲押陀黎貢方物。淳化三年。廣州上言。蒲押陀黎前年。京迴。聞本國為閻婆所侵。住南海一年。今春乘船至占城。偶風信不利。復還。乞

降。論本營建佛寺。以祝聖壽。願賜名及鐘。詔以承天萬壽為寺額。鑄鐘給之。時咸平六年也。其後貢獻不絕。每優賜。遣歸。元豐時。使者入見。以金銀花貯真珠龍腦撒殿。用昭殊敬。宋史大中祥符元年。王思離麻

子朝觀壇。天禧元年。王霞遲。蘇勿吒蒲迷。遣使貢真珠象牙。梵夾經。峴崙奴。詔許謁會靈觀。游太清寺。金明池及還。賜詔慰獎之。天聖六年。王室離疊華。遣使來貢。舊制。遠國使人。賜以閒金塗銀帶。時特以渾金

明池及還。賜詔慰獎之。天聖六年。王室離疊華。遣使來貢。舊制。遠國使人。賜以閒金塗銀帶。時特以渾金

明池及還。賜詔慰獎之。天聖六年。王室離疊華。遣使來貢。舊制。遠國使人。賜以閒金塗銀帶。時特以渾金

帶賜之。熙寧十年，使大首領地華伽囉來，以爲保順。慕化大將軍元豐中，使至者再。天子念其道里遙遠，優賜遣歸。二年，賜錢六萬四千緡，銀一萬五百兩。官其使羣陀畢羅爲寧遠將軍，陀旁亞里爲保順郎將。畢羅乞買金帶、白金器物及僧紫衣、師牒，皆如所請。給之。三年，廣州南蕃綱首以其國王之女唐字書，寄龍腦及布，與提舉市舶孫迥迥不敢受。言於朝，詔輸之。官市帛以報。五年，遣使皮襪來，官皮襪爲懷遠將軍。六年，又以其使薩打華滿爲將軍。紹聖中，再入貢。紹興二十六年，貢使復至。帝曰：遠人向化，嘉其誠耳。非利方物也。淳熙五年，詔免赴闕館於泉州。洪武二年，詔行人趙述往使其國王恆麻沙那阿，遣使隨述奉金葉表來貢。賜歷及文幣。六年，復貢。八年，遣使從使者招諭拂菻。九年，王殂。王子麻那者巫里表請紹封，詔授駝紐鍍金銀印。封三佛齊國王。久之，丞相胡惟庸事發，事連三佛齊，懼而貢絕。三十年，上念遠夷希至，謂禮臣曰：惟庸謀叛，三佛齊乃生間諜，詒我使臣。至爲瓜哇聞知，禮送還朝。今度已悔禍，朕欲許其自新。暹羅在遠國中，最稱恭順。而瓜哇則三佛齊所悉索敵賦以從者也。可移檄暹羅，達于瓜哇，俾戒諭三佛齊，嘉與更始。禮臣如旨以行。永樂初年，三佛齊竟爲瓜哇所破，廢爲舊港。是時南海豪民梁道明竄泊茲土，衆推爲酋。閩廣流移從者數千人，廷議遣行人譚勝受往招之。道明隨勝受來歸。廣東通志云：譚勝受，南海人，鄉薦，授臨桂廣流徙從梁道明者數千人，指揮孫鉉使海南，遇其子及二奴挾與俱來。上以勝受同鄉，令偕其二奴齎勅往招。道明遂從入朝，賜道明製衣鈔百五十錠，文綺一二表裏，絹七十二疋。勝受奏事稱旨，擢浙江按察使。畱副酋施進卿代領其衆。五年中，貴鄭和奉使西洋，還過舊港，遇流賊陳祖義。祖義詐降，潛謀要劫。和料賊無歸順意，整兵以待。賊猝至，與戰，大破之，斬獲無算。械祖義至京伏誅。諸夷聞之震懼，曰：真天威也。吾曹安意內向矣。是年，施進卿遣壻朝貢，詔命進卿爲舊港宣慰使，賜印誥冠服及文綺。後進卿卒，二十

一年以子濟孫嗣印燬于火詔給之。

形勝名蹟

彭家山在港外承天萬壽寺宋時賜額今廢

物產

珠宋史曰以珠獻宰臣秦金宋時入貢珊瑚宋時充貢犀角宋時入貢象牙宋時入貢瑠璃宋時入貢魏仲培風瑠璃曰衆

玉其色不常今皆銷治石摩娑石庚辛玉冊云陽石也出三佛齊海南有山五色擊取燒之作硫黃氣以

故名水品宋時入貢沈香見宋史安息香一統志曰樹脂其形色類核桃不龍腦香宋時充貢使者白多低者白

樹類榕以斧斫之脂溢于外凝結而成其品十有降香金銀香華夷考曰其香如銀在內匠者白多低者白

三有滴乳餵乳袋香黑榻纏末之別宋時入貢薔薇水一統志曰樹津也一名泥油大類樟腦第能腐人肌肉燃置水中光

出舊港國木香瓜冬取根曬乾薔薇水一統志曰樹津也一名泥油大類樟腦第能腐人肌肉燃置水中光

下者蘇合油一統志曰濃而猛火油華夷考曰樹津也一名泥油大類樟腦第能腐人肌肉燃置水中光

魏蘆薈沒藥血竭沒藥烏楠木一統志曰單馬令國出扁桃北戶錄曰詹卑國出扁

好食熱炭因名火雞絕香沒石子花結實如中國芋栗萬歲棗見一火雞瀛崖勝覽曰三佛齊出火雞大如羊毛腳長其爪甚利

交易

舟至、獻果幣有成數。詹卑人、商量物價。雖議償金多少。然非償金。實償椒也。如值金二兩。則償椒百石。其大較云。喜買夷婦。他國多載女子。易其椒以歸。舊港則用鉛錢矣。三佛齊、夙稱蕃盛。國破以後。漸覺故都滿目蕭條。賈人亦希造。續文獻通考曰。萬歷丁丑。中國人見大盜林朝曦。在三佛齊。列肆爲番舶長。如中國市舶官。論曰。閩、婆、真、臘。故島外繁華地也。東西之王。水陸之國。嚮化已非一朝。渤泥、三佛齊、亦雄視諸部。而或以守祧。或以易姓。華人逋入。司彼國鈞。傭中佼佼。輒復驅簸遠夷。益以覘皇靈之無外矣。

東西洋考卷四

西洋列國考

麻六甲

麻六甲，卽滿刺加也。古稱哥羅富沙。漢時已通中國。後頓遜起自扶南，三千餘里皆屬之。其東界通交州。卽哥羅富沙地也。唐永徽中，以五色鸚鵡來獻。唐書曰：哥羅一曰箇羅，亦曰哥羅富沙。羅王姓失利，波羅名米失鉢羅。舊隸暹羅。歲輸黃金爲賦。蓋所部瘠鹵，尙未稱國云。永樂三年，酋西利八兒速刺遣使上表，願內附爲屬郡，効職貢。七年，上命使鄭和封爲滿刺加國王，賜銀印冠服。從此不復隸暹羅矣。九年，嗣王拜里迭蘇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來朝。命中貴海壽禮部郎黃裳迎勞于郊，勅有司供饌飾館待之。尋陛見，貢方物。上御奉天門宴王，賜玉帶、羽儀、鞍馬、金銀錢鈔、錦綺。王妃冠服，其下賞賚各有差。居久之，禮送還國。廣東通志曰：光祿日給牲牢賜王金繡龍衣一襲，金銀器皿帷帳，綉成具。賜妃八兒迷速里及子姪陪臣文綺紗羅襲衣有差。就館復賜宴八月，賜黃金相玉帶儀仗鞍馬，并賜王妃冠服。九月辭歸，賜宴奉天門。別宴王妃陪臣如初。賜勅勞王副以金相玉帶一儀杖一副，鞍馬二疋，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四十萬貫。錢禮部餞于龍江驛。復賜二千六百貫。錦羅六百疋，絹千疋，渾金文綺二金織通袖膝襪二妃以下各有差。禮部餞于龍江驛。復賜宴龍潭。十年，遣使入貢。十二年，王母來朝，賜如王妃。十七年，王亦思罕答兒沙嗣，更率妻子來朝，言爲暹羅所侵，惟陛下下卯翼之上，爲降詔，暹羅國王無開兵隙，暹羅旋遣使來謝侵伐之罪。滿刺加所得保境息

肩者皆中國賜也。二十二年，王西里麻哈刺來朝。宣德九年，王復至，後先賜予甚厚。其後貢使不絕。天順三年，王无答佛哪沙卒，子蘇丹茫速沙請封。遣使冊立為王。成化末，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奉使，渤海死，以故罷遣云。王以帛纏首，衣青花袍，躡皮履，乘輜，俗敦樸，尚回回教。居處如暹羅。婚喪大類瓜哇。唐書曰嫁娶檳榔為禮，多至二百盤，婦已嫁，從夫姓，死者焚之，取燼貯金罌，沈之海。民用陶錫網魚為業，屋如樓閣，然不更鋪板，但疊木高低層布，連榻跌坐，飲食廚廁皆在其間。男女椎髻，唐書曰非有官不束髮。肌膚黑漆，閒有白者，華人也。後佛郎機破滿刺，加入據其國，而故王之社遂墟。臣隸俛首無從報仇，久乃漸奉為真主矣。古稱旁海人畏龜龍，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則嚙，無不立死。山有黑虎，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入市，覺者擒殺之。今合佛郎機足稱三害云。

形勝名蹟

鎮國山 永樂中詔封其國之西山為鎮國山，御製碑文賜之，勒石其上。五嶼 未稱國時，會鎮于此。龍雅山 在滿刺加港外，其山甚高。

物產

貓睛石 華夷考曰：中珠一統志：滿刺加犀角，充本朝；象牙，充本朝；玳瑁，充本朝；翠羽，變隸，俗名眼鏡，華夷考曰：如琉璃，色如雲母，每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出斗錫，星樣勝覽曰：內有山泉，滿刺成塊，曰斗錫，每塊乳香，充本朝；片腦，充本朝；蘇合油，蕉心簞，見星樣勝覽，按華夷考稱：滿刺加取重一斤四兩，本朝充貢。

明角。鳥角。蠟。做打麻。方輿勝覽曰：樹脂結成者，夜點有光，塗舟水不能入。華夷考曰：樹枝流落。

黃統見一沒藥。夷瓶。燕窩。檳榔。椰子。沙孤米。華夷考曰：山野有樹，名沙孤，樹將樹皮如中國。菱

葢酒。華夷考曰：菱葢，葉似苦筍，殼厚性柔軟，結子如荔。犀。象。黑熊。充貢。火雞。

吐氣亦煙，鑽也。子如鵝胎，殼厚，踰重錢。鸚鵡。唐時或斑或白。鳥夷採為飲，盡見者珍之。鸚鵡來獻。

交易

本夷市道稍平。既為佛郎機所據，燹破之後，售貨漸少。而佛郎機與華人酬酢，屢肆轉張，故賈船希往者。直詣蘇門答刺，必道經彼國。佛郎機見華人不肯駐，輒迎擊于海門，掠其貨以歸。數年以來，波路斷絕。然彼與灣夷同種，片帆指香山，便與粵人為市，亦不甚藉商舶彼間也。

啞齊

啞齊，即蘇門答刺國，一名蘇文達那，西洋之要會也。王裝束類滿刺加，官屬畢具，宮有內閣百餘。蓋他國所無云。相傳風俗頗淳，語言和媚，惟酋長好殺，殺人輒取血浴身。島夷志曰：酋長人物修長，一日之間，必然血浴之，則四時不生疾疹，故民畏服焉。田穡少熟，然賈舶還往，財物充物，雅稱富饒。貧民捕魚為生活，朝駕獨木舟，張帆破浪，抵暮卻回國，徵其賦以為常。其先為大食國，蓋波斯西境也。隋大業中，有牧者探穴得文石，詭言應瑞當王聚衆影略，遂王其地。舊唐書云：胡人牧駐，忽有獅子人語曰：此山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并有黑石，白文讀之，便作王。胡人依言果得穴中石，及刃甚多，教其反叛，於是糾合亡命。

劫奪商旅其衆遂盛自立爲王波斯拂林各遣兵討之皆爲所敗於是遂強并諸國勝兵得四十萬唐永徽以來屢使朝貢唐書曰永徽二年朝貢自言有復辭曰國人只拜天見王無拜有司將劾之強責乃拜十四年遣使獻方物拜果殺賜緋袍其先爲白衣大食至阿蒲羅拔以來爲黑衣大食唐書曰白衣大食有二種一益尼未換二奚深未換殺兄白王下怨其忍爲王號黑衣大食至德初代宗用其衆平西都貞元中使者三人來朝悉拜中郎將賫遣之宋乾德四年遣僧西域因賜王書招懷自是貢舶歲通按宋史開寶元年遣使朝貢四年復貢以其使爲懷化將軍用金花五蒲希密附方物來獻咸平六年貢使摩尼對崇政殿持眞珠以獻云離國日誠願得瞻威顏乞不給回賜上不欲違其意俟其還厚加優賚景德元年使來值上元觀燈賜錢縱其宴飲四年使又至許徧詣苑囿寺觀秦岱汾陰竝許陪祀宋史車駕東封舶主陞婆離願執方物遊覽赴泰山從之又祀汾陰詔令貢使陪祀

華年百三十歲耳重輪體貌甚偉自言遠慕皇化附舶來王詔賜袍帶束帛建炎後以國費匱乏閉關謝貢大食竟修貢如故事則懷德者遠也宋史帝謂侍臣曰茶馬政廢武備不修致金人亂華今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之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詔張浚卻之優賜以答懷人之意遠人入明始稱蘇門答刺洪武初國王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永樂三年王鎖丹罕難阿必鎮遣使入貢詔封爲蘇門答刺國王賜印誥金幣五年再使來貢已而王與花面王戰中流矢死子弱不任嘗膽其妃飲泣令于國曰能復讐者我與爲夫共圖國事有漁翁聞之率衆殺花面王妃遂從漁翁吾學編曰

永樂七年來貢厚賜久之故王假子率所部殺漁翁王王子蘇幹刺以衆奔峭山十一年中貴人鄭和擒假王俘至京伏法漁翁王子感激聖天子威靈條進方物甚夥宣德中貢使頻至十年封其王子嗣王世

世朝貢不絕。數傳後，凡再易姓而爲今王。今王者，人奴也。先是其主爲大將，使奴牧象而象肥，主以爲能，呼語之曰：「而牧象良苦，其爲我監捕魚稅，坐而受直。」奴前謝，從此往稅捕魚，得大魚，輒遺其主，自取小者。主後聞之，曰：「奴忘其食指而奉我耶？」命侍左右，出則捧檳榔盤，後隨。一日，王召諸大會議事，奴從。主仗劍入，王居起尊嚴若神，而主跼踖惟謹。奴出謂主曰：「主自視雖貴，孰與王？」主笑曰：「臣何敢與王齒？」奴曰：「主第不欲王耳，是可取而代之也。」主驚顧無妄言，將赤吾族。奴因閒進曰：「吾主行擁重兵，出鎮海隅，詰旦入辭，奴從而後。主誠乘閒請屏左右，以畢所私。」王必不疑五步之內，奴抽刃刺王，灑王頸血爲主盥手。主兵柄在握，誰敢不服。咄嗟而事可定矣。主詰朝果入辭，如奴約。白王曰：「臣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有所私布，請屏左右。」王叱左右出，奴突引王裾前刺王，掖其主上殿，號殿下曰：「王爲不道，吾殺之。」吾爲若主時所擁兵，悉集殿外，諸酋股慄，無敢闕者。因誅其偶語者，若而人。餘悉拜官有差。主旣爲王，命奴代爲大將，隸以所部居亡何。奴弑王自立，是爲今王。於是大爲防衛于國，拓其宮，規制宏壯，宮凡六門，門不得闌出入。雖勳貴不得帶劍上殿。王出乘象，象列綺架亭，而帷其外。又列象百餘，披結俱如王所乘象。望者不知王在何許。鹵簿傳呼甚盛，犯者無赦，法制嚴於他國矣。

形勝名蹟

俱紛摩地那山。大食王牧處得黑石白文于此。膏勝樹山。潤中出油。王出征戰取油，倒水上燃之，能飛渡。

舊唐書曰：在國西南鄰於大海。

膏勝樹山。

潤中出油。王出征戰取油，倒水上燃之，能飛渡。

椰嶼在港口嶼上恆曷水唐書曰大食王糾合亡命渡恆曷水劫奪商旅急水灣龍涎嶼星槎勝覽曰蘇門答刺西去一畫
 來集於上交戲而遺涎沫番人駕獨木舟登嶼採取而歸翠藍嶼星槎勝覽曰在龍涎嶼之西北大小七
 或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旁一手揖水而得至岸星槎勝覽曰在龍涎嶼之西北大小七
 此男被竊裂裝佛云後穿衣必爛皮肉由星槎勝覽曰在龍涎嶼之西北大小七
 水被竊裂裝佛云後穿衣必爛皮肉由星槎勝覽曰在龍涎嶼之西北大小七

物產

寶石本草綱目曰山海經謂之采石碧者唐人謂之瑟瑟紅者宋人謂瑪瑙格古論曰非玉非石堅而且
 寶石之韎鞞今通呼為寶石大者如指頭小者如豆粒皆碾成珠狀瑪瑙格古論曰非玉非石堅而且
 瑣產大食色正紅無瑕可作杯罍琥珀充貢玳瑁犀角象牙
 盛物來獻照身鏡梁四公子記云扶南寶碧頗黎鏡廣一尺半重四十斤內外較鑿龍涎香遊宦記
 涎香最貴重出大食國海旁常有雲氣出山間土人即知其龍睡其下更相守之俟雲散不知龍已去往來必
 得龍涎入香能收斂腦氣雖數十年香味仍在得真和香焚之翠煙盡空結不散或涎有沙
 品一曰汎水一曰滲沙一曰魚食汎水則輕浮水善水者伺龍出隨取之滲沙則凝積多年涎入沙中
 魚食則化薰散於沙磧又魚食亦有二種海旁有花若木芙蓉花落海大魚吞之腹中先食龍涎花嚙入
 久即脹悶昂頭向石上吐沫乾枯可用惟薰者不佳若散碎皆取自沙灣力薄欲辨真偽投沒水中須與
 突起直浮水面或取一錢口含之微有腥氣經一宿細沫已噉餘結膠舌上取出就溥稱之亦重一錢將
 溥者不又乾之其重如故雖極乾枯用銀簪燒去入枯中抽簪出其涎引絲不絕驗片腦宋時安息木
 此不又乾之其重如故雖極乾枯用銀簪燒去入枯中抽簪出其涎引絲不絕驗片腦宋時安息木
 香本朝乳香宋時丁香本朝薔薇水蘇合油天鵝絨
 充貢乳香宋時丁香本朝薔薇水蘇合油天鵝絨本草綱目謂鵝為天鵝云皮毛可為服飾謂
 鵝即此也華人以瑣服一統志名瑣服曰又名梭兒羅絨亦毛織成長者每疋至駝毛縵面
 襪織之滑為偽物瑣服以鳥毳為之紋如紈綺兒羅絨亦毛織成長者每疋至駝毛縵面
 地風足漏明則行千里今其毛縵厚煖於狐貉極堪禦寒馮夏退毛至盡花錦宋時西洋布
 乃能避熱故古者冬取皮於狐類而裘夏取毛於駝類而褐成宋時來獻花錦宋時西洋布

考曰西洋布幅廣至四錫本朝寶鐵宋時蠟臘肭臍即唐書所謂骨胸燕窩胡椒星槎勝覽曰蔓附
 五尺精者價乃勝段石蜜唐書大食傳曰刻沒藥孩兒茶即烏爹泥本草一名烏疊泥血竭千年棗宋時
 耳本朝充貢大茄子一統志曰樹高丈餘經三四年不瘁無名異石灰番人以油鍊如蠟石嚼之如鴿瓜星槎勝覽曰
 剖臭如蘭蒜剖開如囊犀宋太宗問蒲押陀黎犀象何法可取對云犀使人升大樹象蒲押陀黎曰象用
 蜜味如酥油香甜可口犀宋太宗問蒲押陀黎犀象何法可取對云犀使人升大樹象蒲押陀黎曰象用
 繩繫駿馬唐書曰有千里鸚鵡之

交易

船到有把水瞭望報王遣象來接船主隨之入見進果幣于王王為設食貿易輸稅號稱公平星槎勝覽曰胡椒番
 秤一播抵我官秤三百二十斤價銀錢二十箇重銀六兩金抵納即金錢也每二十箇重金五兩此國遂
 二錢○龍涎嶼香一兩用金錢十二一斤該金錢一百九十二箇準中國銅錢九千價亦非輕遠至者得利倍于他國蓋宋時稱本肆多金銀綾錦工匠技術咸精其能至今富饒猶昔也

彭亨

彭亨者東南島中之國也星槎勝覽名彭坑續文國竝山山旁多平原草樹繁茂然鳥獸希少沃土宜穀
 蔬果亦饒其城以木圍之方廣可數里誅茆覆屋男女椎髻衣長布衫繫單衣富者頭著金圈數枚貧人
 則五色燒珠為圈束之煮海為鹽釀椰漿為酒古稱上下親狎民無寇盜好佛誦經而久乃寢漓也俗漸
 好怪刻香木為人像殺生人血以祭云用此祈禳洪武十一年遣使奉金葉表朝貢永樂十二年遣蘇麻

固門的里來朝并貢方物其後二百數十年而有柔佛之事先是婆羅王子者彭亨王妹之婿也贅于彭亨柔佛之副王精悍好鬪其子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子之彭亨彭亨王宴柔佛副王戚屬俱會酒半婆羅王子舉觴為壽手指一巨珠光耀倍常副王心欲之曰王子以是珠見餉者不惜重貲為報王子固靳之副王悲甚歸而起兵攻彭亨矣二國卜為婚媾賊出意外彭亨人人惶恐不戰自散王與婆羅王子奔金山彭亨王妃者淳泥王之妹也率衆來援副王焚掠其城郭宮室以歸是時彭亨國中鬼哭三日淳泥王迎其妹還淳泥彭亨王隨之而命其長子攝國久之王歸彭亨其次子驍而多智遂毒殺父誅兄自立至今尚為王每為毛思賊逋逃主買所掠人遠近苦之毛思賊者婆羅屬夷也劫掠海上生人至彭亨賣之代作傭傭奴不如指者則殺以供祭每人得直三金

形勝名蹟

石崖一統志曰其國石崖周市崎嶇如柵寨 金山其上出金有大酋守之日遣百餘人採取月進王二十金 地盤山織嘉文處 狼賓

物產

沙金即金山所探者排沙揀金金末在鏽雖黃光閃爍視亦復類沙既煎乃始成塊 犀角 象牙 鶴頂 玳瑁 花錫見一統志 沈香見一統志 速香本充降香片腦者本朝充貢嘉文席嘉文草蔓生有脊用刀刺脊剔去之織以為席溫柔妍雅帖人肌夏狹等身之外捲 燕窩 胡椒本朝充貢 西國米 椰子見一統志 檳榔 荖吉柿 荖藤蔓抽被地無枝葉有皮囊其外如竹皮剝之則落藤

尾數丈。不值翦伐。可繚犀象。
機數圍狼竇出者爲多。

交易

舟抵海岸。國有常獻。國王爲築舖舍數間。商人隨意廣狹。輸其稅而託宿焉。卽就舖中。以與國人爲市。舖去舟亦不甚遠。舶上夜司更。在舖中臥者。音響輒相聞。

柔佛

柔佛一名烏丁礁林。男子削髮徒跣。圍幔佩刀。婦人蓄髮椎結。王服與下無別。第帶雙刀耳。曾見王乘刀于地。和南而立。各有尊卑位次。字用菱葦。以刀刺之。又置烏簿。書浩大及祕密事情。外以繩縛之。塗泥封固。印識其上。宮室覆茅。插木爲城。其外有池環之。港外多列沙垓。猶中華無事。以船載貨國外。有警。或出征戰。則募召爲兵。稱強國焉。婚姻。王與隣國王家。自相配偶。餘人締結。亦論門閥相宜。王用金銀器盛食。民家磁器。都無匕筯。以手拈而已。持齋。見星方食。節序。以四月爲歲首。居喪。婦人方加剃。男子則再削髮。逝者。火葬也。其酋好鬪。屢開疆隙。彭亨丁機宜之間。迄無寧日。先年有大庫吉寧仁。忠於王。王大信用。二王以兄疏已。謀殺吉寧仁。其後二王出騎。馬墮地死。從者皆見吉寧仁爲祟。至今人家祀之。競傳靈應。蓋夷俗尙鬼。其固然矣。

形勝名蹟

東西竺星槎勝覽曰山與龍牙門相望海

物產

犀角 象牙 玳瑁 錫 片腦 蠟 嘉文席是東西竺所織者星槎勝覽曰地 木緜布見星槎

燕窩 西國米 血竭 沒藥 檳榔見星槎 海菜 荖吉柿

交易

柔佛地不產穀土人時駕小舟載方物走他國易米星槎勝覽曰田瘠不宜稼道逢賈舶因就他處爲市 亦有要之入彼國者我舟至止都有常輪貿易只在舟中無復舖舍

丁機宜

丁機宜瓜哇屬國也幅員最狹曾衆僅千餘柔佛黠而雄丁機宜境相接也柔佛狡焉有啓疆之思動爲國患悉索敝賦無寧日近始求通姻好然安忍無親善事之猶恐其不得當也其國以木爲城王居旁列鐘鼓樓出入騎象以十月爲歲首性好潔食啖所須手自操割民俗都類瓜哇大率瓜哇一帶酒稅甚廣而酒禁乃甚嚴民間攜酒具取水釀酒國有常賦然上族之家輒不復御酒惟細民無賴者時時闌入醉鄉則曹偶笑之上族客至以扶畱藤檳榔代茗若開宴則人具一大盤盤有足置地上雜貯肴核每進一物客甫嘗畢則客之從人徑從後取食之曰不敢畱殘溷主翁也婚者男往女家爲持門戶故生女勝男

喪用火葬。

形勝名蹟

獨石門。

鐵釘嶼。以形尖故名。其外水流甚急。鱷魚嶼。亦以其形似鱷也。其水晝則南流。夜則北流。

物產

犀角。象牙。黃蠟。嘉文席。西國米。血竭。沒藥。檳榔。海棠。

交易

夷亦只就舟中。與我人爲市。大率多類柔佛。而俗較馴。而貨較平。自爲柔佛所侵。彼國有風聲鶴唳之虞。而舶人亦抱林木池魚之患。此揚帆者。所以掉臂希顧也。

思吉港

思吉港者。蘇吉丹之訛也。爲瓜哇屬國。其中凡數聚落。而吉力石。其主也。吉力石。有王百餘歲。能知吉凶。國在山中。賈舶僅經過其水瀾。而未嘗泊船。彼民出詣饒洞。與華人貿易。華人所泊者。饒洞也。饒洞。原野平衍。以石爲城。其酋出入乘車。車以金飾。亭御四馬。或八馬。亦御黃犢。前導百餘。鹵簿皆備。諸夷見王輒避匿。不敢出。獨女人合掌伏道旁。其餘風俗。多類下港云。其與國爲思魯瓦。爲豬蠻。豬蠻多盜。故華人輒不肯駐。豬蠻有次子名北極。十餘歲時。軀重數百斤。爲盜所劫。負之不能起。今爲那督。饒洞之後。爲金後。

山修竹成林。茉莉自花。不假培植。人皆赤身。只一紙蔽其下體。種豆供餐。彊者善射。逐獐鹿猿。火焙而食。飢噉其肉。渴飲其血。佐以樹酒。足跡未嘗下山。

形勝名蹟

保老岸山。一統志曰。在蘇吉丹國。凡番舶未到。先見此山。吉里問山。與保老岸山相對。椒山。在豬蠻國。牛郎山。頂聳五峯。時有雲覆其上。舶人呼為巴哪大山。西面拖尾甚長。

義里山。白嶼。即饒洞。望加黎洲。十餘里。杜板村。元史所云杜竝足也。塔寺。塔外有八節湖。元史曰。杜馬班王府。下通甯奔大海。乃瓜哇。聖水。在杜板村。星槎勝覽曰。海灘有水一泓。甘淡可飲。稱為聖水。元咽喉必爭之地。史弼高興會兵其處。將史弼高興征其國。舟中乏水糧盡。二將祝天。以槍插海中。泉隨槍涌起。汲而飲之。軍威大振。

物產

金。銀。珠。犀角。象牙。玳瑁。沈香。檀香。降香。錫。銅鼓。龜筒。夷瓶。蠟椒。檳榔。椰子。血竭。豆蔻。華撥。蘇木。犀。象。孔雀。火雞。鸚鵡。傾伽鳥。倒掛鳥。

交易

吉力石。主瓜哇。而臣饒洞。蘇魯瓦。諸國。他國貨萃下港者。彼中亦時相通。我舟到時。諸屬國鱗次饒洞。以與華人貿易。雖在覓邈。亦蕃盛之鄉也。向就水中為市。比來販者漸夥。乃漸築舖舍。

文郎馬神

文郎馬神國。以木爲城。城只一半。餘半皆山也。按水經註稱文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食生肉採香爲業與人交市若上皇之民又馬文淵遺兵十餘家住西

屠國不返。土人以其流寓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今之文郎馬神疑卽其後而播遷茲土云。王宮繡女數百人。王出乘象。或泛舟。以繡女自隨。或典衣

或持劍。或捧檳榔盤。王登舟。跌坐榻上。繡女坐地下。與王相向。或用女人刺舟。威儀甚盛。居民多縛木水

上。築屋以居。如三佛齊。男人用五色布纏頭。腹背多裸。或著小袖衣。蒙頭而入。下體以縵圍之。初盛食。以

蕉葉爲盤。及通中國。乃漸用磁器。又好市華人磁甕。畫龍其外。人死貯甕中以葬。其俗不淫。姦者論死。華

人與夷女通。輒削其髮。以女妻之。不聽歸也。女人蓄髮。髮苦短。見華人髮許長。心慕之。問何以致此。或給

之曰。我生長中華。用華水沐之耳。夷女競市船中水。欲以沐髮。華人故靳之。以爲笑端焉。女人慕悅華人。輒持香蕉甘蔗

及茉莉花。相贈。不妨往復。嘲諷。第國禁甚嚴。無敢私通者。

入山深處。有村名烏籠里彈。其人盡生尾。見人輒掩面。羞澀欲走。然地饒沙

金。夷人攜貨往市之。擊小銅鼓爲號。貨列地中。主者退丈許。深山人乃前視貨。當意者。置金于貨之側。主

者遙語欲售。則持貨去。不售。則懷其金蹣跚歸矣。鄰境又有買哇柔。每夜半盜斬人頭。以金裝之。故夜必

嚴更以待。

形勝名蹟

金山。卽烏籠里彈。深處幽澗。瀾流。驅舟良苦。兩岸繁陰。木多拱抱。每夕景丹戎世力山。末那突大山。

班節系禮山。加會嶼。

物產

沙金。是金山出者。夷人持實歸。鶴頂者最多。降香。蠟。藤席。紅白色。閒雜而成。蔴藤。文郎亦獨盛他國。華撥。獐皮。血竭。

肉豆蔻。犀。孔雀。鸚鵡。

交易

故王有賢德。始開港時。待賈舶大有恩信。王子三十一人。俱不令外出。恐擾遠人也。其妃爲買哇柔國主之妹。故王旣歿。嫡子嗣立。買哇柔人導之爲欺詐。買貨輒緩償直。至解維。每多負逋。商人從此希造矣。其地女人悉蕩小舟。以飲食來市。至售貨物。則男人司之。市用鉛錢。

遲悶

遲悶者。吉里地悶之訛也。其國居重迦羅之東。田肥穀盛。沿山皆旃檀。至伐以爲薪。其氣蒸人。鮮不病者。地又苦熱。旁午必俛首向水而坐。差可辟瘴。男女斷髮短衫。夜臥不蓋體。俗亦以立爲尊。夷人見王。則坐地合掌。無姓氏。不知年歲。亦無文字。紀事以石片子爲記。如千石。則總于繩上一結。亦有酋長。互訟。則兩造各牽羊入。曲者沒其羊。直者仍帶羊以出。結繩束矢之風。其猶存于絕島乎。

形勝名蹟

犀頭山。頂有巨石。石有竅。王歲時祀之。有巨蛇由竅中出。食所祭都盡。石頂人不敢躡。

物產

檀香獨盛他國、葷撥、豆蔻。

交易

市去城稍遠。每賈舶至。王自出城外臨之。妻子及姬侍皆從。防衛甚盛。日有輸稅。然稅卻不多。夷人砍伐檀香樹。絡繹而至。與商貿易。倘王歸。則貿易者不得自來。慮有紛紜也。須請王更出。乃至。星槎勝覽曰。商到彼皆婦女。

到船交易。與所傳微異。豈習俗至今稍革耶。

論曰。滿刺加。奕世朝天。用深帝眷。答刺、彭亨、供茲包茅。均彼楛矢。其他諸國。前籍之所未名。雖重譯尙賒。而占雲屢出。未麗主客。獲染禁巒。夫固義御之末光。谷王之餘潤也。

東西洋考卷五

東洋列國考

呂宋

呂宋在東海中。初爲小國。而後寢大。吾學編曰：產黃金。以故亦富厚。人質樸。不喜爭訟。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隔察老來朝。并貢方物。其地去漳爲近。故賈舶多往。有佛郎機者。自稱干系蠟國。從大西來。亦與呂宋互市。曾私相語曰。彼可取而代也。因上黃金爲呂宋王壽。乞地如牛皮大。蓋屋。王信而許之。佛郎機乃取牛皮。翦而相續之。以爲四圍。乞地稱是。王難之。然重失信遠夷。竟予地。月徵稅如所部法。佛郎機既得地。築城營室。列銃置刀盾。甚具。久之。圍呂宋。殺其王。逐其民入山。而呂宋遂爲佛郎機有矣。干系蠟國王遣曾來鎮。數歲一更易。今華人之販呂宋者。乃販佛郎機者也。華人旣多詣呂宋。往往久住不歸。名爲壓冬。聚居澗內爲生活。漸至數萬。間有削髮長子孫者。萬歷二十一年八月。曾郎雷氏敵裏系勝。征美洛居。役諸流寓二百五十人。充兵助戰。政和堂集曰：高曾爲把總。魏惟秀。楊安頓。潘和五。洪亨五。爲哨官。鄭振岳。爲通事。郭惟太。等爲兵。夷人偃息臥船上。使華人日夜駕船。稍倦。輒箠之。或刺殺。苦毒備嘗。潘和五等謀曰。叛死。箠死。刺死。等死耳。不然。亦且戰死。不若殺曾以洩吾忿。勝則揚帆故鄉。卽不勝。死未晚也。議旣定。夜半入臥內。刺曾。持曾頭大呼。夷人驚起。不知所爲。悉被刃。或落水。

死。和五等悉獲金寶兵器。駕其船以歸。失路之廣南。爲交會所掠。獨郭惟太等三十二人走免。附舟返舍。會既死。子郎雷貓客。擁兵駐朔霧。馳回代立爲會。遣僧來訴。明年閩撫遣賈舶。招回久住呂宋華人。會爲給糧以歸。致書及辭。重訴父冤。呂宋嗣王具文一道。用金篋封識。另小書用紅羅包裏。付賈舶攜來。內稱差官來探日本消息。招回唐人。日本近雖稱兵入境。然彼國有征伐之兵。敵國有備禦之固。况日本熟知敵國士卒精壯。遇敵無不爭鋒。何足以懼前革回戰船。乞追軍器金銀寶具。并究殺父之人。賞金米穀。稀少糧食不給。別無他端。伏望尊慈鑒察。往貴省奔訴。父冤欲討。美洛居時有潤。人願充助敵者。二百人。以正法紀從。兄巴禮於舊年十月。駕船往。被害。奔訴。父冤欲討。美洛居時有潤。人願充助敵者。二百人。遣歸國。感佩圖報。又訴詞一紙。爲辯明。父冤事緣。父守國欲討。美洛居時有潤。人願充助敵者。二百人。五十人。自備行糧。立功給賞。時父與兵同船。開駕到交。送地方有佛郎人。與唐兵言競。父責番人。弔在船。桅懲戒。原船裝載金銀。莫計。同船番目各帶寶具。銀錢數多。船進合萬門灣泊。父令唐人牽罟捕魚。共烹而食。臥至半夜。唐人心貪財寶。陰謀不軌。將父并番目四十餘命。盡行殺死。僅存巴禮。書記二人。報息將本船寶貝。駕逃。僕時奉命帶兵。駐劄朔霧。各屬聞變。共議報冤。將城內舊潤拆卸。僕聞計。回國勸諭。不許生端報怨。復設新潤城外。慮及番兵橫爲擾害。著頭目四人。逐日在潤看守。以便唐人生理。不想起蓋未完。而日本報警。番目思見潤地。接瀝城廓。兼之唐人。每有交通之情。恐招蕭牆之禍。再議施行。此閩撫非本心。革回唐人。每船給米五十包。資助。想來人必能道其詳者。激切含冤。伏望作主。轉達施潤。行此閩撫許孚遠。具疏以聞。許中丞疏略曰。我民往販呂宋。中多無賴之徒。因而流落彼地。不下萬人。番會築蓋舖。慘急遂致激成。此變夫以番夷豺狼之性。輕動干戈。不戢自焚。固檄兩廣督臣。以禮遣僧歸國。置惟太等其自取而殺其會長。奪其寶貨。逃之交南。我民狼毒亦已甚矣。

於理。潘和五。竟畱交夷。不敢還。夷人故奴視華人。徵賦盜格。稍不得當。呵辱無已時。犯者卽嚴置以法。自茲釁既結。疑貳日深。夷益虜使我矣。其後又有機易山之事。自採金中貴。蠶尾四出。妄一男子張巖。更爲新奇其說。上疏曰。呂宋有機易山。其上金豆自生。遣人採取之。可得巨萬無禁。有詔下閩。廷臣力言其謬。

不報閩當事持之。乃遣海澄丞王時和及百戶干一成往勘其地。夷初聞使至。大駭。諸華人流寓者見會言華無他。特奸人橫生事端。今遣使者來按茲土。使奸人自窮。便於還報耳。會意稍解。令夷僧散花道旁。迎使者。諸流寓先結蓬席爲廠。如公署狀。會盛陳兵衛。邀丞入。亦爲丞設食。然氣豪甚。問丞曰。汝華言開山。山各有主。安得開也。且金豆是何樹生來。丞無以對。數目嶷。嶷云。此地皆金。不必問豆所自。蓋嶷欲借朝命臨之。襲破其國耳。至是不敢顯言。夷人皆大笑。會畱嶷。欲兵之。諸流寓苦解。俾歸爲戮於司寇。迺釋令登舟。時三十年四月也。丞歸。病悽死。嶷以奏事不實。坐誅。傳首海外。然夷竟疑中國有啓疆意。益暴虐。諸流寓諸流寓無賴者。聲言今日之事。汝爲政。一旦天兵下海門。汝輩寧爲石人乎。語稍稍傳布。夷益疑。明年夷遂決計謀殺諸流寓。詭言將征他國。凡華人寸鋏。輒厚售之。卽切肉小刀。價至數錢。華人利其直。輒聽鬻去。家家無復寸鋏。乃約日勒點名籍。分三百人爲一院。人卽殺之。事稍露。諸流寓乃糾衆走菜園。屯聚爲亂。八月朔日。夷兵大起。攻菜園。死傷無數。次日。聚大崙山。揭竿應敵。夷亦少挫。會旋悔禍。遣人請和。華人慮其誘我。撲殺彼使。夷怒。設伏城旁。初三日。華人在大崙山。飢甚。不得食。冒死攻城。夷人伏發。然銅銃擊殺華人萬餘。華人大潰。或逃散。餓死山谷。閒橫尸相枕。計捐二萬五千人。存者三百口而已。是役倉皇無主盟。又糧與刃俱乏。故搏手困窮。膏塗遠嶼。華人在大崙時。風雨大作。人立雨中。夜半。望見長天有光炯燦。大地震動。每驚突自相觸殺。夷乘其斃而屠之。是月。漳亦大水。漂沒萬家。受禍同時。陽亢之均。

厄也。後夷會下令招撫其所掠華人貨悉封識貯庫中。移書閩當事俾諸戚屬往領。明年賈舶乃稍稍去。奸商黃某者與會善。輒冒領他貨。稱爲某子甲姻黨。細載乾沒云。三十三年有詔遣商往諭呂宋。無開事端。至是禍良已。畱者又成聚矣。佛郎機身長七尺。眼如貓。嘴如鷹。面如白灰。鬚密捲如烏紗。而髮近赤。其僧擁重權。國有大故。則會就僧爲謀。主人論死者。僧誦經勸之。首肯然後行刑。中罪用拘。輕拘一婦女。歲時詣寺讖悔。有陰事。輒密向僧自輸。僧爲說法。鞭之數十。忍痛不敢言。夜畱宿寺中。聽僧意所指畫。唯唯而已。婚姻父母不能定。惟僧所決之。人死貯以布囊。就寺以葬。所畜財產半入僧室矣。先是呂宋國王兄弟勇甚。旣爲佛郎機所戕。輒崇於國。國人每值死日。夷僧爲標牛厭之。標牛者。柵木爲場。置牛數十頭於中。環射之。牛叫擲死。以此逐鬼云。性婪甚。靡國不至。至則謀襲人。呂宋滿刺珈遂至易社。在呂宋者初嘗攻破婆羅。婆羅放藥水毒殺之。故奔呂宋。其在中國香山盤據爲日已久。今則馬非馬。驢非驢。儼然金城雄其漕中矣。廣東通志曰。佛郎機素不通中國。正德十二年。駕大舶突至廣州灣口。銃聲如雷。以進貢爲後具奏。皆言殘逆稱雄。逐日滿刺加國王。先年潛遣火者亞三假充滿刺加使臣。風飄到灣。往來窺伺。然我道塗略買小兒。烹而食之。近日滿刺加國王奏其奪國。警殺等情。屠掠之禍。漸不可長。宜卽驅逐。所造房屋。城寨。盡行拆毀。詔從之。海道副使汪鏞帥兵至。猶據險。逆戰。商人鑿舟用策。乃悉擒之。餘皆遞去。嘉靖中。黨類更番往來。私舶雜諸夷中。爲交易首領。人皆高鼻白皙。廣人能辨識之。○方言謂天爲西羅。日爲梭羅。風爲緜除。山爲文池。眞珠爲亞思佛。玳瑁爲實除。奴牙。犀角爲亞里高。佛金爲阿羅。銀爲巴勞。礁。

形勝名蹟

覆鼎山。其形似鼎倒覆故名。上有野夷巢。文武樓。遠望山容甚偉。故大崙山。華人與呂宋相攻時屯聚於此。圭嶼。爲其山居樹巖射鳥獸鮮食之。人跡不到。 文武樓。華人蒙以佳號也。盧紅毛出沒始築城伏銃其內。 圭嶼。與吾澄因襲今名。半邊山。望之半缺故名。 加溢城。初只一山。夷人以其要害地也。盧紅毛出沒始築城伏銃其內。 大湖。假港。即呂宋港口。

物產

金。水樂時充貢。奸人所提。影而唱金豆之說也。 銀鏡。大者七錢五分。夷名黃幣時。次三錢六分。夷名突唇。又次一。小者九分。名黃料。盤俱自佛郎機攜來。 子花。即吉蘇木。夷名巴椰。夷名勝居。椰哥具。

交易

舟至遣人馳詣會。以幣爲獻。徵稅頗多。網亦太密。我人往往留彼不返者。利其近且成聚故也。釐隙而後。彼亦戒心於我。恐族類既繁。後復爲亂。輒下令。每船至。人只二百爲率。毋溢額。船歸所載回。必倍以四百。毋縮額。我人當放舟時。多詭名充數。聽其查覈。中流輒逃回彼土。市名潤內。舊在城中。後既猜嫌。改設城外新潤。 大港。是東洋最先到處。彼中一大部落也。砌石爲城。佛郎機以曾來鎮。米穀繁盛。他產不過皮角之屬。未至港。有筆架山。

南旺。在大港相連。再過爲密雁。爲雁塘。皆小小村落。所產皮角子花。

玳瑁港。地勢轉入。故稱玳瑁灣。而表山環其外。凡舟往呂宋。必望表而趨。故茲山推望鎮焉。灣名玳瑁。然

玳瑁非其所出。所出蘇木耳。再進爲里銀中邦。是海中一片高嶼。

呂蓬在呂宋之南。產螺蛤。

磨荖尖在呂宋之後。產子花、油麻、椰子。

以寧從文武樓一葦可達。產只蘇木。其地有龍隱山。最大屋黨。亦名屋同。城郭森峙。夷酋屯聚糧食處所也。其咽喉名漢澤。

朔霧俗名宿霧。佛郎機未據呂宋時。先聚彼中。與其國人相親好。佛郎機之破呂宋。朔霧人有力焉。佛郎機德之。旣奄有諸土。率虜使其民。獨與朔霧爲婚媾。城戍儼然。一大酋擁重兵守之。向歲呂宋王之子求報父冤。自稱奉命駐劄朔霧。是也。所產蘇木、子花、海棠。以上俱呂宋屬國佛郎機人主之者也。呂宋王如偏裨爲政其間。所在各建禮拜寺。咸有巴禮司。彼夷化諸國風俗與呂宋靈相類。故附列焉。

蘇祿 高樂

蘇祿在東南海中。永樂十五年。其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刺。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巴都葛叭刺卜。各率其妻子。曾目來朝。并貢方物。賜王冠服。金錢錦幣雜器。子女姻戚侍從。賞賚有差。會典曰。賜王紗帽。金箱。衣。金銀錢鈔。錦紵絲紗羅器皿等物。王妃。三王者。東王爲長。西王亞之。峒王又亞之。空國來歸。鱗次闕下。冠服銀紗紵絲等物。餘冠帶衣服諸物。亦嚮化之篤也。還次德州。東王以疾殞於驛亭。命有司營葬。更爲文樹碑墓道。留其姬妾內侍十人。守墳。

滿三載。然後還國。遣使冊其子都麻合。爲蘇祿國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今賈船到者。言其城據巖巖之巔。雅稱天險。疑是峒王所都。佛郎機屢擁兵攻之。不能克。聚落不滿千家。山涂田瘠。閒植粟麥。民食沙糊。魚蝦螺蛤。氣候半熱。男女短髮。纏阜縵。繫小印布。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編竹爲布。時從鮫室中探珠滿袖。自成生涯云。

勝名蹟

石崎山。一統志曰。國以此山爲保障。

犀角嶼。

珠池。

入夜登高望之。水面浮光。

物產

眞珠。一統志曰。色青白。而圓有至徑寸者。玳瑁。本朝充貢。珠殼。

片腦。本朝充貢。

番錫。本朝充貢。

降香。本朝充貢。

布。本朝充貢。

絛布。本朝充貢。

華荻。本朝充貢。

黃蠟。本朝充貢。蘇木。本朝充貢。豆蔻。本朝充貢。鸚鵡。

交易

舟至彼中。將貨盡數取去。夷人攜入彼國深處售之。或別販旁國。歸乃以夷貨償我。彼國值歲多珠時。商人得一巨珠攜歸。可享利數十倍。若夷人探珠獲少。則所償數亦倍蕭索。顧逢年何如耳。夷人慮我舟之不往也。每返棹。輒留數人爲質。以冀後日之重來。高藥與蘇祿相近。出玳瑁。

貓里務 網巾礁老

貓里務卽合貓里國也。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蟲。人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使回。道奴馬高奉表來朝。并貢方物。國於呂宋鄰壤。故與呂宋使者偕來。其後漸成沃土。俗亦近馴。故船人爲之語曰。若要富。須往貓里務。蓋小邦之善地也。有網巾礁老者。數爲盜海上。駕舟用長橈。其末如瓠之裁半。虛中以盛水者。入水蕩舟。其行倍疾。望遠濤中。僅微茫數點。倏忽賊至。趨避不及。無脫者。貓里務旣重。遭寇害。死亡數多。遂轉貧困。賈舶往者。慮爲賊所急。稍稍望別島以行。

形勝名蹟

羅黃山 上有白石

物產

蘇木 子花

交易

小國見華人舟。蹙然以喜。不敢凌厲相加。故市法最平。礁老在海上行劫。第欲人之詣彼土也。舟往販者。每善待。蓋自藏其殺機焉。

沙瑤啞囉 奔隘

沙瑤、吶囉、其地相連。吶囉、在海畔。沙瑤、稍紆入山隈。皆呂宋一帶。第不屬佛郎機部署。男女畜髮。椎結衣服。無內外領。或用布丈餘抄摺。男子多襲以二三重。婦人一襲而止。男著皮履。婦人乃卻跣足。足極細潤。耳皆穿大孔。令可容極重金鏡。衣服卽錦綺。或甚奇細之布。必翦破服之。以衣服多爲富。字亦用紙筆。第畫不可辯。築版爲城。豎木覆茅爲宮。拜則兩手和南。伸身直伏。跪、屈足而俯。兩手支地。人多奉佛。在處禮拜寺甚夥。凡入寺者。將死。堆柴坐其上。自下焚之。男女之禁甚嚴。夫行在前。其妻與人嘲笑。夫徑刃其妻。所嘲笑之人亦不敢逃。聽其刺割。盜不問大小。輒論死。其人願到家與妻子別。輒聽去。及期。妻子自送詣。曾令架高棚。登棚自剖其腹。孕婦以水灌之。仍用水滌所生子。置子水中。生而與水習矣。又有班隘者。卽蚊罩山。山甚奇。往往有仙人出沒。山頭火光。日夜不斷。故亦名火山。險巖倍常。人跡罕到其上。極至半山而止。人皆扁頭赤身。亦佛郎機號令所不到處也。

形勝

海山。

物產

蘇木。子花。

交易

僻土無他長物。我舟往販。所攜亦僅磁器鍋釜之類。極重至布疋。然竟少許。不能多也。舟至詣會。亦有微贈。交易樸直。

美洛居

美洛居。俗譌爲米六合。東海中稍蕃富之國也。曾出威儀甚備。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削髮。女乃椎結腦後。嫁女。多市中國乘酒器。圖飾其外。富家至數十百枚。以示豪侈。讌會。設二大盆。乘酒置坐隅。人手一器。酌而飲之。長大者起爲夷舞。年少環列旁視。遜不敢登場也。先是佛郎機來攻。國人狼籍請降。赦其會。令守舊爲政於國。歲輸丁香若干。不設兵戍。令彼國自爲守。和蘭旣轉張海外。無安頓處。忽舟師直搗城下。虜其會語曰。若善事吾。吾爲若主。殊勝白頸。佛郎機人皆白頸。故云。曾唯唯。又裨理國事如故。佛郎機聞之。怒曰。悔

不殺奴汗吾刃。奴故反耶。亟治兵征美洛居。驅溯內華人命當一隊。刑法酷急。華人中途殺夷王。駕其舟。遯歸。事具呂宋考。王子自朔霧馳還呂宋。嗣立爲王。飲恨久之。益出兵。竟父所志。紅夷雖主美洛。每一二載。大衆輒返國。旣去復來。呂宋王兵抵境外。值紅夷空國言返。斬關以入。遂殺美洛居會。立所親信主之。紅夷繼至。復破呂宋會。逐之去。更立美洛居會子爲嗣。自是每歲征鬪。遞爲勝負。華人某者。流寓彼中。慧而黠。有口辯。游說兩國閒。分萬老高山山半爲界。山北屬和蘭。而山南屬佛郎機。各罷兵。竝雄茲土。

形勝

萬老高。即兩國香山。雨後香墮沿流滿山。採拾不了。故常帶沙泥之色。王分界處。香山每檄致之委積充棟。以待他壤之售。民間直取餘耳。

物產

丁香。

東洋僅產於美洛居夷人用以辟邪。曰多置此則國有王氣。故二夷之所必爭。

交易

向時舟所攜貨。有爲紅毛夷所特需者。倘遇佛郎機。必怒。謂此舟非關我輩來。直是和蘭接濟。將貨掠去。且橫殺人。故必緘固甚密。不令得見。若紅毛人見有佛郎機所需貨。怒亦如之。解紛之後。稍息睚眦。然一涸兩蛟。商彼者亦難矣。

文萊

文萊。卽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唐總章二年。王旃達鉢遣使者與環王使者偕朝。自後久絕。永樂四年。遣其臣勿黎哥來朝。并貢方物。賜王及妃文綺。俗傳今國王爲閩人。隨鄭和征。此留鎮其地。故王府旁舊有中國碑。先年曾爲佛郎機所逐。國人走山谷中。放藥水流。毒死佛郎機無數。佛郎機遂奔呂宋。其地故有一石城。一木城。後拆石城於長腰嶼。築岸閉潮。今所遺者木城耳。王削髮。裹金繡巾。腰佩雙劍。出自步行。從者二百餘輩。其親屬稱邦奇蘭。貴重與王相亞。王有金印一枚。重十六兩。印上篆文。作獸形一隻。云是永樂間所賜者。夷人婚娶。請印印背上。恐或假寵中國。以啗其部落。非果鑄自上方也。入

禮拜寺。每祭用犧。吾學編云。人多念佛。素食。惡殺。民間不得食猪肉。食猪肉者論死。此地有毛思番。在處行劫。所得人貨。中分與王。

形勝名蹟

聖山。夷人白號。此山為天下第一山。按于闐長腰嶼。毛文蠟。鯉魚塘。浮納招廟。神為國初時。押工國北境。通聖山人跡罕到此。沿其名耳。

亡合葬於此。因廟食其地。買舶到必屠牛烹雞并獻茉莉花紅花梳篋等物。以祭舟中有人不拜。則病彼國人將行買亦獻花禮神得利回取雙雞繫刀於足俾鬪墓前雞死即以謝神亦大奇也。

物產

真珠。本朝玳瑁。本朝瑪瑙。見一車渠。魏文帝賦曰。玉屬也多片腦。海上耳錄曰。腦樹出東洋。萊國生深自搖入夜腦行而上。瑟瑟有聲。出枝葉開承露日則藏根極開了。黃蠟。本朝。荇藤。不可得蓋神物也。夷人俟夜靜持革索就樹柢壘束震撼自落。

交易

華船到。進王方物。其貿易。則有大庫。二庫。大判。二判。稱官等會。主其事。船既難出港。最宜密行。有時貿易未完。必先駕在港外。

東番考。不在東西洋之數。附列於此。

雞籠淡水

雞籠山。淡水洋。在澎湖嶼之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云。深山大澤。聚落星散。凡十五社。名山記云。社或千人。或五六百。

無君長。徭賦以子女多者爲雄。聽其號令。性好勇。暇時習走。足躡皮厚數分。履棘刺如平地。不讓奔馬。終日不息。縱之。度可數百里。男女椎髻于腦後。裸逐無所避。女或結草裙蔽體。人遇長老。則背身而立。俟過乃行。至見華人。則取平日所得華人衣衣之。長者爲裏衣。而短者蒙其外。凡十餘襲。如襜帷。颺之以示豪侈。別去。仍掛於壁。裸逐如初。男子穿耳。女子斷齒。女年十五。斷齒兩旁二齒。以此爲飾。手足則刺紋爲華美。衆社畢。賀費亦不資。貧者不任受賀。則不敢更言刺紋。男子惟女所悅。娶則視女可室者。遺以瑪瑙一雙。女不受。則他往。受則夜抵其家。彈口琴挑之。口琴薄鐵所製。齧而鼓之。錚錚有聲。女延之宿。未明便去。不謁女父母。自是宵來晨去。必以星迨產子。始往壻家迎壻。壻始見女父母。或云。既留爲壻。則投以一箒。一鋤。備作女家。有子然後歸。妊婦產門外。手拄兩杖。踞地而婉。遂浴子於清流焉。人死。以荆榛燒坎。刳尸烘之。環匍而哭。既乾。將歸以藏。有祭。則下所烘。居數世。一易地。乃悉汗其宮而埋於土。他夷人無此葬法也。四序以草青爲歲首。土宜五穀。而皆旱耕。名山記曰。治畚種禾。山花開則耕。禾熟拔其穗。粒比中華稍長。穀種落地。則禁殺人。謂行好事。從天乞飯食。比收稻訖。乃標竹竿於路。謂之插青。此時逢外人便殺矣。村落相仇。訂兵期而後戰。勇者數人前跳。被殺則皆潰。其殺人者。賀之曰。壯士。前殺人也。見殺者。亦賀之曰。壯士。前故見殺也。次日卽解嫌。和好如初。其地多竹。大至數拱。長十丈。伐竹構屋。而茨以茅。廣長數雉。聚族以居。無歷日文字。有大事。集而議之。位置如橫階。陞長者居上。以次遞下。無位者。乃列兩旁。至宴會。置墨團坐。酌以竹筒。時起跳舞。口鳥烏若

歌曲焉。其人精用鏢。竹棟鐵鏃。長五尺九咫。鈔甚。攜以自隨。試鹿鹿斃。試虎虎斃。居常禁不得私捕鹿。冬鹿羣出。則約百許人。卽之鏢發命中。所獲連山社。社無不飽鹿者。取其餘肉。離而腊之。篤嗜鹿腸。剖其腸中新咽草。旨噉之。名百草膏。畜雞。任自生長。拔其尾飾旗。射雉。亦拔其尾。見華人食雞。雉輒嘔。居島中。不善舟。且酷畏海。捕魚。則於溪湖。蓋老死不與他夷相往來。永樂初。鄭中貴航海諭諸夷。東番獨遠。竄不聽約。家貽一銅鈴。使頸之。蓋擬之狗國也。至今猶傳爲寶。富者至掇數枚。曰。是祖宗所貽云。厥初。朋聚濱海。嘉靖末。遭倭焚掠。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者。從艸港飄至。遂往以爲常。其地去漳最近。故倭每委涎閩中。偵探之使。亦歲一再往。

形勝

瓊山。瓊氣每作火光沿山懸鑠。沙巴里。大幫坑。大圓堯港。

物產

薏茨。漳名番薏。以其自東番攜來也。異物志曰。甘薏似芋。亦有巨魁。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充糧。是椰。佛手柑。酒。名山記曰。米甘香。採苦草。雜鹿。名山記曰。鹿。鹿。俟。千。百。爲。羣。

交易

夷人至舟。無長幼。皆索微贈。淡水人貧。然售易平直。雞籠人差富。而慳。每攜貨易物。次日必來言售價不

準。索物補償。後日復至。欲以元物還之。則言物已雜。不肯受也。必疊捐少許。以塞所請。不則誼譁不肯歸。至商人上山。諸所嘗識面者。輒踴躍延致彼家。以酒食待我。絕島好客。亦自疎莽有韻。論曰。合東洋諸國。僅足當西洋大國之三。呂宋既折人于系蠟。已非貢夷之舊。直蒙故號。與相羈縻而已。蘇祿、婆羅、賈類藏珠。會均執玉。異防風之後。至同僂日之齊翻。宜其久也。雖籠雖未稱國。自門外要地。故列之附庸焉。

東西洋考卷六

外紀考

日本

日本古倭奴也。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始稱倭奴國。靈帝光和中其國遞相攻伐。女子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國人共立爲王。無夫有二男子。給王飲食。通傳言語。魏志曰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

惟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人不服。乃立宗女臺與爲王。自魏至隋朝聘不絕。居處宮室常有人持兵守衛。

隋書開皇中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出聽政。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訓令改之。又大業三年王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國書云日出處天子致書曰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遣裴世清使倭。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王相見大悅。曰我聞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薛處海隅。不聞禮儀。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清道飾館。唐咸以待大使。冀聞維新之化。清曰皇帝德竝二儀。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復令使者隨清來貢。唐咸享後稍習夏音。慕倭名更號日本。武后時使臣粟田請從諸儒授經。副使仲滿至慕華不肯去。自此文物日增矣。唐書曰真人冠進德冠頂有華鬘四披紫袍帛帶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宴之麟德殿開元初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爲師獻大幅布爲贊悉賞物賀書以歸

其副仲滿慕華不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悉。久乃還。建中元年使者宋時屢遣僧入與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貞元末使者朝其學子橘免勢。願畱肄業。歷二十餘年。宋時屢遣僧入貢方物。宋史曰僧齋然來朝太宗存撫甚厚賜紫衣館太平興國寺其國多中國圖籍齋然之來復得孝經及越王孝經新義皆金縷紅羅襪水晶爲軸齋然詣五臺令所過續食求印大藏經詔給之景

德元年僧寂照來朝。不曉華言。而繕寫甚妙。問答竝以筆札。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熙寧五年。僧誠尋至天台國清寺。願願詔使赴闕。神宗以其遺人有戒業。處之開寶寺。盡賜同來僧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而來者皆僧也。元豐初。通事僧仲回來。賜號慕化懷德大師。日本舟爲風濤飄至者。悉厚給之。按宋史。乾道三年。風浪日本舟至明州。給錢米俟其國舟。至日遣歸。十年。日本七十三人復飄至秀州。給常平倉錢米。賑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紹熙四年。慶元六年。嘉太二年。復有倭人風飄而至者。詔竝給錢米。遣歸國。不至。嗣發水犀十萬征之。全師漂沒。元史曰。敗卒於閩。脫歸言。官軍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帥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萬。爲其虜去。盡殺蒙古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閩等是也。久之。莫青。吳萬五。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終元世竟不通。然亦不能爲寇。洪武二年。倭寇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卽來。毋患苦吾邊。不能。善自爲備。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餽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秩曰。聖天子蕩平區夏。四裔來庭。此非蒙古時也。吾遠宣國家威德耳。豈狙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奉表稱臣入貢。上亦遣二僧往諭。然其爲寇掠自如。乃下令造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逐。從之。憲章類編曰。廖永忠上言。陛下定四海。臻太平。北虜遺孽。亦遠遁萬里。獨倭夷鼠伏海島。時因風寇。不可得也。七年。來貢。無表文。九年。表貢語謾。詔詰責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書來。書倨甚。命銅其使。明年復貢。命禮臣爲檄數而卻之。已復納兵貢艘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上乃著祖訓。示後世。絕不與通。而令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所。兵戍之。犬羊盤錯矣。吾學編曰。信國公和。致仕居鳳陽。詔至京。諭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防賊。信國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二十年置。浙東西防。

樓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永樂元年王源道義遣使入貢賜冠服文綺給金印道義稍捕獲諸島寇來獻

賜賚甚豐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期十年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遣使冊封頃之我兵獻海

上俘其首皆倭人羣臣請誅之上釋歸下璽書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犯上國

罪在必討朕所隱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熟計之義持奉表謝罪未幾復寇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吾

編曰都督劉榮總兵守遼東繕海上墩堡伏兵伺倭十七年倭入王家山島傳烽告至榮卒精兵疾馳望

海場賊數千人直抵馬雄島榮發伏出戰遣奇兵詣山下斷其歸路賊奔入櫻桃園榮合兵攻之斬首七

百四十二生捕八百五十七是時方招來諸島夷貢使絡繹倭乘爲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始戢論功封榮廣寧伯宣

德七年命中使往諭自後遞貢遞掠羈縻而已倭益縱無忌至焚官庾墟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

孕婦男女剖視賭酒爲樂慘毒不忍言成化時廷臣議卻貢竟從中格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

貢素卿者鄞人朱縞也入倭有寵於王易姓名充使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賜飛魚服遣

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孱不能御其酋諸酋爭貢以邀互市及賞賚右京兆大夫高貢

使宋素卿來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兼道先素卿至俱畱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序市舶中官

賴恩墨素卿賄先素卿宗設大忿攻素卿遂躡諸旁縣奪舟去御史以聞下素卿獄論死因罷市舶絕貢

者十七年至十八年王源義晴復貢乞易勘合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舟以三爲率每舟不得過百人不

者卻勿受夷性婪鯁約如故內地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嗚嗚官府逐寇兵

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貲來，不得直，何以還報？因盤據島中，海上亡命無賴之徒，交構爲亂，東南之禍大作。於時特設閩越中丞臺彈治之，撫臣朱紘、日夜飭兵甲，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紘疏曰：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紘竟爲豪所中，自殺。賊益獗，三十一年，殘浙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善諸邑。時王忬爲中丞，拮据粗有成緒，旋移大同去。李天寵代之，盧鏜、湯克寬、俞大猷爲將，倭四出流剽諸道，與戰俱不利。三十三年，張經爲總督，經前督兩粵，有威惠，調粵兵禦倭，兵未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禱海至，文華素夤緣相嵩貴，華頤指經，經自以大臣，位其上，不肯下。文華遂劾經養寇，并及天寵，詔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二千人，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死西市。以周琬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琬未幾去，以楊宜代，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益衆，文華戰於陶宅，敗績，遂還朝。賊別部自日照登掠贛榆，自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軍莫能禦，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橫行數千里，殺傷蔽野。至蘇州，始爲參政任環所敗，大猷等逐賊海上，斬獲頗多。而閩廣倭大至，三十五年十月，有倭由漳浦登岸，所過焚掠無計。漳自此歲歲苦倭。漳志曰：三十六年，海寇誘倭三千餘復泊浯嶼，三十八年正月，散處行劫。二月，倭數千自潮來，延劫海濱，長泰、南靖、平和諸處，楊宜旣罷去，宗憲代之，以阮鶚代宗憲，文華復出督師。時浙賊惟陳東最彊，徐海後至，與東合，勢雄甚。當事意在議撫，而鶚主剿，賊進圍桐鄉，鶚固守不能拔，乃解去。葉福唐阮中丞傳曰：賊衆奔桐鄉，公先馳入城，與知縣金燕死守，自倚載女牆上，吏四十

餘日乞援於胡。竟不應。賊悉力仰攻。不能入。持胡公贖。請犒曰。吾與胡成矣。公怒。伏神銃射之。穿其股。賊乃退。宗憲欲構二賊。遣人至海所。若爲好語者。東疑之。

則厚賂海。使執東自贖。海許諾。乃計擒東以獻。而自率其衆別營梁莊。鸚遣官兵盡殲東巢。進攻海於梁

莊。海死。兩浙暫平。李文定曰。海奔據沈莊。憑險設守。諸道兵觀望不敢進。公躬率重兵。起之。別選壯士。夜潛渡濠溝。賊柵焚之。海重甲突圍。創斃之。賊遂滅。其明年。誅王直。直

徽人也。嘯逋海上。有盜道。能號召諸夷。治艨艟。巢五島中。奸商王激等。共集衆與相署。置倭來。皆直等爲

導。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至杭。供具犒慰甚厚。先是鄞諸生蔣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直使禁戢諸夷。

宗憲遣洲行。以陳可願副之。直爲言日本方亂。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白直

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德陽隨洲來貢。直亦許俱至。宗憲遣毛

臣還報直。所以游說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直至。覺有異。乃先遣激人見曰。吾等

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陳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虞

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激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毛臣。王激。守舟。而

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洲戮力狀。宗憲慰薪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有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

直。以本固爭之強。宗憲不敢爲請。直死。王激。毛臣。殺夏正。率餘衆據舟山。征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

江北。巡撫李遂討平之。李遂至如皋。與賊遇。白蒲諸將請擊之。遂曰。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卽小挫。難復矣。約勒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進。策曰。賊分道入。過如皋。必且合。合

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卽皇陵。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搖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

荒涼。據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縲賊。後賊

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甚衆順之度不能克釋去遂益合其寇閩最劇者曰張璉璉饒人也三十九年夏由潮襲漳郡無寧土

漳志曰張璉僞號襲陷雲霄城屯住十餘日方去是時平利詔安龍巖南靖俱被倭殺掠

草寇乘風璉又攻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宗憲檄參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橫嶼阻水爲營官軍踰年莫

敢進繼光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填河力戰大破之歸乘勝剿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每至

郡邑從當事酣飲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緩圖之賊偵者歸告不爲備酒罷輒督兵行數十

里黎明破其巢郡邑人尙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年寇漳州陷鎮海南靖而月港人自稱二十

四將雄據海上久之先是張維等二十四人造船通倭官府莫能禁戊午冬遣兵剿捕維等率衆拒敵由

衆由詔安漳浦取道漸山進擊八九都接戰草坂城外倭敗走而迪珍等益橫四十二年賊陷興化復命

張維復叛巡海道周賢宣檄鄧士元討擒之自此地方告寧而設縣之議起矣繼光往時賊方巢平海繼光督軍薄戰因風縱火賊糜巢中無脫者因捕餘寇於連江仙游追至漳浦大

破之明年討吳平林道乾於詔安滅之當是時微繼光幾無聞時廣中倭亦爲總兵劉克寬所敗斬獲無算自東南中倭以來

十餘年閒中外騷擾財力俱匱蒼黔之屠膾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還隆慶時海上逋寇曾一本等復

句引入犯我亦嚴爲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倭自平清盛秉政一門竝據要路爲淫暴於國萬歷

十四年平信長爲關白其義子平秀吉者先是母爲人婢得娠欲勿舉念有異徵育之秀吉幼微賤販魚

爲業醉臥樹下信長出獵吉驚起衝突將殺之見其鋒穎異常因畱養馬名木下人嗣從征伐有功爲大

將已而信長爲明智所殺。秀吉與行長誅明智。廢信長子。自立爲關白。倭奴旣盛。散入諸國間。萬歷初。使臣封琉球。聞中山王往往爲倭所苦。至十八年。阻中山王勿通貢。閩撫以聞。朝議置腥氈不問。二十年正月。秀吉帥行長、清正等入犯朝鮮。朝鮮承平久。武備盡弛。王李昭聞變。恆怯。遂陷三道。太妃及世子爲倭所執。昭北走義州。絡繹告急。遣祖承訓往援。全師皆沒。上震怒。以宋應昌爲經略。率大將軍李如松督諸將東征。渡鴨綠江。戰平壤。大破之。倭奴宵遁。我師追討。遇伏發。戰碧蹄館。師遂少挫。自是連戰不利。大司馬石星度內閣。有厭兵意。力主和議。以布衣沈惟敬往遊說焉。倭遣小西飛來議。貢顧養謙孫續相繼爲總督俱掣肘不得展中朝力陳其僞。章滿公車。大司馬持之堅。上爲下御史曹學程於獄。至論死。於是中外莫敢言。乃遣臨淮勳衛李宗城及沈惟敬持冊封秀吉爲日本國王。使至。秀吉不受封。宗城遯還。朝鮮陪臣李元翼知關白無意罷兵。議乘釜山漸弛。作攻復之計。爲惟敬所阻。久之。倭益肆。羽檄旁午。和議訖不成。上始暴大司馬星。誤國狀。下獄論死。二十五年。邢玠爲經略。楊鎬爲經理。鎬誓師。躬自督戰。屢破清正。圍秀吉。秀吉糧盡。請和。鎬曰。受降不受和也。倭窘甚。會大雨雪。我師沾濕不得駐。倭突圍出戰。我師收歸。鎬坐奪職。萬世德爲經理。無何。秀吉死。倭人反。自拔舍而還。世德追破之。斬獲甚夥。朝鮮以寧。當朝鮮鼎沸時。倭聲言入閩。閩撫張皇久之。事定而後解嚴。然殘倭流劫者。時時竊發海外。掠我賈舶。春秋防汛。遺刁斗憂。而富人射利之徒。又詭給別引。挾重貨走倭。覬其厚直。且陰輸中國情形。亂未歇也。三十九年。上俞廷臣議。嚴越販

之條。犯者殺無赦。奸計稍戢。而倭已將他部攻破琉球。虜中山王以去。中山王入倭之二年。得還國。上章補貢。自陳包茅不入之罪。廷議以中山王既降。倭恐藉貢使爲倭偵探。謝遣之。四十三年。琉球使者重來。泊閩海上。閩當事驅之使歸。嚴內防也。四十四年夏。倭將有事東番。漂渡閩越閒。在處爲臺。閩遣材官董伯起偵之。徑擁之去。其明年。倭酋村山等。安命小舟。送伯起來歸。并獻方物。上章求市。當事以章表不中式。拒不納。厚犒之遣還。然比年以來。無日不中倭秋襲料羅。冬陷大金。春屯彭湖。大抵遭風飄搖。登岸取水。元非入犯。顧當者無不摧殘。官軍不能制。聽其揮斥。旋復解維他往。至夏五月。有倭舟爲風濤擊碎。流泊東涌中。丞臺命將以計擒之。旋以捷聞。閩自戒倭後。請增置游擊將軍一人。領舟師備倭。戎容亦稍振云。夫倭在東海中。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庸國百餘。最稱魁然。然唐宋之世。酷慕華風。爲不侵不叛之外國。雍容文雅。宋時滕木吉來朝。上令挽射。矢不能遠。詰其故。云國中不習戰也。宋史曰海賈周世昌遣其國人滕木吉至上召見之以國人唱和詩來上辭甚雕刻至元而黠。至我國家而遂稱天驕之雄。蓋造膚淺。令滕木吉以所持木弓矢射。不能遠。曰國不習戰鬪。

浙其往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風旬月至。其主居山城。故稱山城君。山城之南爲和泉。又南爲沙界。沙界之東南爲紀伊。紀伊之西爲伊勢。山城之西爲丹渡。左爲攝津。左之西爲攝摩。右爲但馬。右之西爲因幡。丹渡西爲美作。左爲備前。左之西爲備中。右爲因幡。右之西爲伯耆。美作之西爲安藝。出

雲之西爲石見安藝石見之西爲山口荅國即古之周防州也山口之西爲長門關渡在焉渡此而西爲
 豐前其南爲豐後又其南爲日向豐前之西北爲筑前西南爲筑後筑後之南爲大隅大隅之西爲薩摩
 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關薩摩之北爲肥
 後又其北爲肥前肥前西懸海爲平戶平戶之西爲五島北爲多嶽爲伊岐極北則對馬島諸島皆有酋
 長山城君弱空名耳倭不稟其號令內相攻彊則屬役而豐後最大其入貢必由博多歷五島而行回則
 徑趨長門每歲清明後至五月重陽後至十月常多東北風利入寇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爲大汛九十
 月爲小汛其人寇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人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豐前後和泉諸島耳男子魁
 頭削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屈紒足皆徒跣亦閒用屨勇而戇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
 前無敢捍者邇又爲蝴蝶陣勢且益熾夫中原百貨所萃彼國之所必須嚴絕百端既不勝內熱微開一
 線又多憂外潰則衣袂之不可以己也亦久矣隋書曰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
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一軍尼
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腳人庶多跣不得用金銀飾故時衣橫幅結束
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
衣裙襦裳皆有撰攬竹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攢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鏞雖
有兵無征戰朝會陳設儀仗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物無財者沒身
爲奴餘輕重或流或杖每仗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沸湯中令競者探
之云理曲即手爛或置蛇蠶中令取之云曲者即整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絃琴笛者探
多黥臂點面文身投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

每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好某博握槊蒲之戲氣侯溫暖草木冬青俗無盤俎藉以櫛葉食用手舖之
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為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
媿妬死者斂以棺槨親實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十日而殯及葬置屍
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唐書曰王以金玉文布為衣左右佩銀繭長八寸多並得自○宋史曰
裔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以書對云國中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國王以王為
五穀而少麥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國王以王為
姓傳襲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察吏皆世官其年代紀所記云初主號天御中主次曰天村靈尊其後皆
以尊為號次天八重雲尊次天彌聞尊次天忽勝尊次天瞻波尊次萬尊次魂尊次利尊次魂尊次伊諾尊次素尊
尊魂尊次汲津尊次正哉吾勝速天國常立尊次天鑑尊次天萬尊次天利尊次伊諾尊次素尊
日向宮彦瀲第四子號德天皇次孝昭天皇次仲哀天皇次天孫靈宮即位元年甲寅當周僖王時也崇神天
天皇次安寧天皇次景行天皇次成務天皇次仲哀天皇次天孫靈宮即位元年甲寅當周僖王時也崇神天
皇之曾孫女又謂之息長足姬天皇國人言今為太奈良姬大神次為鎮國香椎天皇次反正文皇次允恭天皇
文字今號八蕃菩薩有長足姬天皇國人言今為太奈良姬大神次為鎮國香椎天皇次反正文皇次允恭天皇
次安寧天皇次景行天皇次成務天皇次仲哀天皇次天孫靈宮即位元年甲寅當周僖王時也崇神天
次宣化天皇次天國排開廣庭天皇次顯宗天皇次武烈天皇次天孫靈宮即位元年甲寅當周僖王時也崇神天
聖聖靈經大雨曼陀羅華當此土隋有子曰聖德太子年三歲聞十人語同時解之七歲悟佛法於菩提寺
講聖靈經大雨曼陀羅華當此土隋有子曰聖德太子年三歲聞十人語同時解之七歲悟佛法於菩提寺
天皇之女也次舒明天皇次極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令僧智通等入唐求法大乘法相教當顯玄奘受
經津論當此土唐永徽四年也次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令僧智通等入唐求法大乘法相教當顯玄奘受
次天智天皇次武天皇次持統天皇次文武天皇三年當長安元年道粟田真人入唐當顯玄奘受
師道慈求經次阿閉天皇次勝寶四年當天寶二年遣僧正玄昉入朝當開元四年次高野
皇聖武天皇之女也天平勝寶四年當天寶二年遣僧正玄昉入朝當開元四年次高野
姬天皇聖武天皇之女也天平勝寶四年當天寶二年遣僧正玄昉入朝當開元四年次高野
遺騰元葛野與空海大師及延歷寺僧澄入唐詣天台傳智者止觀義當元和元年也次諾樂天皇
嵯峨天皇次淳和天皇次光孝天皇明遣僧宗睿入唐傳教當光啓元年也次仁德天皇當此土梁龍德中遣僧和

寬建等入朝次醍醐天皇次天慶天皇次封上天皇當此土周廣順年也次冷泉天皇今爲大海上天皇次
守平天皇即今王也凡六十四世畿內有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凡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東海道有伊
賀伊勢志摩尾張參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凡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東
山道有通江美濃飛驒信濃上野下野陸奥出羽凡八州共統一百二十二郡北六道有狹越前加賀能
登越中越後佐波凡七州共統三郡十山陰道有丹波丹後長門凡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南海道有伊紀淡
路河波讚書伊豫土佐凡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竺前竺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凡三十七郡
凡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又有壹伎對馬多嶽凡三島各統二郡是謂五畿七道肥前肥後三島凡三十七郡
都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課丁之外不可詳見○續文獻通考曰飲食常用磁
器漆器尊敬處用土器有筋匙男披髮而束之人佩短刀婦人拔其眉黛其額髮垂背而續之以食長
地男女治容者黑其齒會時躡
坐爲禮道遇尊長脫鞋履而過

形勝名蹟

壽安鎮國山對文賜之立碑其地邪摩堆是倭王都處即魏阿蘇山隋書曰石無故起火接東奧州產黃
五龍山元師至平戶島移五龍山平戶島元史曰太宰府西有一岐島元史曰風水不便再八角島日本
聖古高聚快樂院續文獻通考曰其城蓋築四座名聚快樂院內蓋大樓閣相板關赤門關續文獻
麗處相板西號赤門千丈溪續文獻通考曰二月
東關各有船點千隻至千丈溪點兵

物產

金銀僧裔然曰東奧州產黃金如意珠隋書曰色青大如雞卵青玉見南瑤瑤華夷考曰出日本生土
西別島出白銀以爲貢賦如魚眼精也螺鈿宋時石硫黃宋時銅見一鐵
白紋如纏絲者或妙琥珀充真水晶紅白三色水銀廣雅謂之鹽液螺鈿宋時石硫黃宋時銅見一鐵
砒木不見熱者纔真琥珀充真水晶紅白三色水銀廣雅謂之鹽液螺鈿宋時石硫黃宋時銅見一鐵

見一錦。魏志曰：賈異文細絹。宋史曰：產絲蠶多。花布。景初二年，獻斑布。刀。倭刀甚利，中國人多驚之。其精統志：雜錦二十四匹。今亦有入中扇。兩山墨談曰：永樂初，始有持者。及倭充賈，徧賜羣臣，內府又做也。屏風。宋時賈畫屏風，今亦有打成帖著。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持者。及倭充賈，徧賜羣臣，內府又做也。制天下遂。硯。漆。一統志：古亦無有。宣德時，遣漆工至倭國，傳其法，以歸。椒。荷。不知以爲滋味。犀。象。宋通。用。之。硯。統志：一統志：古亦無有。宣德時，遣漆工至倭國，傳其法，以歸。椒。荷。不知以爲滋味。犀。象。宋曰：多。黑。雉。見南。山鼠。南史曰：有歌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厚。象。史。犀。象。不可斫。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蛇則死矣。

交易

自市舶罷，而倭不能來，射利之徒，率多潛往，倭輒厚結之，欲以誘我，乃舶主之黠者，至冠進賢，衣綺繡，詭稱閩撫材官，與重申互市之約，彼雖在疑信，亦厚遺之，以庶幾幸而售耳，其意乃滋不可測矣。宋史曰：交易大乾元大寶。

紅毛番

紅毛番，自稱和蘭國，與佛郎機鄰壤，自古不通中華，其人深目，長鼻，毛髮皆赤，故呼紅毛番云。顏師古曰：其形最異，今胡人青眼赤鬚，狀類獼猴者，其種也。一名米粟果。佛郎機據呂宋而市香山，和蘭心慕之，因駕巨艦橫行瓜哇大泥之閒，築土庫爲屯聚處，所竟以中國險遠，垂涎近地，嘗抵呂宋，呂宋拒不納，又之香山，爲灣夷所阻，歸而狼卜累年矣。廣東通志曰：紅毛鬼，不知何國，萬歷二十九年冬，大舶頓至濠境，其人衣紅，眉髮連鬚，皆赤足，踵及趾，長尺二寸，壯大倍常，灣夷數詰問，輒譯言不敢爲寇，欲通賈而已，當道謂不宜開端，李權使召其酋入見，游處會城一月始澄，人李錦者，久駐大泥，與和蘭相習，而猾商潘秀、郭震亦在大還，諸夷在灣者，尋共守之不許登陸，始去。

泥與和蘭貿易往還。忽一日與會麻章郎談中華事。錦曰：若欲肥而橐，無以易漳者。漳故有澎湖嶼，在海外。可營而守也。曾曰：倘守臣不允，奈何？錦曰：宋璫在閩，負金錢癖。若第善事之，璫特疏以聞，無不得請者。守臣敢抗明詔哉？曾曰：善。乃爲大泥國王移書閩當事，一移中貴人，一備兵觀察，一防海大夫。錦所起草也。俾潘秀、郭震、齋之以歸。防海大夫陶拱聖聞之大駭，白當道繫秀於獄。震續至，遂匿移文不投。初秀與夷約，入閩有成議。遣舟相迎，然夷食指旣動，不可耐，旋駕二巨艦及二中舟尾之而至。亡何，已次第抵澎湖。時萬曆三十二年七月也。是時汛兵俱撤，如登無人之墟。夷遂伐木駕廠，自以鱗介得窺衣裳矣。李錦徐拏得一漁舟，附之入漳偵探。詭云爲夷所虜，逃還。當事者已廉知其蹤，并繫之。嗣議使錦、秀諭令夷人還國，許以自贖，并拘郭震與俱。錦等旣與夷首謀，不欲自言，其不售。第云：我國尙在依違而已。材官詹獻忠捧檄往，乃多攜幣帛瓜酒，覬其厚償。海濱人又有潛裝華貨往市者，夷益觀望不肯去。屢遣官諭之，比見夷語輒不颺。夷視之如發蒙振落也。而宋璫者，已遣親信周之範馳詣海上，與夷訂盟，以三萬金爲中貴人壽。貴人從中持之，盟已就。會南路總兵施德政遣材官沈有容將兵往諭，沈多才略，論說鋒起，從容謂夷曰：中國斷不容遠人實偪處此，有誑汝逗畱者，卽是愚爾。四海大矣，何處不可生活？嗣又聞璫使在此，更曰：堂堂中國，豈乏金錢巨萬萬，爾爲鼠輩所誑，錢旣不返，市又不成，悔之何及？麻郎見沈豪情爽氣，歎曰：從來不聞此言，旁衆露刃相語曰：中國兵船到此，想似要與我等相殺，就與相殺何如？沈厲聲曰：中

國甚慣殺賊。第爾等既說爲商。故爾優容。爾何言戰鬪。想是元懷作反之意。爾未覩天朝兵威耶。夷語塞。又心悔恐爲之範所賣。乃呼之範索所餉金錢歸。只以哆囉噠、玻璃器、及夷刀、夷酒、遺瑞。將乞市夷文代奏。而都御史若御史各上疏請剿。於是德政嚴守要害。厲兵拭甲。候旨調遣。兵民從海外入者。一錢不得著身。挾錢者治如法。蓋接濟之路遂窮。又聲言預作火攻之策。夷度茲事必無濟理。又且坐困。乃以十月二十五日掛帆還。錦秀、震、獻忠等論死。及戎有差。嗣奉旨使殷商至大泥。移檄和蘭。毋更爲細人所誤云。或謂和蘭長技。惟舟與銃耳。舟長三十丈。橫廣五六丈。板厚二尺餘。鱗次相銜。樹五艫。船上以鐵爲網。外漆打馬油。光瑩可鑑。舟設三層。傍鑿小窗。各置銅銃其中。每銃張機臨放。推由窗門以出。放畢自退。不假人力。桅之下置大銃長二丈餘。中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敵迫我時。烈此自沈。不能爲虜也。其役使名烏鬼。嘗居高自投於海。徐出行濤中。如御平原。舵後銅盤。大徑數尺。譯言照海鏡。識此可海上不迷。奉天甚謹。祀所謂天主者於中。其酋所居。及臥內。俱哆囉噠。蒙其四壁。每華商詣酋。守門者撞鐘爲報。侍者二人出傳語。值酋臥。或別穴。則坐外閒以俟。傳見乃進。或爲設食。以一大片置盤中。人分一刀切而食之。與華人語。數侵華人。若華人與他夷人爭鬪。則爲華人左袒。嘗謂華人曰。此身浮泊世間。須有鱗甲爪牙。令可畏。若輩牝雞耳。譏其不善鬪。未嘗以狸膏蒙其頭也。萬曆四十五年。在呂宋港口。迎擊華商。大肆劫掠。船主苦

之

物產

金、銀錢、琥珀、瑪瑙、玻瓈、天鵝絨、瑣服、哆囉噠、刀。

交易

商舶未有抵其地者。特暹羅、瓜哇、渤泥之間。與相互市。彼國既富。裹蹶華夷。貨有當意者。輒厚償之。不甚較直。故貨爲紅夷所售。則價驟涌。

論曰。譬天下之大。其猶上林乎。珍禽異羽。競響齊騫。卽孤嶼剩巢。殊方片翮。分之固頸長。經短。合之皆腹矣。毳背毛。獨倭猶梟也。不能革子之鳴。東行能無惡子之聲哉。和蘭繼至。蜂目已露。象齒終焚。絕之。此爲時

東西洋考卷七

餉稅考

宋時發舶海上。郡國有司。臨水送之。嘗登泉山。見刻石紀歲月甚夥。爾時典葦重云。閩在宋元。俱設市舶司。國初因之。後竟廢。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閒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奸人陰開其利竇。而官人不得顯收其利權。初亦漸享奇贏。久乃句引爲亂。至嘉靖而弊極矣。二十六年。有佛郎機船。載貨泊浯嶼。漳泉賈人。往貿易焉。巡海使者柯喬。發兵攻夷船。而販者不止。都御史朱紘。獲通販九十餘人。斬之通都。海禁漸肅。顧海濱一帶。田盡斥鹵。耕者無所望歲。只有視淵若陵。久成習慣。富家徵貨。因得稱載歸來。貧者爲傭。亦博升米自給。一旦戒嚴。不得下水。斷其生活。若輩悉健有力。勢不肯搏手困窮。於是所在連結爲亂。潰裂以出。其久潛蹤於外者。旣觸網不敢歸。又連結遠夷。鄉導以入。漳之民。始歲歲苦兵革矣。四十四年。奏設海澄縣治。其明年。隆慶改元。福建巡撫都御史塗澤民。請開海禁。準販東西二洋。蓋東洋若呂宋。蘇祿。諸國。西洋若交趾。占城。暹羅。諸國。皆我羈縻外臣。無侵叛。而特嚴禁販倭奴者。比於通番接濟之例。此商舶之大原也。先是發舶在南詔之梅嶺。後以盜賊梗阻。改道海澄。隆慶六年。郡守羅青霄。以所部雕耗。一切官府所需。倚辦里三老。良苦。於是議徵商稅。以及賈舶。賈舶以防海大夫爲政。萬歷三年。中丞劉堯誨。請

稅船以充兵餉。歲額六千。同知沈植條海禁便宜十七事。著爲令。于時商引俱海防官管給。每引徵稅有差。名曰引稅。東西洋每引稅銀三兩。雞籠淡水稅銀一兩。每請引百張爲率。盡卽請繼。原未定其地而限。其後加增東西洋稅銀六兩。雞籠淡水二兩。其船十七年。中丞周竊議將東西洋賣船。題定額數。歲限船八十有八。給引如之。後以引數有限。而願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其徵稅之規。有水餉。有陸餉。有加增餉。水餉者。以船廣狹爲準。其餉出於船商。陸餉者。以貨多寡。計值徵輸。其餉出於舖商。又慮閒有藏匿。禁船商無先起貨。以舖商接買貨物。應稅之數。給號票。令就船完餉。而後聽其轉運焉。西洋船面闊一丈六尺以上者。徵餉五兩。每多一尺。加銀五錢。東。徵餉二分。雞籠淡水。地近船小。每船而闊一。加增餉者。東洋呂宋。地無他產。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尺。徵水餉伍錢。陸餉亦如東西二洋之例。自銀錢外。無他攜來。卽有貨亦無幾。故商人回灣。征水陸二餉外。屬呂宋船者。每船更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征。後諸商苦難。萬曆十八年。量減至百二十兩。每歲夏仲至秋中。風汛屆期。賓客揚帆歸抵海外。經過南灣。活銅。諸寨。及島尾濠門。海門。各巡司隨報餉館。逐程遣舟護送。以防寇掠。實欲稽察隱匿寶貨云。自萬曆四年。餉溢額至萬金。刊入章程錄。至十一年。累增至二萬有餘。二十一年。倭寇朝鮮。閩以震鄰。禁止通販。海上人輒違禁私下海。或假借縣給買穀捕魚之引。竟走遠夷。中丞許孚遠深念之。恐復爲變。如嘉靖時。移檄招諭。凡留販人船。不論從前有引無引。日遠日近。俱許駕回。詣官輸餉。如故事。凡私通及壓冬情罪。一切宥免。於是越販商人胡臺。謝楠等。二十四船。聞撫綏令。皆駕船回灣。二十二年。餉驟溢至二

萬九千有奇。此因逆而順收之者也。其後當事疑稅餉贏縮。防海大夫在事久。操縱自如。所申報不盡實錄。議倣所在權關例。歲擇全閩府佐官一人。主之。及瓜往還。示清核。毋專利藪。而泉人以兵餉匱乏。泉觀察。議分漳販西洋。泉販東洋。各畫隴。無相撓越。欲於中左所設官抽餉。如漳例。漳郡守持之。謂割漳餉以給泉兵。則漳餉當匱。且有不漳不泉。夤緣爲姦者。將奈何。奏記力言其不可。獨權稅不屬海防。官聽上裁。詳文略曰。本府軍需。往往告匱。卽隆慶開關。設船稅。僅數千金。萬歷間。增至萬兩。以此佐之。猶且不敷。動請餉。濟急。往牒具在也。迨十三年。增稅至二萬餘。兼以尺土寸田。凡屬官者。靡不括以充餉。卽鐵爐牛行。渡船。漁稅。搜無遺利。始免仰給。而水陸官兵。盡數追完。方克有濟。見在十縣。餉額共三萬七千七百九十餘。漕船稅二萬餘。大都六萬上下。然亦必盡數。修船直器。槁賞諸費。歲不下六萬。如二十一年。禁海餉。則括府縣帑藏支用。豈有贏餘。積藏於庫。設餉在漳。則漳利。餉在泉。則泉利。其便均也。漳餉匱。則請在漳。泉餉匱。則請在泉。其不便均也。今欲東西洋分屬漳泉。割漳餉以贍泉兵。不惟漳之兵食無從措給。從此私販之徒。緣爲姦利。不漳不泉。東影西射。公然四出。不可究詰。於是漳泉分販。議罷不行。而上章請改設餉館。給關防。會二十七年。上大權天下關稅。中貴人高宥。銜命入閩。山海之輸。半蒐羅以進內府。而船稅歸內監。委官徵收矣。時議委三司首領一員。與委官合管。正稅外。索辦方物。費復不貲。諸虎而冠者。生翼橫噬。漳民洶洶。賴有司調停安輯之。不大沸。時郡守韓擢澄。令龍國祿也。三十四年。有旨封閉礦洞。各省直稅課。有司照常征解。命甫下。海內方忻忻。舞而所在稅監。仍奏請轉解。及辦進方物。且言稅歸有司。奴輩無所事事。乞召回。于是旨紛出。先後互異。稅銀準解工部。又總解稅監。分進內庫。方物準折辦。又勅該監照舊辦進。其布政司銀既彙解。而稅監者。又欲州縣有司徑解。及代辦方物。有司莫知適從。紛然久之。藩司具咨戶部。請畫一。

而部咨回覆。以藩司一邦之主。若金花稅糧等銀。何莫不由藩司。而州縣敢于徑解乎。近者南贛巡撫。題奉明旨。各處稅課。都著類總解稅監。分解應用。是各處者。指各省直言也。類總解監者。明命布政司類總也。若由州縣徑解。當云各解。何須類總爲乎。方物乃稅監芹曝之誠。非有司貢獻之禮。撫臣既題準折辦。及措處加平等費。續奉明旨。照舊辦進。並未有有司備辦之旨。謹始慮終。正在今日。亟當移會該監。備將歷來明旨。開導其詳。使知類總二字。旨意昭然。徑解之舉。終屬悖謬矣。自是議稍定。當事復申前餉官之議。以海澄洋稅。原議輪委各府佐徵收。但外府官遠來住劄。非便。而增設供應人役。所費倍繁。不若于本府佐刺五員。歲委一員管理。事無專屬。既於原議不悖。且于事體爲宜。當路報可。於是本府官承委。歲一更代云。四十一年。上採諸臣議。撤案璫還。詔減關稅三分之一。漳稅應減萬一千七百。當事悉罷五關雜稅。獨以洋商羅大海之重利。卽不減猶可支持。僅蠲三千六百八十八兩。然不可謂非聖世洪洞之恩也。夫賈人占風犯濤。博十一於鱗介之國。幸而取贏。遠望故里關山。欣同隔世。有續命縷。乃墨者。既憑高擢之。黠者。豪者。又從旁百計浚之。情倍可憐。當議蠲時。主者曰。孰使之走不測風濤。與蛟龍爭命也。比於征賤丈夫。不必議。此亦未足服商人之口。要以弊竇開而無變計。則中閹雖撤。遺毒尙沿。賦雖減。猶未減。惟是上下相維美意。行其良法。使害馬既去。鮫泣長收。縱蠲少猶多也。四十四年。推官蕭基。署郡符。蒿目商困。條上恤商釐弊凡十三事。看得海澄餉稅。初僅三千。其後增益至萬。又加倍之。途中使專權。始盈二萬七千。近奉恩命。減二分之一。議減三千。乃蠹弊未滌。颺害連遭。商人羽毛剝

之奸應示禁巡欄灣甲之船在大塘內者只就海有夾帶貨者不許近泊商船在本港者從如溪邊三五成羣不許
 商船往來倘商梢登岸止用小艇渡載而商則加起一千五百者有之是明用錢少暗用錢多如
 指騙亦究凜凜此法自加起一千二百者有之甚則加起一千五百者有之是明用錢少暗用錢多如
 律有明禁至凜凜此法自加起一千二百者有之甚則加起一千五百者有之是明用錢少暗用錢多如
 報道本歸何手乎而考成徒以虛報故事登冊宜額餉之虧失也合無照舊規貨物逐一開報有起者
 以漏貨論大書告示使民遵守商貨盡數開餉額必有善焉○一議驗船後貨二稅船貨之稅俱從加起與
 檣頭多加增者並禁於絕沒杜街盡數開餉額必有善焉○一議驗船後貨二稅船貨之稅俱從加起與
 貨物多寡精粗勻科命輸商自稱以防船主多餘金者西洋船有常例四百金者悉歸商首操縱費不名餉一
 等俱從商首取給任其科索東洋船有斂三百餘金者西洋船有常例四百金者悉歸商首操縱費不名餉一
 費一甚餉一而費二矣商不得科索主商為腹怨聲載道率此之限自今日內通完無容商首操縱費不名餉一
 糧銀之法投入櫃內商首得科索主商為腹怨聲載道率此之限自今日內通完無容商首操縱費不名餉一
 混票更嚴禁管餉收餉人役措索情弊亦蘇匠數人杜奸商之一端也○一議禁引者只得如數出費彼又從中瓜分此輩坐
 且從中瓜分及船回銷引時又倡言將銀數十兩而後之銷引者只得如數出費彼又從中瓜分此輩坐
 富作奸已久甚至捏名給引虛造鄰結將引移東轉西賣與巨艇時作覆治以清市猾門一吏胥不飽餉堅
 究治外今後引從商人自給保里鄰裝載重而甚危與巨艇時作覆治以清市猾門一吏胥不飽餉堅
 隨驗以起貨海舟入澳駛涉久而幾壞裝載重而甚危與巨艇時作覆治以清市猾門一吏胥不飽餉堅
 不為稟驗以至風水巨測閣破溼漏如前年也○一議蘇游之害洋船抽驗限有經日為期不飽餉堅
 刁難遠者究治所謂早日得一便者後也○一議蘇游之害洋船抽驗限有經日為期不飽餉堅
 杜越販也○一議蘇游之害洋船抽驗限有經日為期不飽餉堅
 請子於斷腸招魂之餘林連親黨波及侶傍此近日之苛政也自今奔瀾而勒追者復向之情誅求其家
 父於於斷腸招魂之餘林連親黨波及侶傍此近日之苛政也自今奔瀾而勒追者復向之情誅求其家
 鄰灣之公結不虛懸宜寬免以恤游魂至壓冬而索水餉者向無近有之為不無假道走歸不虞一耳
 多有途飄泊歸來無期者應從寬免以恤游魂至壓冬而索水餉者向無近有之為不無假道走歸不虞一耳
 井索則舊規所宜酌不益數誣不減何不一議洋餉充餉館以六十隻即為可足額其溢輸者隨多寡申報徵銀之
 豐缺船之多寡酌不益數誣不減何不一議洋餉充餉館以六十隻即為可足額其溢輸者隨多寡申報徵銀之

陸餉

萬歷十七年提督軍門周詳允陸餉貨物抽稅則例

萬歷三年陸餉先有則例因貨物高下

胡椒每百斤抽稅銀二錢五分

洋木小每百斤抽稅銀二錢四分

斤稅銀二錢四分

豆蔻每百斤稅銀五分

每百斤白者稅銀一兩

薯蕷每百斤稅銀六分

藤蓆每百斤稅銀一分

檳榔每百斤稅銀二分

銀四分紫櫟每百斤稅銀一分

五分香丁香每百斤稅銀二錢

正紅者稅銀一錢六分

斤稅銀一錢六分

錢二分鹿角每百斤稅銀四分

每百枝每十張每百斤稅銀六分

稅銀一分

花明草每百斤稅銀四分

時價不等

海防同知葉世德呈詳改正

檀香成器者每百斤稅銀五錢

花白成器者每百斤稅銀四錢

鴉項每十斤稅銀二錢

鹿布每百張稅銀八分

交陞絹每斤稅銀五分

紫檀每百斤稅銀五分

降真每百斤稅銀八分

珠母殼每百斤稅銀四分

血礪每百斤稅銀五分

木香每百斤稅銀四分

蘆薈每百斤稅銀二錢

暹羅紅紗每百斤稅銀五錢

安息香每百斤稅銀五錢

鹿脯每百斤稅銀四分

黃絲每百斤稅銀四分

錦土每百斤

魚皮

每百張稅銀四分
草每百斤稅銀二分
錢
錢銅每個百斤稅銀五分
排

萬歷四十三年恩詔量減各處稅銀
漳州府議東西二洋稅額
貳萬柒千捌拾柒兩陸錢叁分叁釐
今應

減銀叁千陸百捌拾柒兩陸錢叁分叁釐
尚應徵銀貳萬叁千肆百兩
貨物抽稅見行則例

胡椒每百斤稅銀二錢一分六釐
象牙成器者每百斤稅銀八錢六分四釐
不成器者每百斤稅銀四錢四分三釐
東洋每百斤稅銀二錢一分四釐
檀香成器者每百斤稅銀四錢四分三釐
犀角每十斤稅銀四錢四分三釐

蘇木西洋每百斤稅銀四錢四分三釐
黑不成器者稅銀一錢四分三釐
沈香每十斤稅銀一錢四分三釐

花白成器者稅銀二錢九分四釐
烏黑不成器者稅銀一錢四分三釐

沒藥每百斤稅銀二錢七分六釐
玳瑁每百斤稅銀五錢一分八釐
肉豆蔻每百斤稅銀六錢九分三釐

燕窩每百斤白者稅銀八錢六分四釐
中者稅銀六錢四分三釐
下者稅銀五錢一分八釐
黃蠟每百斤稅銀四錢四分三釐

一錢五分五釐
鹿皮每百張稅銀三錢四分三釐
子絲每百斤稅銀三錢四分三釐
嘉文席每斤稅銀七分三釐
交趾每斤稅銀四分三釐

孔雀尾每千枝稅銀二分七釐
竹布每疋稅銀七釐
何片每十斤稅銀九釐
白藤每百斤稅銀二分三釐
烏藤每百斤稅銀二分三釐

銀一分二釐
檳榔每百斤稅銀二分一釐
水藤每斤稅銀四分三釐
藤黃每百斤稅銀二分三釐
珠母殼每百斤稅銀一分

角每百斤稅銀一分八釐
牛皮每百張稅銀三錢四分三釐
藤黃每百斤稅銀二分三釐
烏木每斤稅銀一分

鈴每百斤稅銀四分三釐
番錫每百斤稅銀五分二釐
紫椴每百斤稅銀五分五釐
豆蔻每百斤稅銀一分

銀四分三釐
番米每石稅銀一分
降香每百斤稅銀五分二釐
紫椴每百斤稅銀五分五釐
束香每百斤稅銀一分

八分一釐
乳香每百斤稅銀三錢四分三釐
孩兒茶每百斤稅銀一錢五分五釐
阿魏每百斤稅銀一錢七分三釐
海菜每斤稅銀四分

三釐
丁香每百斤稅銀一錢五分五釐
鴉片每百斤稅銀一錢五分五釐
暹羅每百斤稅銀一錢七分三釐
暹羅每斤稅銀四分

百斤稅銀二分六釐
沒石子每百斤稅銀一錢七分三釐
虎豹皮每百張稅銀三錢四分六釐
椰子每百斤稅銀一錢七分三釐
海菜每斤稅銀四分

督餉職官

本府海防同知相繼署稅務凡七人。

羅拱辰廣西馬平人舉人隆慶三年任清軍同知後以才望改海防隆慶六年稅務初起公首膺斯任議

所毀驅其石去至今海波微警始議更築轉思羅公之勳矣

沈植湖廣臨湘人萬歷元年任三年當路請舶稅以充兵餉

周裔登廣東南海人辛未進士萬歷七年任後擢廣東僉憲

姚應龍浙江慈谿人舉人萬歷十三年任公磊魄多英御事胥有成局後中議去竟祀名宦

葉世德浙江溫州人舉人萬歷十七年任後擢王長史

王應乾廣西馬平人舉人萬歷二十年任

舒九思浙江奉化人舉人萬歷二十一年任久之論劾罷去當路始疑船政為防海大夫私物而輪管之議起矣

各府佐貳官委署餉務只一人

趙賢意浙江東陽人乙未進士授邵武府推官以能聲最諸郡來督漳餉時萬歷二十六年也未幾中貴人橫操利權各府佐遂罷遣

本府佐貳官輪署餉務凡十二人事歸有司後議以本府輪管不復借材他郡

杜獻璠南直上海人舉人清軍同知署三十四年餉是時商人稍脫稅璠之苦虞廷九載漢吏任專夜燭擢宗正大夫人為立碑郡人副使鄭懷魁撰○侯展驥霞中灌鱗海甸

清凝長鳥化警軍籍清核而轅門無脫巾之號考校貞嚴而楚庭無冤玉之恨其最著者督餉吾澄率多
惠政彼逃命于龍堆鱗谷之險爭息于蝸角蠅頭之間者得侯如得艾也單車詣船城社第漁獵之寶諸
餉投擲豪猾絕乾沒之階馬如羊金如粟箕斂幸見息肩門如市心如水紹瑞為之奪氣貨無逗遛商稱
便利南陽杜母政在今日如晦王佐不蔡可占矣茲播宗正大夫行以親民者入而展親以佐郡者轉而

佐國又豈特一方之惠向陽之思也耶鄭僑功誠宜不朽與
人之誦羊祐德厚永垂峴首之共勒三十五年餉公強

沈有嚴直自遂風骨稜稜而航政乃更平易買人安之

鍾顯署江西南人舉人督糧通判署三十七年餉公門

陳欽福江西南豐人舉人督糧通判署商人至今思之

呂繼榷浙新昌人舉人督捕通判署懸象魏以示歲輸不踰九千既中使至竭澤漁矣民安土任貢猶將
澄東南偏一濼也民故耕種之饒以海為田始歲輸不踰九千既中使至竭澤漁矣民安土任貢猶將
撫其凋敝現危生以供上乎必實與以長俾俾上不病國下不病商可永重無擾者而後為軫念之至若

我呂侯其人已侯刺東之博聞有道術者也黜于經濟聲華燁然倅漳未朞月而案牘神恬崔荷迹掃當
塗者廉其賢屬之餉務當是時也澄雲霓侯而侯亦兩露澄曰風濤叵測東西岐島有發不及至者至不

及返者返不及有貨者餉其能如額乎即如額而諸為餉病者弊竇種種計餉則不得不計弊矣舊日
焦思條其款十上于兩臺藩臬皆報可而侯得一意行之諸不使國不便商者一切報罷于是船務從實

報報得從實驗得從實納有不督責而自輸者較曩額以溢焉餉事竣商人私相告語曰呂侯十法吾
商人生命也創行利可近習行利不可遠而自輸者較曩額以溢焉餉事竣商人私相告語曰呂侯十法吾

之所不便也以為便也檝可不下鼓以為不便方圓左右畫矣吾儕何知梗商者惟恐一日興便商者惟恐
一日廢耳遂相與叩壺使者請曰得此法與買船常相維不惟議法者德抑亦主行法者德也夫法少不

便必有尼之者今西後俱得請也長便可知已以燭弊如鏡照以釐奸如勸此法不積習也爰勒貞珉以
便買航如負之春喧以垂憲來茲又如衡之平輕重低昂咸取則焉石可勸此法不積習也爰勒貞珉以

進士兩令邑三守州今任清漳別駕其世家尤多顯仕云

進士兩令邑三守州今任清漳別駕其世家尤多顯仕云

進士兩令邑三守州今任清漳別駕其世家尤多顯仕云

龔朝典 湖廣臨湘人 舉人 海防同知

張應奎 湖廣蕪水人 甲辰進士 推官 署四十年 餉後卒于官

邵圭 浙江餘姚人 舉人 清軍同知 署四十年 餉公長才 亮識傾心 儻流其督餉 自足額而外 多從寬

史林秉漢 撰○閩古澤國也 澄之賈淫於海 指南所至 累譯而通 紫貝文甲之玩 異香華義之奇 耀宇內

而飾天府 歲益縣官 芻輓費九千緡 中貴人至 倍征三之 幾與中原大都會埒矣 緹騎絡繹 豐饌方物 冰

蠶火澆不盡 內供而以資旁獵 司空寇名 蹟彪炳 玉昆金友 淵源漸矣 頃廣德最遷 貳吾郡 郡即繁劇乎

其烈哉 侯奕世載德 家著官譜 先司寇名 蹟彪炳 玉昆金友 淵源漸矣 頃廣德最遷 貳吾郡 郡即繁劇乎

翼狐假藉 治辨賈其 餘力 旁兼數葦 捷舉若承 綢當道 嘉之更以 澄餉屬侯 侯甫視事 詳詢商民 便苦有虎

盡得某利 某害 狀係請 兩臺諸 蠹病商者 悉屏絕 永勿令 蹂躪衆 悉感悅 歌何暮焉 屆期 風便浪恬 日翠艦

雲屯 侯隨至 隨閱以 所報 簿書為 徵以所 頒衡尺 為準 要以歲 闕輸如 額而止 毋增羨 毋苛責 毋便 滄時 翠艦

繁訟 贖有 歿而 道餉者 憐其 孥勿 督賦 自登而 下不擾 一切 駟猾 不解 也守之 勵也 其於 膏脂 靡不 淨也 惠

以謂 侯識之 期也 其於 利病 靡不 晰也 才之 瞻也 其於 紛糾 靡不 解也 人並 歌舞而 尸祝之 昇時 足要 津而

之善也 其於 卵翼 靡不 周也 蓋 貳郡 而理 兼篆 而理 署餉 而又 理使 人並 歌舞而 尸祝之 昇時 足要 津而

手盤 錯將 與先 司寇 伯仲 輝映 何必 減驃 騎哉 余里 居聞 侯政 最稔 而商 民乞 余言 勒諸 石夫 餉署 若傳

舍然 閱人多 矣幾 能令 萬心 悅而 萬口 頌者 而于 侯獨 著然 則直 道何 嘗不 在人 而上 好德 之公 且勸 後之

受餉 事者 知所 慕尚 云爾 盧崇勳 廣東增城人 舉人 海防同知 署四十二年 餉公莅事 清謹 既滿 人為 立碑 ○邑人 御史 周起 元撰 為禾 當連 轅結 艘樞 載而 歸持 籌不 煩以 供上 方額 易耳 不者 而難 易半 或期 至而 洋船 有至 未至 或 過期 乃至 猶可 東支 西補 雖煩 籌而 額無 虞不 足何 居乎 澄今 年餉 也澄 舶每 乘盛 發去 乘薰 來是 年七 月將 望薰 風變 為淒 其舶 至僅 什之 二微 輸幾 何望 後稍 鱗次 至而 餉彙 改委 之議 下矣 議未 定為 八月 五日 是夜 異風 挾雨 怒號 無一 刻停 空中 如簸 詰朝 視之 拔木 發屋 而數 十萬 洋貨 一颯 立盡 傷哉 舟待

輿平。輿寺舟乎。公冒雨亟省之。災民進首雨衣。環公泣。公亦泣。最馳傲清。顯上。額近奉。明教。案。歲三分。
 之一。而必復。滅之不益。難之難乎。雖巧婦。安能噓無煙之銑。蒸無米之炊也。公毅然曰。事不解。且惡乎。
 辭之。則亟。按本年籍。常例。秋。卷弗入。正賦。抄忽勿漏。一切均輸。以佐餉。額則覆。按往年。籍。籍者。毋久。遺股。
 者。毋倖免。一切。並徵。以佐餉。額則。豫。按來年。募商人。量徵水餉。將來。船至。免重徵。蓋其始。民若。既而。
 太倉。額米。耳。夫。烏知。公。固。粒。粒。之。積。寸。撮。移。字。裘。甫。之。歌。已。繼。毀。裝。而。作。矣。嗟乎。大。盈。內。貢。山。賦。海。視。彈。丸。餉。緩。
 所。難。者。如。此。其。他。治。狀。已。載。口。碑。中。茲。不。具。贅。

江一雷 通判署四十三人例貢督糧

丘建經 廣更汝源人歲貢督捕

王起宗 商人謀為立碑。○郡人會魁林茂桂撰。○環寓等商也。獨澄之商。船民。閒釀金。發餘。艘與。諸夷。相。
 貿易。以我之綺。執。磁。餌。易。彼之象。玳。香。椒。射。利。其。捷。是。以。人。爭。趨。之。土。其。出。也。凌。颺。破。浪。與。天。吳。九。首。博。
 命。其。返。也。頭。會。箕。斂。不。勝。噬。血。吮。膚。之。慘。是。以。人。爭。趨。之。土。其。出。也。凌。颺。破。浪。與。天。吳。九。首。博。
 壤。理。餉。先。屬。海。防。今。議。於。郡。佐。中。歲。委。一。員。稱。曰。餉。館。歲。丁。已。我。王。侯。以。半。刺。承。檄。理。其。事。侯。金。陵。世。家。
 也。才。若。流。雲。慧。若。然。犀。一。觀。簿。單。曾。中。便。自。了。了。接。諸。商。務。節。省。簡。便。如。船。初。進。港。苦。驗。發。稽。遲。未。免。漂。
 損。侯。登。時。往。驗。風。雨。不。辭。使。一。先。時。每。委。役。將。貨。物。秤。明。而。後。請。驗。乾。沒。無。算。侯。既。躬。覈。所。寶。隨。零。便。
 今。歲。紅。毛。酋。為。梗。船。貨。被。掠。僅。存。其。半。餉。若。全。徵。其。誰。堪。之。侯。就。中。量。派。許。其。半。徵。便。三。至。久。番。漏。報。法。
 應。株。及。通。船。沒。官。侯。只。著。漏。者。充。完。餉。額。不。用。枵。腹。便。四。其。餘。藉。口。上。進。方。物。減。值。強。市。額。外。橫。征。者。一。
 切。明。禁。使。五。閒。有。全。舟。覆。沒。往。時。征。餉。如。故。侯。廉。其。實。狀。務。從。寬。恤。便。六。蓋。侯。心。切。惠。商。而。拘。束。左。右。甚。
 嚴。檢。防。宿。蠹。甚。周。是。以。諸。商。議。伐。浴。其。膏。蠹。者。夫。圭。海。不。佞。一。辭。也。蓋。侯。嘗。署。余。邑。矣。其。為。政。勤。而。彈。深。
 而。宵。劬。而。不。煩。刑。罰。平。恕。問。不。沐。浴。其。膏。蠹。者。夫。圭。海。不。佞。一。辭。也。蓋。侯。嘗。署。余。邑。矣。其。為。政。勤。而。彈。深。
 無。奈。官。常。直。不。負。家。聲。哉。宜。為。頌。頌。曰。大。海。東。匯。濤。涌。波。沈。島。夷。甚。列。屏。星。聿。臨。玳。瑤。為。照。香。蓮。為。心。汎。
 葉。為。欵。指。南。針。濟。邊。取。給。匪。今。斯。今。不。畏。鯨。侮。而。畏。漁。侵。天。惠。此。邦。屏。星。聿。臨。玳。瑤。為。照。香。蓮。為。心。汎。
 汎。者。舶。其。至。如。林。一。切。衆。生。波。羅。蟹。酌。歡。呼。告。語。我。席。我。衽。虎。
 蓋。齊。高。龍。門。媿。深。召。公。是。似。芾。棠。載。陰。刻。象。豐。碑。後。來。所。欽。

公署

督餉館在縣治之右。即靖海館舊基。嘉靖四十二年。新設海防。改建爲海防館。萬曆間。舶餉輪管。因改爲一區。於驗船爲便。奏記申請。其略曰。商船出海。向由海防館。廈門盤驗。始放開駕。近改委各館驗。職。冬春之閒。已驗放出洋。身履其地。始知不便者三。故易地設館之議。不得不爲之請也。夫廈門原隸泉州。爲活銅汛地。職等非隨波上下者。必駐公館。方可議盤。廈門原設參府海防二署。常洋船開駕。正春汛防海之會。參府及泉州防館駐劄。職詣其地。既無空閒公廨。又難借擾民房。不便者一。况漳州官遠。涉泉境。既非所轄之地。又無服役之人。勢難單騎。襄糧而跟隨。人役不下數十人。若澳散民。胥殊非關防體。統不便者二。且本府至廈門。兩經潮汐。衝突波濤。一遇風。則輕舟難沉。時日稽遲。商船不無耽閣。不便者三。職往來洋上。相地度形。圭嶼一山。浮于海口。環山皆海。適在中央。乃商船必由之路。又澄邑所屬之區。且今築造城堡。其上。添制兵船。其下。職議于圭嶼。設立公館。將來盤驗。即駐本嶼。船之出洋也。既可稽查。船之回港也。亦便瞭望。不越出于他境。不阻隔于風濤。雖易地不同。及譏察則一。此職目擊而身歷者。俯候詳示。另議設處。估計工料。覆詳。亦一勞永逸之計也。

論曰。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關市。此周制也。漢時。商各以其物自占。率二千而算一。輅車二算。船五尺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沒其緡錢。告者以半畀之。從此網縶密矣。市舶之設。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國。中國而商於夷。未有今日之夥者也。夷人來市。似乎以逸待勞。然鱗介窺我版圖。紛然其擾。不若自此之彼。境內永清。開舶以來。垂數十載。權額之時。贏時縮。權司之誰濁誰清。權政之遞因遞革。據牘覆按。抑可深長思矣。

東西洋考卷八

稅璫考

高宥者順天文安人也。幼給事上前。累遷御馬監監丞。先是大學士張位以國帑虛耗。請開採以充邊儲。比三殿之役。於是四方言利之徒。奸弁積猾。率上章請遣中貴出督礦。歲輸巨萬萬。足供大工。又徐及權稅。上俞其議。廷臣爭之強。不能得也。燕山衛指揮馮綱。千戶胡志嗣。請以宥使閩。帝命宥往閩。自市舶鎮守。先後報罷。四封老稚。久不識貂璫爲何物。比宥銜命南下。金鉦動地。戈旗絳天。在在重足。莫必其生命。而黜吏逋囚。惡少年無生計者。率望羶而喜。營充稅役。便覺刀刃在手。鄉里如几上肉焉。宥在處設關。分遣原奏官。及所親信爲政。每於人貨湊集。置牌書聖旨其上。舟車無遺。雞豚悉算。然稅額必漳澄之賈。舶爲巨。宥躬自巡歷。所過。長吏望風披靡。漳守韓擢。每股掌玩之。澄令龍國祿者。強項吏也。分庭入見。宥不爲屈。嚴約所部。不得爲窳。驅使。每事掣肘。不令飛而食人。宥遣人詣令白事。其人轉張自豪。國祿庭笞之。窳在郡。恚甚。欲具疏劾其阻撓。韓守謂窳曰。澄故習亂。所不卽反者。以有龍令在也。倘令危民。何能卽安。激而生變。若亦豈有賴焉。窳氣奪而止。自後每歲輒至。旣建委官署于港口。又更設于圭嶼。旣開稅府于邑中。又更建于三都。要以闌出入。廣搜捕。稍不如意。并船貨沒之。得一異寶。輒攜去曰。吾以上供三十年。

賈舶還港。案下令一人不許上岸。必完餉畢始聽抵家。有私歸者。逮治之。繫者相望于道。諸商嗷嗷。因鼓譟爲變。聲言殺案。縛其參隨至海中沈之。案爲宵遁。蓋自是不敢復至澄。其開採之役。漳、龍巖亦與焉。案不論有礦無礦。但與富人廬墓相連處。輒命發掘。必飽行賄乃止。其應開之山。聚徒躍冶。竟得不償失。虛糜縣官爲名而已。三十二年。澄商潘秀、郭震等。攜渤泥國王文。以和闐夷求市爲請。稱渠錦囊所載。舊活嶼。元係彼國通商處所。乞修故事。夷舟徑趨澎湖。當事者嚴絕之。紅夷則遣人厚賂案。大將軍朱文達者。與案厚善。嘗以其子爲案乾子。案謀之文達曰。市幸而成。爲利不貲。第諸司意有佐佑。惟公圖之。文達喇喇向大吏言。紅夷勇鷲絕倫。戰器事事精利。合閩舟師不足禦其鋒。如許之。案遣周之範往報夷。因索方物。夷酋麻章郎贈餉甚侈。并遣通事夷目九人赴省。候風未行。參將施德政已奉憲檄遣沈有容。諭夷無爲細人所誤。德政整兵料羅少。候進止。麻章郎知當事無互市意。乃乘風歸。案竟上疏爲夷乞市。上俞中丞及御史言。置璫疏不納。海上人悉北向稱萬歲。案聞之頓足曰。德政乃敗吾事。蓋從此思甘心之矣。明年德政擢神機營右副將軍。後軍都督文達私語案。如許歸裝。悉異香大貝。案心動。遣數百人邀之途。掠其裝以去。旣肱篋無他長物。始遣還。三十四年。上命封閉礦洞。諸稅咸歸有司。璫威勢稍殺。然已屢擢太監。賜緋魚服。其在會城。築亭臺于烏石山。平遠臺之巔。損傷地脈。又于署後建望京樓。規制宏壯。幾埒王家。諸棍受案意指。諷人爲立碑平遠臺。頌案功德。恬不爲怪。原奏官魏天爵、林宗文、百計媚案。由是

得幸。忽進一方云。生取童男女腦髓。和藥餌之。則陽道復生。能御女種子。案大喜。多買童稚。碎顱剝腦。貧困之家。每割愛以售。惡少年。至以藥迷人稚子。因而就案。倖博多金者。稅署池中。白骨齒齒。嗣買少婦數人。相逐爲祕戲。以試方術。歌舞變童。又不下數十人。備極荒淫。天爵等術。既售。益自爲得計。導之橫噬。如陰雲毒霧。蒙被草木。無不焦枯。子衿路相遇。避塵稍緩。因辱隨之。簪紳奉使過里。與案微芥蒂者。關前行。竝遭搜掠。里市貧民。挾貨無幾。案朝夕所需。無鉅細。悉行票取。久乃給價。價僅半額。而左右司出入者。又幾更橫索。錢始得到手。如是者。歲歲爲常。澄稅已屬有司。轉解。然案日遣稅棍。詭名督催。仍買取方物。迫勒減價。商民無所望天。閩中驛卒。習爲驕悍。獨案稅役經過。輒縮項欲死。每一人索馬三四匹。人夫稱是。往來驛路。雞犬騷然。四十二年。廣東稅璫李鳳病死。有旨命案兼督粵稅。閩父老私計。粵稅視閩稅爲鉅。案必舍閩適粵。所在欣欣。祈解倒懸。然粵人已插血訂盟。伺案舟至。必揭竿擊之。寧死不聽。案人也。案既隴蜀望奢。神氣益飛揚。不駐。和饑鳥躊躇兩樹間。攫物之念愈動。遂造雙桅二巨艦。誑稱航粵。其意實在通倭。上豎黃旗。兵士不得詰問。時施德政。爲閩都督。尼之海門。無從速發。中丞袁一驥。檄所部緝治之。而浦城人有爲璫役所苦者。旬控兩臺。袁逮其役。使材官馬仕馭。下之理。四月十一日。案所未償。直商人數百輩。自金縢以迨米鹽。所負金錢巨萬。羣赴闕署求領。辭氣稍激。案揮所練習亡命羣毆之。立斃數人。餘衆趨出。復從巍樓射之。放火延燒民屋數十餘家。衆各奔潰。次早。遠近不平。各羣聚闕署。約數千人。案

露刃躍馬率甲士二百餘突犯中丞臺。是時皇太后哀詔新至，轅門解嚴。案斬關而入，一驥叱曰：汝反耶？案見一驥，辭鋒忼慷，意爲少阻，未敢遽犯。但劫一驥俱出，步至憲臺，會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都司趙程等，後先繼至，始釋中丞返署。而諸司與案偕還。時萬姓走護，大兵徐集，一殺案無難諸司慮傷國體，以理解散之，曰：衆休矣。明旨自有處分，無狂鬪也。衆乃解去。至次早，又畱海防同知陳彖爲贊，始聽思誠等出。中丞若御史上疏，暴案諸奸狀大小臣工叩關之牘爲滿。上始下一驥疏，撤案回京。徐聽處分十六載之風霾，一朝開朗矣。案雖奉嚴旨，然尙躡躅未肯就道，必盡釋稅役諸械繫者，乃起行。識者謂大盜旣已就擒，不妨寬假束縛，圖獻俘於闕下。今日馭璫亦須如此，聊爲委曲，以聽早去。九月九日，案發榕城，遣材官黃應龍、覃繼榮護之以歸，遵朝命也。案輜重塞途，日行僅一舍，馳賄乞援于大璫，旣將抵京，不卽歸命公然引疾，棲遲里門，朝議哄然。久之，然後入見，上怒命繫之。聞案在寢室中，竟日股戰，後不知所終。巡撫史袁一驥爲稅監流毒激變，劫制要挾，顯謀叛亂事。近皇上下沛德意，稅減三分之一，海內百姓歡欣鼓舞。大小臣工亦仰頌聖德，爲閭閻稱慶。獨稅監高案謂減稅卽減其督稅之利，恩減則漸致罷稅之機，恐不久撤回，并日漁獵岌岌若狂。又以粵人戒嚴，擯懼不敢往，思專取盈于八閩者，囊括無遺，故私派一切行戶金行取紫金七百餘兩，珠行取大珠五十餘顆，寶石行取青紅酒黃五十餘塊，鹽商每引勒銀二錢，歲銀萬兩，其他綢緞舖戶百家，編定輪日供應，紅袍數百計，而打造通倭雙桅海船二隻，竹木油鐵各舖行取料二千餘兩，置辦通倭禁物，如香緞、龍鳳紅袍、建鐵刀、脰硝磺、鉛錫、雙湖絲、價數十萬，出入陳兵家丁三百餘人，賓客謀士及歌童舞女百人，飲食珍奇及一應米菜酒果，盡取商店日用五十餘金，各項物價分毫不給，又聽魏天爵等撥置設立看驗，使用案受其獻，而各棍人人取足百金之產，編派無遺。川擒拳拷逼，非投水卽自縊，冤號動天。赴臣泣訴，日以百計，皆甘心以命與案博。臣等每善諭百姓，猶如防川，惟恐一旦決裂，不能救隨出牌禁諭，乃案稔惡彌甚。四月十一日，怒各行哀求，稍給麾兵持刀亂砍，殺

告如藥石必以爲鴆毒而不食矣。既任以事而仍奪其權，雖強顏一展采，皆視爲土偶。而弗靈矣。方今朝
多上哲，野有遺賢，奈何以臣之未信，具員節鉞，致皇上懲毒廢藥，一展采，皆視爲土偶。而弗靈矣。方今朝
土偶之媒，曼哉，以稅監高寀害民賊心，通外夷，忍也。故終爲疏，皇上再申前說，如不信，言出，隔別，浪傳，則可無
夫皇上誥臣言，若不聞，必以前疏杖舉，未足盡信耳。願言出，慮慮駕空，則可無信，言出，隔別，浪傳，則可無
信如家，僂辱陳同知，因繫三月，兩次大行，皇太后詔到，凡在臣工，俱出郊，恭迓，寀深拱，不臣，且怙，終拘，執無
陳同知如故，曾不得出，滄溟，以盡臣禮，此非臣以釋爲禁也。家造船通，後禁之物，無所不有，明豈用上
黃旗，大書，督閩，廣使，官兵，不敢，盡請，乘風，往來，海上，飛報，旁午，誰得，稽圍，今二船，見泊，會城，船哨，周桂
等守，可據，此非，臣以無，爲有也。其被，殺潘，六等，屍親，見在，號冤，自骨，暴野，被燒，鄭欽，等露，居見，無棲，託
一望，焦土，俱盡，豈人有，主名，此非，臣以生，爲死，以僞，爲眞也。且宋，自蹈，閩之，始卽，旬引，紅毛，番皇，上允，前
撫臣之奏，寢遂，公然，以乃，資禁，物，載輸，于倭，資寇，召兵，禍在，商船，歲得，數萬，有司，微解，此寶，一至，德州，先以，其半
可勝，計在，閩一，十六，年，總等，數十，餘萬，金，每進，稅銀，積數，動論，百計，驛遞，鈔關，可查，一不，滿百，中之一，耳
假作，商貨，分途，竊運，及抵，雄縣，又十，之六，七，公行，裝入，交安，厚藏，私室，所獻，皇上，曾不，滿百，中之一，耳
皇上明，眷南，顧念，此鉅，萬之，數，非橫，奪民間，從天，降乎，從地，出乎，閩八，郡多，不食，之土，民以，販鬻，爲生，人
入而奪，之歲，歲而，劫之，非冤，殞於，刑逼，卽自，經於，溝瀆，比屋，而是，呼號，震天，君門，萬里，雖隔，絕不，聞以，家
家之金，銀山，積卽，閩民，無罪，而死，無告，訴者，當以，國量，矣。此亦，事理，之眞，而確，乎有，據者，若猶，以爲，未信
則見在，拘執，同知，打道，海船，放火，殺人，亦不可，信耶。海內，方駭，爲非常，之變，而皇上，故縱，家使，行意，自如
欲殺人，則立，斬數，十餘，命，碎其，屍使，無所，葬，欲放，火則，立燬，三十，餘家，赤其，地使，自擊，而莫，能，誰何
巨艦橫，行海洋，而大小，將領，無敢，置喙，欲執，官則，辱陳，同知，于奴，家，赤其，地使，自擊，而莫，能，誰何
若喪節，際守，一切，望家，風旨，悉置，不問，則上，懸勅，位之，爵祿，安軍，民，整飭，庶僚，者，爲何，事而，臣受，節，錢則，叵
居督撫，而抗，顏司，道之上，爲何，官於，此而，猶懸，勅，位之，爵祿，安軍，民，整飭，庶僚，者，爲何，事而，臣受，節，錢則，叵
臣以去，在情理，固然，而勢，亦不容，已者，矣。臣當，高家，符辱，之後，已決，意拂，衣然，猶低，回遲，速聞，而去，去等，耳
第不能，博采，之去，稍裨，地方，而僅，以明，己之，志。臣實，愧之，然國，體之，全毀，闔土，之安危，實係，家之，去留，所
關非小，非斬，寀無，以謝，九廟，神靈，無以，慰天，下萬姓，伏望，皇上，將臣，先賜，罷斥，仍將，寀亟，行撤，回，正法，庶
朝綱正，而亂，臣不，致遭，誅。臣不，勝，激切，附湖，廣道，御史，周起，元，爲說，監戕，殺生命，要脅，重臣，乞速，行正
法以存，國紀，以安，地方，事。福建，稅監，高寀，素行，貪殘，最於，別瑞，歷年，海商，貴重，美麗，奇巧，之珍，百入，於寀。

未必一貢于皇上。臣生長之地耳。而目之。久矣。谿壑。既盈。虛聲。久播。入粵。粵人。不受。歸闕。閩人。震恐。不意。益肆。鴟張。大開。狼噬。剋剝。我皇上。取用。各行。物料。即一草一木。莫不。按數。予值。而案。刻剝。樓船。連舸。揭百。尺之。維檣。窮雕。飾之。極麗。所取。物料。浩煩。槩欲。白沒。彼市。鬻之。夫挾。贊何。幾令。一旦。盡付。烏有。誰甘。不旋。踵而。解者。豈誠。畏上。哉。揮放。火市。民驚。駭。圍擁。喊集。怨氣。沖騰。然。不旋。偏之。言以。誑皇。上。反以。蓋撫。按禁。約于。小司。道府。縣曉。諭于。下。毋敢。抗法。雄行。首就。三尺。且含。冤家。造一。不致。逞于一。擊也。案是。時宜。下罪。己之。辭。小民。萬里。君門。曉諭。于下。毋敢。抗法。雄行。首就。三尺。且含。冤家。造一。執銳。統率。驍騎。乘守。衛之。偶撤。徑弄。兵于。轅門。撫臣。袁一。驥。箭制。一方。為民。造命。案不能。遂其。竭澤。之。食。風憤。憤。忿。輒敢。按劍。要挾。三司。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埒。虎鬚。以解。厄案。復。雷而。要盟。皇上。試思。從來。稅監。最貪。最狠。最毒。曾有。放火。殺人。刃劫。節鉞。要畱。方面。如案。之。大逆。不道。者乎。皇上。利根。未肯。割斷。稅使。未肯。全撤。釀成。時事。至此。臣讀。撫按。疏揭。參以。鄉人之。見聞。不覺。髮指。而繼。之以。痛哭。也。近者。邢洪。馳兵。器于。禁地。虛受。假狐。威于。票擬。皆漫。不處。分。今案。又見。告矣。望皇上。亟行。兩觀。之。誅。用雪。三山。之。忿。非。僅。撤回。墩鎖。可以。了事。臣聞。省會。人情。洵。洵。防川。皇上。豈。善。為社。稷。計乎。案之。言曰。多。進。孝。順。便。可。保。于。全。首領。案以。累年。括搜。挾。百。萬。蓋。藏。出。其。珍。玩。綺。穀。歌。舞。角。觥。享用。作。樂。之。剩。賞。可。以。結。左。右。之。歡。而。及。于。寬。政。儻。一。遂。其。好。是。皇。上。不。惜。太。阿。之。重。而。僅。易。此。阿。堵。也。昭。之。史。冊。虧。累。令。名。豈。淺。鮮。哉。臣。不。勝。激。切。待。命。○袁。中。丞。駁。稅。監。疏。○為。罪。瑣。悖。旨。要。挾。節。鉞。灑。奏。規。陷。無。憑。侵。盜。有。據。懇。乞。早。賜。正。法。以。警。奸。邪。也。○以。全。國。體。事。先。是。稅。監。高。案。激。變。地。方。種。種。不。法。蒙。皇。上。俯。允。臣。疏。特。准。撤。回。乃。案。離。閩。後。逗。遯。途。次。凡。五。越。月。乘。傳。擁。衛。百。無。顧。忌。所。攜。珍。寶。從。浙。中。已。多。抵。換。沿。途。竊。匿。不。知。幾。許。弁。髦。明。旨。曾。無。天。日。近。聞。邸。報。見。案。四。疏。又。復。咆哮。據。首。疏。以。告。病。為。辭。公。然。乞。養。外。宅。旋。有。回。監。管。事。之。請。夫。案。之。在。閩。殺。傷。民。命。當。斬。燒。劫。民。房。當。斬。造。炮。通。倭。當。斬。囚。執。官。當。斬。推。擊。童。男。女。至。死。而。吮。吸。其。腦。髓。當。斬。皇。上。日。照。上。臨。業。洞。悉。姦。小。臣。工。凡。奉。旨。逮。繫。乞。恩。貸。死。不。暇。曾。有。請。復。原。官。自。求。敘。用。者。乎。真。膽。大。為。何。如。主。矣。離。臣。反。噬。詆。為。樞。門。鷹。犬。正。所。謂。得。其。惡。言。不。足。怒。臣。不。任。受。亦。可。恨。者。身。未。入。都。差。官。以。稅。課。餘。鹽。銀。兩。解。進。是。明。以。小。利。嘗。我。皇。上。而。駕。言。拖。欠。搶。奪。尚。欲。貽。地。方。以。不。結。之。局。至。樓。住。公。館。妄。言。變。布。政。司。署。司。左。參。政。金。忠。士。回。稱。福。建。稅。額。六。萬。福。興。等。府。分。委。徵。收。解。監。完。足。自。稅。監。激。變。放。火。殺。人。

以均屬稅璫。故附列之。

論曰、以內庭執虎子之人、而舌簸憲準、手握利權、則夫竊帝之威而厲蒼黔、倖人之國以結夷虜、彼寧復有榮名之願、禍敗之虞哉、阻撓足以制郡縣、而橫決且至凌節鉞、山頽海泣、霜履冰堅、自其常勢耳、此古人所以歎鹿馬之易刑、而問豺狼之當道也。

東西洋考卷九

舟師考

海門以出。洄沫粘天。奔濤接漢。無復崖涘可尋。村落可誌。驛程可計也。長年三老。鼓柁揚帆。截流橫波。獨恃指南針爲導引。或單用。或指兩閒。憑其所嚮。蕩舟以行。如欲度道里遠近多少。準一晝夜風利所至爲十更。約行幾更。可到某處。又沈繩水底。打量某處水深淺幾托。方言謂長如兩手分開者爲一托。賴此暗中摸索。可周知某洋島所在。與某處礁險宜防。或風濤所遭。容多易位。至風淨濤落。駕轉猶故。循習既久。如走平原。蓋目中有成算也。舟大者。廣可三丈五六尺。長十餘丈。小者。廣二丈。長約七八丈。弓矢刀楯戰具都備。猝遇賊至。人自爲衛。依然長城。未易卒拔焉。造船費可千餘金。每還往。歲一修輯。亦不下五六百金。或謂水軍戰艦。其堅緻不及賈客船。不知賈舶之取數多。若兵艦所需縣官金錢。僅當三之一耳。每舶。舶主爲政。諸商人附之。如蟻封衛長。合併徒巢。亞此則財副一人。爰司掌記。又總管一人。統理舟中事。代舶主傳呼。其司戰具者。爲直庫。上檣桅者。爲阿班。司旋者。有頭旋二旋。司繚者。有大繚二繚。司舵者。爲舵工。亦二人更代。其司針者。名火長。波路壯闊。悉聽指揮。書雲有常。占風有候。此破浪輕萬里之勢。而問途無七聖之迷者乎。

內港水程

海澄港口舊名月港隆慶六年奏設縣治此開水淺商人發主嶼屹立海中為漳之鎮邑人御史周起元
 復舊城并設游兵以固吾圉商船甫出水便過此中近議餉大夫就此盤驗半潮至中左所中左所一名
 廈門南路參戎防汛處從前買船盤驗于此驗畢移駐會
 家灣候風開駕二更船至担門東西洋出担門分路矣

西洋針路

鎮海衛太武山上有壇出大担門半更船過此川丁未針四更取大小柑橋嶼內是銅山所統
 此船從外過內打水十五更取南灣坪南灣是漳湖接連萬歷四年設副總兵鎮此築城周圍五
 十五托用坤未針三更取南灣坪南灣是漳湖接連萬歷四年設副總兵鎮此築城周圍五
 只一山近有三門西南邊外過用坤申十五更取南灣坪南灣是漳湖接連萬歷四年設副總兵鎮此築城周圍五
 托外打水三十五托外過用坤申十五更取南灣坪南灣是漳湖接連萬歷四年設副總兵鎮此築城周圍五
 內用坤申針七更過東姜山東姜山對開打水四十五更取南灣坪南灣是漳湖接連萬歷四年設副總兵鎮此築城周圍五
 對開打水四十七托用烏豬山送神○洋中打水八十托用單申針十三更取七州山七州山七州洋
 單坤五更取烏豬山送神○洋中打水八十托用單申針十三更取七州山七州山七州洋
 瓊州志曰在文昌東一百里海中連起七峯內有泉甘洌可食元兵劉深追宋端宗執其親屬俞廷
 珪之地也○俗傳古是七州沈而成海船過用牲粥祭海厲不則為崇舟過此極險稍食東便是萬里通
 塘即瓊志所謂萬州東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脫者○七州黎母山在瓊州指定安縣南黎母生黎峒中
 洋打水一百三十托若往交陞東京用單申針五更取黎母山志曰五指山極高常在雲霧中黎人
 五峯極人指屹立圖經又云島上四星黎母山因名黎母山志曰五指山極高常在雲霧中黎人
 此峯極人指屹立圖經又云島上四星黎母山因名黎母山志曰五指山極高常在雲霧中黎人
 自鮮識之久晴海氣清明見翠尖浮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掌遙從海外數天夜盥銀河
 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煙雨餘玉笥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掌遙從海外數天夜盥銀河

西針十五更海寶山用單亥針及乾亥由塗山海口也五交陟東京一統志曰東至海西至老

取海寶山更取雞唱門即安南雲屯海門也又從七州洋用坤未針三銅鼓山廣東通志曰在文昌北諸獠鑄銅為大鼓懸庭中擊鼓極深險此

坤未針四更獨珠山俗名獨豬山瓊州志曰獨州山一名獨珠山在萬州東南海中峯勢高峻周圍五六

取獨珠山十唐沈佺期有渡海詩管聞交陟郡南與貫督連四氣分寒少三光置日偏年

打針十更取交陟洋人遙捧翟漢將下飛鸞北斗崇山掛南風漲海牽別離頻改月容曠驟催年

虛道崩城淚明心不應天○打水七十廣南漢為日南郡隋唐為

又從交陟洋瀾海口入清華港望清華港陞為西京國朝為清化府

又從交陟洋取小長沙港順化港國朝為

又從交陟洋用坤未針十一外羅山遠望成門近看東高西低北有椰子塘西有古老石船傍西行打

提夷馬陵橋水用丙午針四更至交杯嶼即新州港口新州港新安府為新州交杯嶼兩嶼相對如交

八托用丙午針羊嶼南有小石塔好拋船內打水八九托外二十托煙筒山筒故名雖極澄淨亦頂上有似

三更取丙午針靈山星槎勝覽曰此礁山連接峻嶺然放水燈彩船以饒人船之災○開打佛頭故用靈山

午針二更佛伽楠貌山坤內針五更由圭龍嶼取羅灣頭即占城國南統志曰東距海西抵雲

取伽楠貌山坤內針五更由圭龍嶼取羅灣頭即占城國南統志曰東距海西抵雲

北至廣東舟行可半月程至厓州可十日占城國羅灣頭打針五更取赤坎山赤坎山宋時占城王常避

程○古名林邑唐名環王國後始名占城占城國羅灣頭打針五更取赤坎山赤坎山宋時占城王常避

單申針四更取鶴頂山鶴頂山東埔寨由此分路用單取柯任山柯任山風應變外任尋港用

庚申針開有石欄礁在西南若行船放落嶼下毛蟹州打水六七托船頭對洲收入有三托水在淺內船開頭用單庚及庚申針看風讓高收毛蟹洲自呼甘李智後訛為甘破蔗舶人又訛為東埔寨○一統志曰人船東風小午到淺至午進港為妙東埔寨自呼甘李智後訛為甘破蔗舶人又訛為東埔寨○一統志曰東際海西接蒲甘南逆加囉囉北抵占城

又從赤坎山單未十五更崑崙山此非河源之崑崙然自海中一大名勝星槎勝覽曰節然瀛海中山高及庚酉三更小崑崙兩邊有礁出水用庚酉真嶼地遠過只七八托便是假嶼水淺不可行只從真嶼東取小崑崙及單酉八更取真嶼真嶼地遠過只七八托便是假嶼水淺不可行只從真嶼東

北邊出水礁南邊過船用大橫山到此是暹羅界外過南邊打水二十五托為正小橫山十四打辛樹打庚戌針五更取大橫山大橫山路北邊水淺只五托水船在南邊見小橫山西邊高大東南稍低其內十更取筆架山筆架山遠望形如筆架故云山下打水十四托開打黎頭山有嶼西北一派是石排山

更取圭頭淺圭頭淺打水四十托用單竹嶼淺口打水四尾即暹羅及暹羅乃古赤土及婆羅剎地至

暹羅○一統志曰在占城極南

又從崑崙山三十更取吉蘭丹吉蘭丹即大泥港口用坤申大泥國即古渤泥也我朝貢道由福建入

又從崑崙山二十八更取辛酉針六坤地暹羅屬國也其

又從崑崙山十更取斗嶼三斗嶼用丁彭亨國彭亨國一名彭坑盤山午

地盤山在彭亨港外打水二十八托東西竺更取柔佛漢嶼即用柔佛港口十柔佛國一名烏羅漢嶼宜防

往來尋白礁為準往滿刺加從北龍牙門星槎勝覽曰山門相對如龍牙狀中通船田瘠穀薄男女行以

邊過船用庚酉五更入龍牙門北龍牙門星槎勝覽曰山門相對如龍牙狀中通船田瘠穀薄男女行以

往來尋白礁為準往滿刺加從北龍牙門星槎勝覽曰山門相對如龍牙狀中通船田瘠穀薄男女行以

邊過船用庚酉五更入龍牙門北龍牙門星槎勝覽曰山門相對如龍牙狀中通船田瘠穀薄男女行以

多盜且南有涼徽礁也中打水三十托北二十托南八九吉里間山打水二十七托兩邊有淺崑崙宋嶼水
托又過淡馬錫門用庚酉及辛戌針三更取吉里間山此中為麻六甲麻六甲即滿刺加國也
二十五更取箭嶼亥箭嶼打水三十四托用乾五嶼先時曾開鎖于此為麻六甲麻六甲音訛耳在
針五更取箭嶼戌針五更取五嶼

古為哥羅
窩沙地

又從東西竺更取丙午針十長腰嶼北邊正路打水二十六托若往獨石門出門用單西鐵釘嶼其外水流
庚及庚申針四鱸魚嶼西是坤身晝南流而夜北流再丁機宜屬國又從長腰嶼取丁午針十更龍雅山

更至鱸魚嶼用單午饅頭嶼收入即是詹卑三佛齊人稱其國王為詹卑其國既為
在馬戶邊過用單午饅頭嶼卑七更可到詹卑爪哇所破故王徙居于此因以名地

針三更取饅頭嶼丁未七更取彭家山有沈礁收坤申針收入舊港舊港即三佛齊故都也其先為
七嶼從饅頭嶼駕開用丁午針三更彭家山用坤未三更取西南第二山舊港干陀利國初時為爪哇所

井改名舊港以別於彼之新村

又從彭家山更收辰巽針十進峽門用丙巳巡坤身三麥嶼過嶼用單丁及丁午五更都麻橫港口中望一

不真假不假正路打邦港口七托覽邦港口水八九托用丁午三更取無維刺打水十四托高山人錫蘭於

用單午針十更取覽邦港口今稱錫蘭港口者亦就望見言之其實去彼尙遠○望星見焉夷言曰廣人為錫蘭於

更遠望錫蘭山港口即梁時所通狼牙修也今訛為石且隋常駿至林邑遙望珠賈之海邊有一盤石旋

錫蘭山頂產黃鸝石青紅寶石海旁有珠簾沙常取螺蚌傾入池作瀾淘珠賈之海邊有一盤石旋

爪哇山頂三尺許常有水乾稱先世釋迦從翠藍嶼來登此足躡迹至今尚存○永樂間其王來貢旋

復固不恭鄭中貴和慶其王歸上命釋之其後貢使歲以為下港至元始稱在南海中者亦名社婆

常復固不恭鄭中貴和慶其王歸上命釋之其後貢使歲以為下港至元始稱在南海中者亦名社婆
鎖耳船人亦名順塔
再進入為咖囉吧

又從滿刺加國五嶼。分路入蘇門答刺。用單繇花嶼。第三灣正好過淺。辛戌四更。取雞骨嶼。雞骨嶼對開

六十六托。有淺船宜遠過。雙嶼。所經也。用乾戌并辛戌四更。取單嶼。內打針十六托。外打針十托。亞

路。坤身打針三托。洋中二十托。用壬亥及乾頭。巴祿頭。其旁為九州山。星樓勝覽曰。林木叢生。枝葉茂翠。永

清遠。黑花細紋。山人張目吐舌。言天朝威急水灣。西邊有灣。沈礁打浪。對開水二啞。齊國。即蘇文答刺國。力若神。○單亥及乾戌五更。取急水灣。急水灣。十五托。用辛酉針。五更。取啞齊。國。其先名大食

今一名蘇文達。那廣東通志。曰。白滿刺加九晝夜可至。

又從玳瑁洲。用丁未針。三東西董。從西董過船。遠似石礁。狀用單丁失力大山。近山。用坤未針。馬鞍嶼。巽

已五更。取塔林嶼。山尖有老古石。正路在四用。吉寧馬哪山。山上有池。貯水不竭。池上石壁有古篆。勿里

洞山。丙午十五更。取吉里問大山。四面防。用辰巽四更。取保老岸山。保老岸山。巴哪大山。一統志。所謂番

其未也。先見此山。頂聳五峯。雲覆椒山。嶼。即豬鬃地。沿山取磨。思吉港。饒洞。即蘇吉丹國。政與爪哇王

又從保老山。用乙辰針。五更。吉力石港。也。打爪哇。八杜板村。乙辰針。一更。取雙銀塔。雙銀塔。更。取丁磨里山。磨

里山。向寇掠。用單乙三更。取郎木山。郎木山。山下有三吧哇嶼。前有更老重迦羅。船人訛呼。高螺星。接勝

高山奇秀。內一石洞。前後三門。可火山。內是里馬山。有真里馬。暇里馬。過大急水。門。用乙辰針。三更。至鬻

容萬人。○用單卯針。五更。取火山。火山。門。用辰巽針。二更。取大急水。門。用乙辰針。三更。至鬻

嶼。髻嶼。用乙卯十更。取大小雲螺。針。七更。取蘇律山。蘇律山。用乙辰三更。收山。取印嶼。印嶼。用單卯針

羅港。即池悶。諸國最遠處也。

又從吉寧馬礁。往文郎馬郎分路。用丙巳吧哩馬開。即白水洋。打水八托。是正路。近嶼有淺。可防。用三密港。用乙卯針。二更取龜龜嶼。稍開有石六七塊。名貓著萬里山。單戎世力山。有淺宜防。打水五托。是正路。用啞美啞柔港口。是處多盜。好夜殺人。文郎馬神國。古稱柔美啞柔港口。前有大山。是馬神國。文郎馬神國。古稱。

東洋針路

太武山。用辰巽針。七彭湖嶼。是漳泉間一要害地也。多置游兵。防虎頭山。用丙巳七更。沙馬頭灣。用辰巽更取筆竿架山。遠望紅豆嶼。并浮大港。用辛酉針。三哪哦山。再過為白土山。用辛密雁港。南是淡水港。水是米呂夢。下一老古灣。是磨力日。再過山頭為岸塘。又從密雁港。頭門用丙午單六藐山。下有四嶼。用單巳郎梅嶼。麻里荖嶼。用丁午五更取玳瑁港。東是傍佳施欄。用壬子針。表山。山甚高。為壽門之望。故名。用丙里銀中邦。取頭巾礁。頭巾礁。收呂宋國。呂宋國。國初貢路。由福建入。用丙巳及乙貓里務國。即合貓里國也。永樂又從呂宋。取猪未山。入。又從呂宋。磨荖央港。又從呂宋。過文武樓。沿山至龍。

以寧港山尾十更西邊取

又從以寧港用丙巳針取漢澤

漢澤山用單巽針海山用單巳針五更取

又從漢澤山取交溢一名班溢

交溢稍下為逐奇馬山用乙魁根礁老港更見紹山七紹山又用乙辰針十更入千子智港

是直羅里稍上紹武淡水港此處大山凡四進入

又從交溢對西開船犀角嶼外有三四白礁南勢開蘇祿國貢不絕疑是為東王西王峒王其後只東王來

地王

又從呂蓬用坤未針五芒煙山用丁未針十磨葉洋用單未針并丁小煙山其上有仙人掌用丁七峯山

取單丁五更巴荖圓取羅荖山用丁未針三聖山自聖山東去突出二大尖兩傍皆老古石

崑崙崑崙山此又別一崑崙是長腰嶼針五更取鯉魚塘收毛花蠟即文萊國即婆羅

東番人稱為小東洋從澎湖一日夜至魁港又一日夜為打

祭祀

處也故以婆羅終焉

協天大帝者。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壯繆也。萬曆四十三年上尊號。

天妃。世居莆之湄洲嶼。五代閩王時。都巡檢林愿之第六女也。母王氏。妃生於宋元祐八年。一云太平三年。興國四年。

月二十三日。始生而地變紫。有祥光異香。幼時通悟祕法。預談休咎。無不奇中。鄉民以疾告。輒愈。長能坐

席亂流而濟。人呼神女。或曰龍女。雍熙四年二月十九日。昇化。一云景德三年十月初十日。蓋是時妃年三十餘矣。厥

後常衣朱衣。飛翻海上。里人祠之。雨暘禱應。宣和癸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震風。八舟俱溺。獨路

所乘。神降于橋。竟無恙。使還。奏聞。特賜廟號曰順濟。紹興己卯。江口海寇猖獗。神駕風一掃而遯。其年疫

大作。掘坎涌泉。飲者輒蘇。洊封昭應崇福云。乾道己丑。都巡檢使羌特立。以妃默佑捕反有功。疏聞于朝。

加封善利。淳熙開。加封靈惠。慶元戊午。調舟師平太奚寇。神在空中。以霧障之。賊爲晝昏。而我師精明如

故。以此賊無脫者。開禧丙寅。虜迫淮甸。忽半漢旌旄雲集。望之則妃廟號也。賊披靡解圍。景定辛酉。巨寇

泊祠下。禱神不允。羣肆暴慢。醉臥廊廡間。神縱火焚之。各自躑踈而斃。有司以聞。累封助順顯衛英烈協

正善慶等號。元以海漕有功。賜額靈濟。國朝永樂間。內官鄭和。有西洋之役。各上靈蹟。命修祠宇。己丑。加

封弘仁普濟護國庇民明著天妃。自是遣官致祭。歲以爲常。冊使奉命島外。亦明禮惟謹。

舟神。不知創自何年。然船人皆祀之。○以上三神。凡船中來往。俱晝夜香火不絕。特命一人爲司香。不他

事事。船主每曉起。率衆頂禮。每船中有驚驗。則神必現靈。以警衆。火光一點。飛出船上。衆悉叩頭。至火光

更飛入幕乃止。是日善防之。然畢竟有一事爲驗。或舟將不免。則火光必颺去。不肯歸。都公者。相傳爲華人。從鄭中貴抵海外。歸卒于南亭門。後爲水神。廟食其地。舟過南亭。必遙請其神。祀之。舟中至。舶歸。遙送之去。

靈山石佛頭。舟過者。必放綵船和歌。以祈神貺。

占驗似可解似不可解似有韻似又無韻備波濤之望氣非委巷而徵歌也。

朝看東南黑。勢急午前雨。暮看西北黑。半夜看風雨。右占天。

天外飛游絲。久晴便可期。清朝起海雲。風雨霎時辰。

風靜鬱蒸熱。雷雲必振烈。東風雲過西。雨下不移時。

東南卯沒雲。雨下巳時辰。雲起南山徧。風雨辰時見。

日出卯遇雲。無雨必天陰。雲隨風雨疾。風雨片時息。

迎雲對風行。風雨轉時辰。日沒黑雲接。風雨不可說。

雲布滿山低。連宵雨亂飛。雲從龍門起。颺風連急雨。

西北黑雲生。雷雨必聲訇。雲勢若魚鱗。來朝風不輕。

雲鉤午後排。風色屬人猜。夏雲鉤內出。秋風鉤背來。

亂雲天半遶。風雨來多少。風送雨傾盆。雲過都暗了。

紅雲日出生。勸君莫出行。紅雲日沒起。晴明未堪許。右占

風雨潮相攻。颶風難將避。初三須有颶。初四還可懼。望日二十三。颶風君可畏。七八必有風。訊頭有風至。

春雪百二句。有風君須記。

二月風雨多。出門還可記。初八及十三。十九二十四。

三月十八雨。四月十八至。風雨帶來潮。傍沿人難避。

端午訊頭風。二九君還記。西北風大狂。回南必亂地。

六月十一二。彭祖連天忌。

七月上旬來。爭秋莫船開。八月半旬時。隨潮不可移。右占

烏雲接日。雨卽傾滴。雲下日光。晴朗無妨。

早開日珥。狂風卽起。申後日珥。明日有雨。一珥單日。兩珥雙起。

午前日暈。風起此方。午後日暈。風勢須防。暈開門處。風色不狂。

早白暮赤。飛沙走石。日沒暗紅。無雨必風。

朝日烘天。晴風必揚。朝日燭地。細雨必至。

返照黃光。明日風狂。午後雲過。夜雨霧霏。右占

虹下雨雷。晴明可期。斷虹晚見。不明天變。

斷風早掛。有風不怕。晚霧卽收。晴天可求。

霧收不起。細雨不止。三日霧蒙。必起狂風。右占

電光西南。明日炎炎。電光西北。雨下連宿。

辰闕電飛。大颶可期。遠來無慮。遲則有危。

電光亂明。無風雨晴。閃爍星光。星下風狂。右占

螻蛄放洋。大颶難當。兩日不至。三日無妨。

海乏沙塵。大颶難禁。若近沙岸。仔細思尋。

烏鱈弄波。風雨必起。二日不來。三日難抵。

東風可守。回來暫傲。白蝦弄波。風起便和。右占

月上潮長。月沒潮漲。大訊潮光。小訊月上。

水漲東北。南東旋復。西南水回。便是水落。

擊定且守。船走難纜。鈕定必凶。直至沙岸。

走花落釘，神鬼驚散。要知釘地，大洪泥硬。右占潮

水星水醒

每月初一、卅日、初二、三、四、五、六、水醒。至初七、平交。十五水又醒。至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日、水俱醒。廿一日、水平如前。水醒、流勢甚緊。凡船到七州洋、及外羅洋、值此數日、斟酌船身、不可偏東、宜扯過西。自初八、九、十一、二、三、四、水退流東。廿三、四、五、六、七、八、水俱退東。船到七州洋、及外羅、值此數日、斟酌船身、不可偏西。西則無水、宜扯過東。凡行船、可探西水色青、多見拜浪魚、貪東則水色黑、色青、有大朽木深流、及鴨鳥聲見、如白鳥尾帶箭、此係正針。足近外羅對開、貪東七更船、便是萬里石塘。內有一紅石山不高、如看見船身低下、若見石頭可防、可防水痕。忌日、忌行船裝載。大月初一、初七、十一、十七、廿三、卅日忌。小月初三、初七、十二、廿六日忌。

逐月定日惡風

正月初十、廿一日、乃大將軍降。日逢大殺。午後有風、無風則雨。

二月初三、十七、廿七日、午時有大風雨。

三月初九、十二、廿四日、有大風雨。

四月初八、十九、廿三日、午時有大風雨。

五月初十、十一、十九日。申酉時。有大風雨。

六月十九、廿七日。卯辰。有大風雨。

七月初七、初九、十五、廿七日。有大風。

八月初三、初八、十七、廿七日。有大風。

九月十一、十五、十七、十九日。有惡風雨。

十月十五、十八、十九、廿七日。府君朝上帝。卯時有大風雨。

十一月初一、初三、十九日。有大風雨。

十二月初二、初三、初五、初六、十二、廿八日。有大狂風。

潮汐

古今論潮備矣。長爲潮。退爲汐。匪朝至夕至之謂。或以爲海鱗出入。或神龍變化。或日出于海。或天河激涌。皆居中土不習見潮者之論。夫天地間。一氣耳。海潮者。地之喘息耳。記云。卯酉之月。氣以交。而盛。朔望之日。氣以變。而盛。故潮獨大。此以餘月餘日論也。周翠渠云。海居地上。地有俯仰。潮因有往來。氣升于北。則北盈而南虛。地必南俯。故潮皆南趨。氣升于南。則南盈而北虛。地必北俯。故潮皆北趨。此以地乘氣。潮因地論也。唯俯仰之形。與喘息之義。略有異矣。月臨於午。爲長之極。歷未及申酉。則極消。月臨於子。爲長

之極。歷丑及寅卯。則極消。此以太陰之天盤論也。若每日之子午。亦有潮退。每日之卯酉。亦有潮至。至於八時皆然。晝刻不見太陰。安得復論天盤乎。余安道云。海之極遠者。其得氣尤專。故潮因之。東海南海。其候各有遠近之殊。豈非方之不同。而氣有獨盛與。若晝潮大於春夏。夜潮大於秋冬。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則天地之常數。通四海皆然者。漳人之候潮也。夜則以月。晝則以時。於指掌中。從日起時。順數三位。長半滿退半盡。以六字操之。無毫髮爽。海上漁者。於海嘯則知風。海動則知雨。潮退則出。潮長則歸。其方言云。初一十五。潮滿正午。初八廿三。滿在早晚。初廿五日。暮潮平。又云。月上水翻流。月斜水半。月落水汐盡。潮則呼曰南流。上汐則呼曰北流。落至駕舟洋海。雖憑風力。亦視潮信。以定嚮往。或晦夜無月。惟瞻北斗爲度。至海外之潮已平。而內溪猶長。則氣盛而未收。俗所云港尾水。又云迴流水。是也。海口以潮平爲度。其穿達支流。仍以百里而緩三刻。不可以此而分遲速焉。見滄州志

論曰。造車室中。出而合轍。善舟者亦然。彼夫蝸翼不分。蠡測多合。直狎夷酋爲鷗鳥。而谷王波臣。皆周所可銜翼而濟也。嗟乎。望鼇冠山。元無殊於戴粒。問蝸左角。亦何有於觸蠻。所可慮者。莫平於海波。而爭利之心。爲險耳。

東西洋考卷十

藝文考

交趾

唐降楊於陵賀安南破環王制

白居易

省所賀安南破環王國者。蠻夷犯疆。方鎮致討。兇徒喪敗。荒徼清平。卿素蘊忠誠。又連封壤。疾既同於山藪。勢益壯於輔車。想聞捷書。當倍慰慝。載省所賀。深見乃懷。占城元和三年犯安南。楊於陵為節度使。遣兵擊走之。故有此制。

宋降交州制

率土來王。方推以恩信。舉宗奉國。宜洽於封崇。眷拱極之外臣。舉顯親之茂典。爾部領世為右族。克保遐方。夙慕華風。不忘內附。屬九州混一。五嶺廓清。靡限溟濤。樂輸琛寶。嘉乃令子。稱吾列藩。特被鴻私。以旌義訓。介爾眉壽。服茲寵章。可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封交趾郡王。宋史曰。丁部領為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節度使。凡三年。璉璉位。璉表平。遣使內附。制以璉檢校太師。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八年。遣使貢犀象香藥。朝議崇寵。部領故降制。

宋賜黎桓詔

丁氏傳襲三世。保據一方。卿既受其倚毗。為之心膂。克徇邦人之請。無負丁氏之心。朕且欲令璿為統帥。

之名。卿居副貳之任。剗裁制置。悉繫於卿。俟丁璿旣冠。有所成立。卿之輔翼。令德彌光。崇獎忠勳。朕亦何吝。若丁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其奕世紹襲。載縣星紀。一旦捨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旣非便。居亦靡安。詔到。卿宜遣丁璿母子。盡室來歸。俟其入朝。使當揆日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途。卿宜審處。丁璿到京。必加優禮。今遣供奉官張宗權齎詔諭旨。當悉朕懷。宋史曰太平興國八年黎桓自稱樞交州三使留後遣使貢方物并以丁璿表來上帝賜桓詔桓已專據其上

宋受黎桓制

王者懋建皇極。寵綏列藩。設邸京師。所以盛會同之禮。胙土方面。所以表節制之雄。矧茲跼蔭之隅。克修設羽之貢。式當易帥。爰利建侯。不忘請命之恭。用舉酬勞之典。權知交州三使留後黎桓。兼資義勇。特稟忠純。能得邦人之心。彌謹藩臣之禮。往者丁璿。方在童幼。昧於撫綏。桓乃肺腑之親。專掌軍旅之事。號令自出。威愛並行。璿盡解三使之權。以徇衆人之欲。遠輸誠款。求領節旄。士燮彊明。化越俗而咸乂。尉佗恭順。稟漢詔以無違。宜正元戎之稱。以列通侯之貴。控撫夷落。對揚天休。可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交州觀察處置等使。封京兆郡侯。食邑三千戶。宋史曰雍熙二年遣牙校正領節鎮三年秋又貢是歲十月降制授桓使持節都督交州仍賜號推誠順化功臣

宋報交州詔

卿撫有南交。世受王爵。而乃背德。奸命。竊暴邊城。棄祖考忠順之圖。煩朝廷討伐之舉。師行深入。勢蹙始歸。迹其罪尤。在所緝削。今遣使修貢。上章致恭。詳觀辭情。灼見悛悔。朕撫綏萬國。不異邇遐。但以邕欽之民。遷劫炎陬。久失鄉井。俟盡送還省界。卽以廣源等賜交州。宋史曰神宗卽位封李日煊南平王熙寧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年表言占城闕貢臣帥兵討之虜其王詔以其使郭士安爲六宅副使陶宗元爲內殿崇班日煊自帝其國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改元寶象又改神武五年日煊卒命廣西轉運使康衛爲弔贈使予所奪州縣前報之乾順初約歸三州官吏千人久之才送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刺額曰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客以舟載之而泥其戶牖中設燈燭日行一二十里則止而僞作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蓋示海道之遠也。

御製諭安南國王詔

前者朕令安南來見。期以三年遣使一朝。所貢表意而已。若事大之心永堅。何在物之盛。今使者黎公等至。仍前遠貢豐物。何不遵朕至意。豈彼中紊亂紀綱。更王易位。有所疑猜乎。然君臣之分本定。昔王荒昏於上。致令如斯。豈非天假手歟。朕又聞方今之王。亦族中人爲之。或者可吁。中國聖人有云。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今陳熾奪位而爲之。必畏天地而謹事神。恤及黔黎。庶膺王爵。儻慢天地而虐庶民。又非久長之道。且安南限山隔海。遠居叢爾。天造地設。帝命王於彼者。以主生民。中國有道之君。必不伐。尙強無知者。必征。今朕統天下。惟願民安而已。無強凌弱。衆暴寡之爲。安南新王。自當高枕無慮加兵也。○御製諭安南使臣阮士諤。○爾阮士諤入貢來朝。久馳山川其勞甚矣。今命爾歸。復達爾邦。當與叔明言昔者。

日煙荒昏以致亡滅然既亡之後國中多事連年今王若不德勝前王又恐宗社不安若欲久安之道務以仁治國毋以虐爲政儻有小愆當自省修德以釋則可回天意○御製安南國王陳叔明勅○前者爲入貢之禮繁所貢之物廣然廣則情厚乃國王之禮也何王不知我之至意數來無誠物廣寡用安得歎爲斯止貢三年一至至必廣微情厚乃國王之禮也何王不知我之至意數來無誠物廣寡用安得萬里神交者耶且王居遐荒山川阻險封疆之際密邇自至又邊郵若欲生事情愛福如我約實物之廣來毋必自侮若泛常施以荒山則阻險一失禍不招自至又邊郵若欲生事情愛福如我約實物之廣勞民從事行移字異莫辯真僞阮士諤非人國王之爲也今陪臣行人歸特諭王知邇來朕自安南歸史壘朋黨相尙事覺已行誅舉因是王知故茲勅諭○御製命書諭止安南行人勅○使者自安南歸奏陳安南人情禮意彼中動以侮詐爲先非以小事大之誠乃生事之國不可數令人往來近歲將期爾中書速遣人至境止行人歸毋尙虛禮令安南國王省己修仁○御製諭安南來使勅○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洪武十一年爾王差阮士諤來貢朕知彼中多難特以心腹之言勅諭阮士諤朕恐待王禮薄專命內臣與阮士諤親往安南何至其境土諤星奔日馳兼程先至我內臣既達爾邦士諤問知所在故出門入戶之禮排筵席宴之間異端非一此果禮之誠歟抑侮之設歟安南中國雖稱僻居遐荒實是密邇雖曰密邇地不足以廣疆人非我用在此果禮之誠歟抑侮之設歟安南中國雖稱僻居遐荒實是密邇安四夷守分何欲今安南與朕本無嫌疑若較斯非必後有餘愆阮士諤來朝及其至國似非有官今爾等來若欲令見又非有官故不令見爾歸告叔明安分高枕雖不來朝亦必無虞邇來朕似非有官今爾變惶懼無已爾勿我干故茲勅諭

御製諭安南陳叔明詔

朕聞春秋諸侯之國皆自喪其福然後相繼而滅亡者云何蓋逆君命而禍黔黎故天鑒不可逃也假使當時諸侯惟天王之命是從豈不同周之固何期捨長富貴而貪高位致富貴若草杪之朝露賢不云乎毋爲禍首毋爲福先爾叔明自臨事以來國中多事民數流離此果爾兄弟慕福而若是耶抑民有愆而致是耶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天地之廣長民者衆若邦有道固封疆勿

外求則世爲永福。若越境殃民。福命未可保也。爾安南與占城忿爭。將十年矣。是非彼此。朕所不知。其冤未伸而讐未解。將如之何。爾叔明如聽朕命。息兵養民。以遂天鑒。後必無窮之福。若否朕命。又恐如春秋之國。自取滅亡也。昔人有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何也。殺伐之事好還。故知者不爲。爾其圖之。鑒春秋之失。毋蹈往轍。豈不美乎。

○諭占城安南二國詔。○朕居中國。統天下。每欲使四夷俱安。近者海內諸國。皆來臣朕。貢獻方物。占城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知實否。今爲爾兩國言之。和陸鄰境。乃保國善道。故善爲國者。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順天道。天必祐之。世道得以久長。若各不安分。構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天地神人。共憤共怨。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爲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諭爾兩國。若彼此果有所爭。即當罷兵。以和陸鄰。境爲念。畏天保民。安疆土。以永傳于子孫。豈不美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阮廷檜歸省。諭安南國王勅。○前者占城之役。厯候內人阮廷檜行中之一爾。因爾前王終占海之濱。廷檜占國思歸。浮海至於嶺南。有司送至。朕見淨人。授以內臣之職。今六年矣。特令省親。并養疾。若痊。王必令再至。今因廷檜。朕復諭尙兵相加之役。自今已後。王無再舉。勤修睦鄰之道。以樂安南之民。其福無窮。故茲勅諭。

御製諭安南陪臣謝師言等歸勅

盛暑時來。涉山川之遙。晨進昏止。吞煙服霧。勞已至矣。然是修職貢。而以小事大之行。爾承國王之令。事畢而歸。盛暑未終。潦水汗漫。非舟不濟。舟則舟矣。爾當中庸其心。凝然其神。則天假颺風。渡衡陽之浦。不期而濟之必矣。不然。巨魚尾浪。鼉背風生。蛟蜃噓氣。而雲橫八極。非誠心無二者。豈不危然。是時檣傾而舵摧。欲良工以完之。奚速成也哉。朕以天道人事。表裏而諭。一如朕命吉哉。故茲勅諭。

○御製命。中書回安南公文。○安南僻在西南。本非華夏。風殊俗異。未免有之。若全以爲夷。則夷難同比。終是文章之國。可以禮導。若不明定儀式。使知遵守。難便責人。中國外夷。若互有道。彼此歡心。民之幸也。何在繁文。今後與安南往來。爾中書

行移詔書無故不輕往使彼得自由豈不有便外夷者歟爾中書昭示安南知會三年來貢陪臣行人許五人而止進見之物須教至微至輕必來使自捧而至免勞彼此之民物不在多惟誠而已

開設交阯衙門詔永樂五年三月初一日

朕祇奉皇圖恪遵成憲弘敷至治期四海之樂康永保太和俾萬物之咸遂夙夜兢業弗敢怠遑仰惟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柔遠人安南陳日炷慕義嚮風率先職貢嘉其勤悃頒賜鴻恩封安南王長有其土子孫世襲與國咸休賊臣黎季犛子黎蒼久畜虎狼之心竟爲吞噬之舉殺其國主戕其闔宗覃被陪臣盡罹慘酷陪剋殺戮荼毒生民雞犬弗寧怨聲載路狐疑狙狡鼠黠狼貪詭異姓名爲胡一元子胡奩隱蔽其實矯稱陳甥誑言陳氏絕嗣請詔襲封朕念國人無所統屬不逆其詐聽信所云倖成奸譎之謀輒逞跳梁之念全無忌憚靡慝不爲自以聖優三皇德高五帝欺聖欺天無倫無理僭國號曰大虞竊紀年爲紹聖非惟恣橫於偏方實欲抗衡於中國佯奉正朔受頒歷而焚之招納逋逃聞追索而隱匿朝貢之禮不行兇暴之情益肆涵淹卵育荐有圖大之心鋒鋦斧螳益動侵陵之勢覬覦南詔窺視廣西據思明之數州侵陵遠之七寨擄其女子以備髡鉗毆其人民以蹈湯火欺占城之孱主伐其國以遭喪奪其土疆要其貢賦逼受僞印冠服令其從己背朝屢被殘殃數來告急朕矜愚昧未終絕之特遣使臣曉以禍福啓其自新之路開其向善之門諄切再三俾其改悟益見冥頑狼懷稔惡弗悛未幾安南王孫奔竄來京訴陳其事黎賊一聞謬來効款來釋誣罔之罪迎立陳氏之孫示彼至公曾何芥蒂卽遣送歸

國賊乃伏兵要殺於途，并殺朝使。朕遣人賜占城禮物，又殺使臣而奪之。昔苗民逆命，禹有徂征之兵，葛伯仇餉，湯有殛蘇之旅。朕以五兵戡囊之日，正萬國乂安之時，獨茲叛夷，妄干天憲，興言及此，盡然傷懷。志在弔民，豈忍窮武，實不得已。告于神祇，聿與問罪之師，爰舉九伐之典，用除殘暴，以解倒懸。乃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等，率偏師帶甲八十萬討之。特勅將士臨陣來敵者，殺無赦。其來降者，悉宥。師渡富良江，賊率衆號七百萬來拒，尙逞怒蛙之勇，以嬰霆擊之威。兵刃纒交，勢卽披靡。我師轡之如摧，枯拉朽，斬首百萬級，直擣東都，遂平西都。四郊無結草之固，前徒有倒戈之師。黎賊孽黨，卽時殄滅。其投兵乞命者，卽釋不誅。所至市不易肆，人民安堵。徧求陳氏子孫立之，其國官吏耆老，稱爲黎賊滅盡，無可繼承。陳請安南本古交州，爲中國郡縣。淪汙夷習，于茲有年。今幸迅掃機槍，剷穢蕪穢，願復古州縣，與民更新。庶再觀華夏之淳風，復見禮樂之盛治。俯徇輿情，從其所請。合行事宜，條列于後。於戲，威武載揚，豈予心之所欲。元惡旣殛，實有衆之同情。廣施一視之仁，永樂太平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爲丁璿上宋太宗表

黎桓

臣族本蠻酋，辟處海裔，修職貢於宰旅，假節制於方隅。臣之父兄，代承闢寄，謐保封略，罔敢怠遑。爰暨淪亡，將墜堂構。將吏耆耄，乃屬於臣。俾權軍旅之事，用安夷落之衆。土俗獷悍，懇請愈堅。拒而弗從，慮其生變。臣已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願賜眞秩，令備列藩。干冒宸扆，伏增震越。宋史曰：丁璿旣死，弟璿尙幼，嗣立。大將黎桓遷。

藩別第舉族禁錮之代總其衆太宗怒以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八作使張璠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爲陸路兵部署白邕州路入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買提供奉官王偃爲水路兵部署自廣州路入黎桓遣牙校江巨滄齋方物來貢仍爲丁璠上表上察其欲緩王師寢不報王師進討斬首二千餘級六年春又破于白藤江口轉運使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全興等頓兵候澄仁寶累促之不進及澄至并軍由水路至多羅村不遇賊復回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爲害諸將班師

平南獻俘露布

明 張 輔

伏以天討有罪聿興弔伐之師武功告成爰舉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蓋剋惡必鋤其本根而絕患寧存乎萌蘖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蒼更姓名胡奩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孽蛇虺之遺毒戕賊國主潛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犯朝廷之邊境攻圍詔使侵暴鄰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刑威衆人懷孛戮之憂橫斂剝民家被掙剋之害銜冤動地無辜籲天聖恩嘗許其自新狂豎怙終而不改擠遏天朝之使賊殺故主之孫兇甚三苗舜法豈容於原宥罪浮反側漢兵必事於翦除臣等恭奉制書總率師旅鷹鷂鷗鷺先雲氣而度斗南貔虎熊羆挾風威而踰嶺表屢破重關之險飛度長江遂拔多邦之城殲夷羣醜乃乘破竹之勢分逐竄蒿之夷東都立平西都亟下餘孽如蟻螳之聚迅掃於盤灘困牧賊黨猶燭火之然撲滅於嚙江仙侶市廛安堵郡邑嚮風士民上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士人效順願同追勦者何啻萬人乃督舟師進逼膠水逐鯨鯢於海口困虎兇於柙中暫爾偷生須臾延命因駐我師而設備欲致彼賊以就誅狂悖猶欲鴟張醜類仍懷豕突傳報賊衆引兵駕象以來侵

憤激諸軍。鳴劍抵掌而往捕。臣彬、臣旭、戒行既遠。都督柳升驚報條來。賊復入於黃江。船悉來於閩海。遣僞將朝射仁鑑等。犯鹹子關。臣輔遂用弩弓躍馬督陳麾兵。調驍騎將軍吳旺、劉塔出。游擊將軍林帖木兒、神機將軍張勝、丁能、朱貴、橫海將軍王玉、都指揮黃義、指揮李敬等。領精兵而直前。急擊登岸之勁賊。都督僉事柳升、黃中、鷹揚將軍江浩、徐泰、都指揮徐正等。率舟師而力戰。奮勦游水之逆徒。殲其羣兇。斃其首將。瀘水盡赤。長江屍壅而血腥。殺氣騰空。終日雲昏而霧慘。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大肆翦屠。餘燼潰散。臣彬、臣旭聞報繼至。臣輔率驍騎將軍朱榮等。乘勝追襲。由嚕江至於黃江。賊徒棄槳奔逃。獲海艦及其戰艦。直抵閩海。聞賊首輕舟復竄海濱。遂洗滌脅從。綏懷降附。臣晟等率都指揮俞讓等。亦由嚕江直至龍王海口。獲到戰守船隻。釋其拘繫人民。臣輔等以賊巢既傾。兇徒盡散。遂振旅於膠水。復陳師於交州。誓殄賊以寧邊。當奮身而勵衆。議畱臣旭備禦黃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步官軍。倍道兼進。直窮海陬。追擒賊首。臣輔仍調柳升等。臣晟調指李節等。各領戰艦。由水路窮追。師過清華府。磊江賊衆。猶舉蠶尾而致毒。欲逞螳臂以當輪。遂分調前隊官軍勦殺。戈船邀擊。而夾岸奔走。矛戟爭馳。而望風披靡。殘夷敗衄。士氣倍增。舟師至典臬門。涇鵲淺。晴久水涸。賊衆捐舟而先遁。我軍進棹而莫前。俄然雲作。沛然雨下。水漲數尺。信川祇之效靈。船過千艘。豈人力之能致。不待渡河而冰合。奚勞拜井以泉流。有開必先。慶罪人之斯得。惟動不應。仰聖德之格天。師進濱州府茶龍縣。探知首賊逋于乂安。

府狐疑猶豫。方謀三窟以庇身。雷勵風飛。不可一日而縱賊。臣輔率都指揮陳懷等。由土田縣舉厥江東。臣彬率都指揮俞讓等。舉厥江西。各從陸路掩襲。游魂震懼。焚船欲竄於新平。餘黨雖披。投杖來降於海口。臣輔復調黃中等。躬率大軍。馳躡至日南州。柳升等舟師。先於奇羅海口。敗殺賊徒。奪其戰舸。五月十一日。其所領永定等衛軍士王柴胡等。生擒賊首黎季犛。黃中所領指揮陳欽等。於海口擒獲賊男黎澄。十二日莫。遂下頭目武如卿等。於盎海畔。生擒賊首黎蒼。及男黎柄。臣晟。臣彬。尋跡追襲。亦至日南州。據阮太等報。初十日於奇羅河口。擒獲賊弟季貌。并姪黎源。督等。其胡杜。范六才。阮彥光。段擊等賊之爪距。亦既就擒。陳日昭。阮飛卿。阮謹。杜滿等賊之心膂。悉皆降附。過師枕席之上。簞食來迎。救民水火之中。室家相慶。寬宥迫脅。招撫流離。奉宣恩命。獲遂更生。埽魍魎於炎荒。息妖氛於瘴海。臣輔等。稽諸載籍。安南本古交州。漢唐僅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僭竊跳梁。狃於故習。雖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覆載不容。神人共憤。今父子兄弟。皆綁縛於轅門。宗族僞官。咸生擒於麾下。自謂蠻煙瘴雨之僻處。歷代兵威所不能加。孰知聖德神功之齊天。六合全封而莫敢敵。勘定之速。邁三年之克鬼方。俘獲而還。陋六月之伐獫狁。雪前代之遺恨。解邦民之倒懸。將士歡呼。知天心之助順。蠻夷舞忭。信人道之惡盈。是皆聖略淵深。明見萬里之外。天威烜赫。坐收三捷之功。數百種雕題。馘舌之民。咸躋壽域。幾千里魚鹽。繁衍之地。盡入輿圖。復隆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制。通前所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戶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

百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其所俘斬獲級軍資器仗、別奏條上。今將生擒賊首僞大虞國上皇黎季犛等、獻俘闕下。臣等曾無汗血之勞、獲伸敵愾之志、皆遵成算、得效微勤。平安南夷、克清大憝、獻俘而告廟社、仰答神靈、盛醴以賜蠻夷、用昭天憲。聿新萬年之治化、永樂四海之清寧。附尙書黃福賀再平交阯表○天地以生物爲心、四時順序、聖人以安民爲德、一如日方中、齊虞舜之文、明重華協帝、邁周武之功、烈廣天德、威所加、遐邁成服、能爲摩而身、元尤爲同軌、而書同文、夫何交阯之炎荒、敢自中、華之聲教、爰稽厥土、實古頑夷、在漢唐、僅能羈縻、至宋元尤爲叛服、逮乎黎醜、仍踵弊風、負井蛙而自尊、致涸魚而莫悔、何滿定之餘孽、復效前尤、而季犛之狡童、再循覆轍、逞狐鼠之威、蹂踐疆域、恣蛇虺之毒、吞噬邦人、邊塵瀰漫、蟻聚蜂屯、之是觀、田里蕭索、雞鳴犬吠、之不聞、盡傷造物之心、憤激神人之怒、皇上每垂成諭、屢擴至仁、彼乃愈肆跳梁、恣爲不道、爰與容算、用命偏師、天戈指而蟻穴盡、空風帆舉而鯨濤頓息、渠魁既殄、遺孽悉除、共惟拯救之勤、式慰徯蘇之望、班師振旅、喜文德之誕敷、行賞錫封、觀武功之載戢、與圖舊物、子以光復山川、精彩、子以發舒賦列九州、不止金人之賁、化均萬里、遠踰銅柱之功、氣稜廓清、雨暘時若、實山懋先之盛德、冠古之隆功、致今日之太平、雪前代之遺恨也、臣顛慚微賤、幸遇聖明、始開百粵之新藩、遂掌二司之重寄、拜命惟謹、懼德弗堪、易俗移風、勉承流而宣化、彰善癉惡、警激濁以揚清、遠慕阜夔之良、尙隆唐虞之治、然退陳之地、雖異而感報之心、悉同、凡霽雨露之民、室家相慶、復際風雲之士、冠冕增輝、咸欲觀照臨之清光、子以謝生成之大德、臣心感激、未能率領以來朝、天闕遙深、徒切仰瞻、而下拜、敢效華封之三祝、恭祈聖壽於萬年。

征南碑

明田汝成
廣東學副使

皇帝承運、文敷武謐、宇內熙皞、百靈薦祉、元儲應期、將以誕告多方、外諭四裔、迺坐明堂、朝羣辟、按圖數貢、至於安南、曰、茲邦不庭、甘有餘稔、豈其叛哉、曷往誥之、禮官肅將、瀕行、會有逋臣、控曰、臣南裔黎氏之嫡胤也、國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實篡黎宗、逐臣草莽、惟陛下憐察、皇帝若曰、信茲稱亂、其往討之、迺

命兵部左侍郎蔡公經、安遠侯柳公珣、經略邊務。以需大舉。蔡公簡委賢豪。參謀畫策。而左參政翁君萬達、實總其凡。迺圖山川。發間諜。探要領。峙芻粟。礪矛鏃。選偏裨。練卒乘。義問昭乎日星。威稜抗乎風霆。交人聞之大懼。登庸吐款。奉表而稱曰。臣黎氏之陪隸也。黎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皇靈。削芟草竊。僅有寧宇。黎氏天絕。屬纊之晨。倉皇解佩印而屬之臣曰。天錫元寶。爾姑守之。請命以聽所立也。臣恐駭逃匿。國人周章。索臣擁之。左推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天朝也。臣不得已。苟從夷俗。護印五年。而犬馬之齒耄矣。復以屬臣之子。十有一年。再嘗遣使款關。而關令嚴不敢啓。方物弊不敢移易也。封題較然。臣父子旦夕稽首北望曰。天監在茲。夫黎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臣之子。死罪死罪。復更何言。第黎氏忽亡。而國人謬擁。避跡無所。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簿錄之。登獻闕下。事聞。皇帝若曰。咈哉。豈其挾詐以緩我師。其往覈之。迺命兵部尙書毛公伯溫。節制六省。咸寧侯仇公鸞。統握諸軍。勅曰。聽以軍往。違卽征之。毛公蔡公。協忠同心。以作義勇。乃勒兩粵勁士。分爲三軍。副總兵張經。將中軍。翁萬達。監之。參將李榮。將左軍。副使鄭宗古。監之。都指揮白汝。將右軍。僉事李文鳳。監之。勒滇南勁士。分爲三軍。都指揮胡紹。將中軍。副使鮑象賢。監之。都指揮方策。將左軍。副使鄭騶。監之。都指揮王立。將右軍。副使張綱。監之。幕府邃穆。進止機宜。則惟翁君與焉。于是八蠻五獠。悔食左言之長。吳鉤越棘。狼羆烏章之士。伐牡介象。雲梯樓船之具。莫不嶽嶽從從。脈列蝟合。箕張翼舒。闐駢乎桂海。交人聞之。愈益大懼。登庸之使。疊跡

轅門。搃襟哀慄。懇以降請。轅門僉議以爲在古降儀。或牽羊以表順。或舁櫬以請誅。彷彿于斯。乃見惻抱。登庸頓首敬諾。轅門迺啓鎮南之關。奠龍輿。抗黃幄。陳兵森扈。登庸徒跣囚首。白組繫頸。稽顙稱曰。臣斧鑕游魂也。無異罔豕。陛下不發乘輅。曳尺繆牽而刲之。縣首藁街。以昭誠不諛。是陛下以不忍羣黎之故而宥微臣。微臣幸藉羣黎以延殘喘。臣聞命已來。魂魄飄喪。悽悽荒懇。又不足以感格皇乾。重煩訊使。詰責誠僞。死罪死罪。臣共順之情。骸腴之狀。繪圖不足爲獻。剖心不能自明。惟陛下哀之。臣率土編戶也。戮之惟命。俘而放之。四荒惟命。若以天地之量。覆育螻蟻。宥之故穴。亦惟命。謹以黎氏所侵四峒之地。先朝所錫金印。遣從子文明表獻。臣昧死言。不勝隕越。轅門僉議以爲其辭順。其儀恭。其哀無僞。違卽征之。天之命也。服而舍之。武之經也。爲之解組而遣之。按兵不進。以狀聞。皇帝若曰。嗚呼。皇天以予一人。撫鞠四海。匪威力是憑。匪玉帛山河是愛。惟蒼生塗炭是憂。黎民守職無狀。衆叛親攜。馴至天絕。莫氏宣力。北戶按堵。朕亦嘉之。其革王爵。易國號。置都統司。以莫氏爲都統使。世掌其土。以共王命。詔至。諸軍解嚴。南土驩呼。颯馳鼎沸矣。是役也。君子以莫氏知命者四。繫組以請死也。歸地以贖罪也。函印而獻之。以完寶也。不貢方物。以明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得不死而且世官也。宜哉。當兵事之初興也。嘗以藩僚分守左江。悉厥顛末。昔愍其勞。而今欣其靖也。迺述而銘之。曰。粵有交州。叢爾瀛介。三代之隆。擯於荒外。羸秦遠略。迺闢其疆。聲教漸被。歷漢而唐。五季紛綸。土酋竊據。涉宋而驕。益煩邊慮。大明受祚。陳氏奉寶。

皇祖嘉之。俾仍舊封。季犛賊逆。毒蔓雕題。文皇征之。掎戮鯨鯢。索盾于陳。絕不可得。迺建省垣。約以繩墨。黎利再叛。詐擁陳後。宣廟慈弘。包荒肆宥。錫爵給印。樹為藩邦。三葉而墮。遂覆厥宗。莫氏承之。諸夷靡懷。不請而禪。于義則乖。皇帝赫怒。渙號徵師。如雷如電。岳峙海馳。緯武經文。維兩司馬。矯矯元侯。從天而下。司馬有令。既嚴既明。翊用翁君。廉信以匡。鋪敦義勇。鷹搏虎奔。朱罽口麗。玄甲雲屯。藉令戡之。條如畦耨。載鞠載詢。蓄武不究。交人聞之。喙喙嘽嘽。傾巢舉落。俯訴仰干。蓬跣繫組。蛾伏而進。順效牽羊。請同昇榷。匪寇匪篡。庶幾有辭。皇帝憐之。遂以德來。乃削其爵。而畀世官。比于內吏。輯我龍編。交人驩呼。曰父母且完我婦子。築我室廬。燁燁天威。肝睫而在。濊濊天恩。含哺以戴。如春之育。如海之容。訓爾孫子。惟王之共。虞格苗民。淹於七旬。交人來款。曾不浹辰。商伐鬼方。三年而服。宰割交州。曾不遺鏃。我紀其事。勒之貞珉。伏波銅柱。又何足云。附莫登庸請款關奏記。○登庸荒微。細民限於知識。然每遙瞻北極。光被南邦。仰先國主黎氏。末運迤邐。相繼淪沒。黎德攝國未幾。亦遭危疾。臨終倉卒。苟從夷俗。暫以國事付之。登庸登庸。又付其子方瀛。未及奏請。委涉擅專。雖君門萬里。難於上聞。而罪實滔天。豈容自昧。嘉靖十七年。謹遣阮文泰齎表乞降。并祈處分。積誠未至。不能立動。聖心夙夜憂危。靡遑寧處。子方瀛不幸遭疾而亡。國人狃於舊習。欲以方瀛子福海代領其衆。登庸慮前誤相授受。義已不安。今若再循所請。貢罪益重。以此執共。以俟朝命。頃者大將專征。重兵壓境。登庸猶無辜。何慈以當。惟是國人亦危朝夕。幸見軍門。微幸以擊黎言慈。渥無涯。拊膺流涕。切念登庸有罪。黔首無辜。聖慈不忍。以登庸之故。而駢戮羣黎。登庸門微。幸以擊黎之故。而槩存殘喘。已於國內。北望。諸呼。率同阮如桂等。恭候南關。組繫出境。詣幕廷。而稽首輪中。款以擊黎降。登庸本欲躬自赴京。瞻天請死。緣已衰老。不堪匍匐。海方在喪。次不可遠。離謹遣親姪莫文。明并先國主舊臣許三省。阮簡清。阮延祚。等詣闕待罪。亦以見登庸父子往年降表。委係畏威懷德。不敢有飾。詐之心。伏望矜宥。俾獲自新。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有。惟乞俯順夷情。從宜區處。使得內屬。永世稱藩。比照

列藩事例。歲領大明一統歷書。刊布國中。共奉正朔。莫大之幸也。雖先國丁氏、陳氏、黎民、遞相沿襲。稱號紀元。登庸悔悟之餘。固知不可以再。嚴戒國人。一切革除。豈敢仍蹈往謬。自速天誅。比者廣東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稱。如昔貽誤。二都漸凜。金勒古森。了葛四峒。係欽州故地。果如所稱。唯命是聽。本國先年缺人。應合類補。以後年分。續貢方物。登庸不敢違爲言者。以方在罪中。求免一死。尙恐不得耳。又登庸與國人。欲照先朝故事。備辦代身金銀人獻上。亦慮唐突。惟以投降聽處。實情具奏。若天朝原賜本國王印信。登庸止宜謹守。不敢擅用。伏望垂察。

東西洋考卷十一

藝文考

占城

劉宋剋林邑與將帥詔

林邑介恃遐險久稽王誅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忠果到列思略經濟稟命攻討萬里推鋒法命肅齊文武畢力潔已奉公以身率下故能立勳海外震服殊俗宜加褒飾參管近侍可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行建武將軍龍驤司馬蕭景憲協贊軍首勤捷顯著總勒前驅剋殄巢穴必能威服荒夷撫懷民庶可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

宋書林邑傳曰陽邁遣使上表求領交州詔答以道遠不許後類貢獻而寇盜不已所貢亦陋薄太祖忿其違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伐之遣振武將軍宗慤受和之節度府司馬蕭景憲為前鋒陽邁聞將見討遣使上表求還所略日南民戶奉獻國珍太祖詔和之果有款誠許其歸順二月軍至朱梧戍道日南太守姜仲其賊曹參軍蟠弘民宣揚恩旨陽邁執仲基等遣弘民反命外言歸款精防愈嚴景憲等進軍向區粟城陽邁遣大帥范扶龍大戊區粟又遣水步軍徑至景憲破其外救盡銳攻城剋之斬扶龍大首乘勝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奔逃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上嘉將帥之功

南齊報林邑詔

林邑蠢爾介在遐外世服王化當根純乃誠款懇到率其僚職遠績克宣良有可嘉宜沾爵號以弘休澤

可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南齊書曰：賜邁子孫相傳爲王。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篡立爲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罽等物。詔答之。

答林邑詔

林邑王范天凱介在海表。乃心款至。遠脩職貢。良有可嘉。宜班爵號。被以榮澤。可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

南將軍林邑王。梁書曰：天監九年。文贊子天凱奉獻白猿。詔答之。

明封占城國王詔

咨爾占城國王。素處海邦。奠居南服。自乃祖父。世篤忠貞。向慕中朝。恪守臣職。今朕肇承天統。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而往報。而爾能畏天命。知尊中國。卽遣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人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眷爾忠誠。良可尙嘉。是用遣官齎印。仍封爾爲占城國王。尙慎終始。永爲藩輔。

明賜占城王璽書。洪武二年。

二月四日。虎都蠻奉虎象至。王之誠意。朕已具悉。然都蠻未至。朕之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報王知之。曩者。我中國爲胡人竊據百年。遂使夷狄布滿四方。廢我中國之彝倫。朕發兵討之。垂二十年。芟夷旣平。朕主中國。天下乂安。恐番夷未知。故遣使以報諸國。不期王之使者先至。誠意至篤。朕甚嘉焉。今以大統歷一本。織金綺紗羅絹五十疋。專人送使者歸。且諭王以道。能奉若天道。使占城之人。安以生業。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上帝實鑒之。王其勉圖勿怠。御製諭占城國王阿答阿者勅。○洪武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占城使至。爲朕上壽。非王誠意極專。來使奉命萬

里之外。豈能期時而若此耶。覽表閱辭。知復與安南交兵。水戰弗利。朕戒爾兩國。毋得深構仇讎。以安生民。今一勝一負。終無休息。果何如哉。今再勅前去。王其審之。古人有云。殺莫大於好殺。生莫大於好生。所莫大於好殺者。好用兵也。天之所惡用兵也。乘勝入於好生之國。辱之所甚矣。若此。人能行已。而有血氣者。無不生焉。翼者安南兵出。敗在占城之下。占城亦勝。彼此勝負。固不可知。鵲蚌相持。漁人獲利。惟古故。茲朕封疆。奉天勤民。則福祿綏長。必欲驅兵入境。難之甚者也。因主至意。故戒之。再三使歸。王其脩仁。惟古故。茲朕觀宋書。占城在宋朝時。曾被真臘入境。難之甚者也。因主至意。故戒之。再三使歸。王其脩仁。惟古故。茲朕諭。御製問中書禮部。慢占城入貢。勅占城國王。所進象馬。至承天門。合無發付。朕居中國。庶四夷若夷。有誠從者。必以禮待之。若肆侮者。必異處之。前爪哇非禮。所以貢物。不以禮受。但拘收而已。使者囚之。占城來貢。甚誠。王非侮我行人。方物既至。則當陳設。晨朝以禮而進。今不令使者進獻。爲何。宰相之職。出納朕命。禮接百僚。今以重事視爲泛常。豈不法所難容。特勅爾等。自思。果何理道哉。○永樂十三年。戒諭占城王。勅爾久罹安南荼毒。屢請發兵。除害朕。既命師平之。郡縣其地。爾賴以安。當思感德。守分用保。爾士若陰蓄二心。悖違天道。不撫下人。不歸侵地。安南覆轍在前。爾其鑒之。

遣祭占城等國山川碑記

朕賴天地祖宗眷祐。位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嶽鎮海瀆之祭。不敢不恭。邇者占城安南。遣使奉表稱臣。已封其王。則其國境內山川。悉歸職方。考之古典。天子望祭。雖無不通。未聞有遣使致祭。其境者。今思與普天之下。共享昇平之治。故具牲幣。遣使往祭于神。神既歆格。必能庇其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得以靖安。庶昭一代同仁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川所至。諸國皆勒石紀其事。○八年。禮部尙書牛諫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當躬祀。乃命別議。以聞。中書及禮部奏。以外夷山川。附祭各省。如廣西。則宜附祭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廣東。則宜附祭三佛齊。爪哇。福建。則宜附祭日本。琉球。渤泥。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共祀。上可其奏。命中書頒行。

入貢表

宋占城王陽陔排

前進奉使李良莆迴伏蒙聖慈賜臣細馬二疋旗五面銀裝劍五口銀纏槍五條弓弩各五張及箭等戴恩感懼稽首稽首臣生長外國遠天都竊承皇帝聖明威德廣大臣不憚介居海裔遣使入朝皇帝不棄蠻夷曲加優賜然臣自爲土長聲勢尙卑常時外國頗相侵撓況以前民庶如芥隨風星散流離各不自保近蒙皇帝賜臣內閑駟駿及旗幟兵器等鄰國聞之知臣荷大國之寵各懼天威不敢謀害今臣一國安寧流民來復非皇帝天德加護何以至此臣之一國仰望仁聖覆之如天載之如地臣自思惟鴻恩不淺且自天子之都至臣所居之國涉海緜邈不啻數萬里而所賜之馬及器械等竝安全而至皆聖德所及也自前本國進奉未嘗有旌旗弓矢之賜臣今何幸獨受異恩此蓋天威廣被壯臣土疆臣雖殞身無以上報兼臣貢使往復資給備至恩重山岳不可具陳今特遣專使李波珠副使訶散等進奉犀角十株象牙三十株玳瑁十斤龍腦二斤沈香百斤夾箋黃熟香九十斤檀香百六十斤山得雞二萬四千三百雙胡椒二百斤簟席五前物固非珍奇惟表誠懇臣生居異域幸遇明時不貴殊珍惟重良馬儻皇帝念及外國不罪懇求若使介南歸願垂頒賜臣之幸矣本國元有流民三百散居南海曾蒙聖旨許令放還今有猶在廣州者本國舊有進奉夷人羅常占見駐廣州乞詔本州盡數點集兵籍以付常占令造船乘使風部領歸國冀安生聚以實舊疆至於萬里感恩一心事上臣之志也

宋史曰淳化元年王陽陀排自稱新坐佛逝國遣使李臻貢馴犀方物表訴爲交州所攻人民財寶皆爲所略上賜黎桓詔令各守境三年遣使李良莆貢方物王賜白馬二兵器等本國僧淨戒獻龍腦金鈴銅香爐如意各優賜之至道元年遣使奉表來貢上

覽表遣使詣廣州詢問願還者悉付
波珠使還復賜白馬二遂爲常制

入貢表

宋占城王

占城國王楊普俱毗茶室离頓首言臣聞二帝封疆南止屆于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於幽燕仰矚昌時
實邁往跡伏惟皇帝陛下乾坤授氣日月儲英出震居尊承基御極慈悲敷於天下聲教被於域中業茂
前王功芳徂后蒼生是念黃屋非心無方不是生靈有土並爲臣妾眞風徧布霈澤周行凡沐照臨共增
簪抃臣生于邊鄙幸襲華風蟻垤蜂房聊爲遂性龍樓鳳閣尙阻觀光再念自假天威獲全封部鄰無侵
奪俗有舒蘇每遣下臣問寧上國蒙陛下恩霑行葦福及豚魚特因迴人頒賜戎器臣惟望闕焚香歡呼
拜受心知多幸曷答洪恩聖君旣念於賓王微懇肯忘於述職今遣專信臣布祿爹地加副使臣除逋麻
瑕珈耶等部署土毛遠充歲貢雖表楚茅之禮實懷魯酒之憂虔望睿明甫寬譴戮專信臣等迴日軍容
器仗耀武之物伏願重加賜賚蓋念忝爲臣子合告君親服飾車輿威儀斧鉞不敢私制惟望恩頒干冒
冕旒不任死罪宋史曰咸平二年王楊普俱毗茶逸施离遣使來貢詔以良馬介冑戎器等賜之四年遣
使布祿爹地加等奉表來朝表函藉以文錦布祿爹地加言
本國舊隸交州後奔佛逝北去舊所七百里使還賜物甚厚

暹羅

御製諭暹國王詔洪武初年

君國子民。非上天之明命。后土洪恩。曷能若是。華夷雖閒。樂天之樂。率土皆然。若爲人上。能體上帝好生之德。協和人神。則祿給世世無閒矣。爾哆囉祿。內脩齊家之道。外造睦鄰之方。數遣使中國。稱臣入貢。以方今時。王言之。可謂賢德。豈不名播諸番。今年秋貢象至朝。朕使使往諭。特賜暹國之印及衣一襲。爾當善撫邦民。永爲多福。故茲詔諭。想宜知悉。附洪武二十八年諭祭暹羅國王勅。○朕自即位以來。命使出風殊俗異。大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較之於今。暹羅最近。邇者使至。知爾先王已逝。王紹先王之緒。有道於家邦。臣民歡懌。茲特遣人祭已故者。慶王紹位。勅至其罔失法度。罔淫于樂。以光前烈。其敬之哉。○永樂十七年諭暹羅國王勅。○朕祇膺天命。君主華夷。體天地好生爲治。一視同仁。無閒彼此。王能敬天事大。修職奉真。朕心所嘉。蓋非一日比者。滿刺加國王。亦思罕答兒沙。嗣立能繼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詣闕朝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聞王無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兩兵相鬪。勢必俱傷。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滿刺加國王。旣已內屬。則爲朝廷之臣。彼如有過。當申理於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王左右假王之名。弄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爲所惑。輯睦鄰國。無相侵越。並受其福。豈有窮哉。王其圖意焉。

明禮部移暹羅國王檄

自有天地以來。卽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四夷之禮。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諸番。莫不來庭。豈意胡惟庸造亂。三佛齊乃生間諜。給我信使。肆行巧詐。豈不知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皇上賜寒暑之衣。有疾則命醫診之。皇上之心。仁義兼盡矣。皇上一以仁義待諸番國。何三佛齊背大恩而失君臣之禮。據有一叢之土。欲與中國抗衡。儻皇上震怒。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越海問罪。如覆手耳。何不思之甚乎。皇上嘗曰。安南占城真臘暹羅大琉球。皆脩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者憂未然。勇者能

從義彼三佛齊，可謂不畏禍者矣。爾暹羅國王，猶守臣職。我皇上眷愛如此，可轉達爪哇，俾以大義告三佛齊。三佛齊係爪哇統屬，其言彼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國咸禮遇之如初，勿自疑也。三十年六月，禮部奏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上曰：洪武初，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商賈便之。凡三十國，胡惟庸謀亂，三佛齊生閉，結我使臣至被爪哇國王聞知，戒飭禮送還朝。是後使臣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不通。惟安南占城，眞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來庭，我待諸番國不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使諭爪哇國，恐三佛齊中途阻之。三佛齊係爪哇統屬，爾禮部備述朕意，移交暹羅國王，令轉達爪哇知之。於是禮部咨暹羅王。

爪哇

明賜爪哇國王璽書洪武二年

中國正統，胡人竊據，百有餘年，綱常既墜，冠履倒置。朕起兵討之，垂二十年，海內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國，恐遐邇未聞，故專報王知之。使者已行，聞王國人掎只某丁前奉使于元，還至福建而元亡。因來居京師，朕念久離爪哇，必深懷念。今遣人送還，願去大統歷一本，王知正朔所在，必能奉若天道。俾爪哇之民安於生理，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其勉圖之，勿怠。永樂十一年，諭爪哇國王都馬坂勅：○前內官吳資刺加國索舊港之地，而懷疑懼，朕推誠待人，若果許之，必有勅諭。今既無朝廷勅書，王何疑焉？下人浮言，慎勿聽之。今賜王文綺紗羅，至可領也。

奉劉宋太祖表

閩婆國王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

周入于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閭浮提內。莫不來服。悉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陀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陀婆所啓。願見信受。諸有所請。唯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宋書元嘉十二年阿羅跋摩遣使奉表。蓋是時甫通中國云。

大泥

宋入貢表

勃泥國王

勃泥國王向打稽首。願皇帝萬歲壽。今遣使人貢。向打聞有朝廷。無路得到。昨商人蒲盧歇。船泊水口。差人迎到州。言自中國來。比詣闈婆。遇猛風破其船。不得去。此時聞自中國來。國人大喜。卽造船船。令導達入朝貢。所遣使人只願平善。見皇帝。每年令人入朝貢。每年脩貢。慮風吹至占城界。望皇帝詔占城。令有向打船到。不要留。臣本國別無異物。乞皇帝勿怪。

舊港

宋賜三佛齊國使者詔

吾以聲教覆露方域。不限遠邇。苟知夫忠義而來者。莫不錫之華爵。耀以美名。以寵異其國。爾慕悅皇化。浮海貢琛。吾用汝嘉。併超等秩。以昭忠義之勸。宋史曰：熙寧十年。使大將軍。賜詔寵之。來以爲保順。慕化。大將軍。賜詔寵之。

奉梁武帝表

于陀利國王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爲世間尊。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邑居聚落。次第羅滿。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具足四兵。能伏怨敵。國土安樂。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化正法。慶無不通。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揚郡天子。仁應四海。德合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功德寶藏。救世大悲。爲我尊生。威儀具足。是故至誠敬禮。天子足下。稽首問訊。奉獻金芙蓉雜香藥等。願垂納受。
梁書曰：跋陀死。子毗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圓跋摩奉表。

麻六甲

勞滿刺加國王還國勅 永樂九年

王涉海數萬里。至京師。坦然無虞。蓋王之忠誠。神明所祐。朕與王相見甚驩。固當且留。但國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氣向寒。順風南帆。實維厥時。王途中善飲食。善調護。以副朕眷念之懷。

啞齊

上宋太宗表

大食舶主蒲希密

衆生垂象。回拱於北辰。百谷疏源。委輸於東海。屬有道之柔遠。罄無外以宅心。伏惟皇帝陛下。德合二儀。明齊七政。仁宥萬國。光被四夷。賡歌洽擊壤之民。重譯走奉珍之貢。臣顧惟殊俗。景慕中區。早傾向日之心。頗鬱朝天之願。昨在本國。曾得廣州蕃長寄書招諭。令人京貢奉。盛稱皇帝聖德。布寬大之澤。詔下廣南。寵綏蕃裔。阜通遠物。臣遂乘海舶。爰率土毛。涉歷龍王之宮。瞻望天帝之境。庶遵玄化。以慰宿心。今雖屆五羊之城。猶賒雙鳳之闕。自念衰老。病不能興。遐想金門。心目俱斷。今遇李亞勿來貢。謹備蕃錦藥物。附以上獻。臣希密。凡進象牙五十株。乳香千八百斤。賓鐵七百斤。紅絲吉貝一段。五色雜花蕃錦四段。白越諾二段。郁爹一琉璃瓶無名異一塊。薔薇水百瓶。宋史淳化四年李亞勿來貢舶主蒲希密至南海老病不能詣闕以方物附之上表來獻詔賜希密勅書錦袍銀器束帛。至道元年。舶主蒲押陀黎。齋希密表來獻。引對崇政殿云。父希密泛舶廣州。五稔未歸。毋令臣遠來尋訪。具言前歲蒙聖恩降勅。賜法錦袍紫綾纏頭。間塗金銀鳳瓶一對。綾絹二十疋。令臣來謝。以方物致貢。上賜襲衣冠帶被褥。令閣門宴犒。就館延留數月。道回降詔答賜黃金。準其所貢之直。

呂宋

折呂宋採金議

明高克正邑人翰林院檢討

葦爾敝邑。介在海濱。頻年驛騷。民困日甚。邇採金使者。又見告矣。澄民習夷。什家而七。問機易山。未有能舉其處者。有金與否。果可望氣而知乎。自非使四出。所得金幾何。可按籍計也。輒云海上開採。歲輸精金。

十萬。白金三十萬。將取之。寄抑輸之神乎。夷德亡厭。好利更甚。安有瓦鑠黃白。坐鍋以待我者。取之。能必夷之不攘臂爭乎。能必我之取不爲大盜積乎。明命已頒。奸商已揚。揚乘隙而來。要若曹亦未知澄事耳。採金海上。非餘皇十餘艘。卒徒千餘人。不可行。而是十餘艘。千餘人者。非可空手而具。亡米而炊也。誰爲備之。而誰爲給之。至計窮而欲奪商船。以應上命。斂民財以應上供。則土崩之形成。而脫巾之勢見。吾所慮者。不在風濤之外也。桑梓之地。疾痛與俱。惟台臺爲萬姓請命。以杜亂萌。澄邑幸甚。第二議○有問不金爲名。力能引富民。以與夷市。前哨探一開。應者如響。往事可鏡。愚以今日之事。與哨探不同。哨探公行。藉此闖出私貨。通番獲利。緜載而歸。盡入私囊。而官弗問也。採金則歸必輸金於朝。罄敝邑富民家藏。與每年通夷所入。不足當黃金十萬。白金三十萬之數。其誰肯以身委風波。而金輸朝廷。故斷謂敝邑商人。不敢與奸商比。而爲此也。○第三議○大約奸民之雄。其能出貲。以通番句夷。而構釁者。必大力量者也。張疑。必嚙小人。未必辨此。不過以虛辭厚利。箝動主心。幸得一聽。必遣貂璫貴臣。與之共事。繇此恣睢。造路騷擾。地方既至。則以利啖愚民。以勢抗官府。惟所欲爲。或可如意。賴主上明見萬里。內使不遣。責其白備船隻。工本毋致煩擾。則張疑之瞻寒矣。奉命置郵。迅速可至。且疏云。以十一月往。以四五月歸。則嚴加約束。以待明旨。一精嚴有司。足制死命。於戲。投球抵璧之風。既難望於叔季。轉圜投水之喻。又難必於朝廷。以杞包瓜。令其自潰。至計無所施。金無所出。朝廷責以欺罔之罪。始見封疆之臣。爲國計誠忠。而羣小果不足信也。

日本附

魏報倭女王詔景初六年

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

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綬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舊絳五匹、紺青五匹、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眞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附宋永初二年詔。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修貢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

元與日本書

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尙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卽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卽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恐知之未審。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又命趙良弼往使書。蓋聞王者無外，高信使修好，爲疆場之吏，抑而弗通。所獲二人，勅有司慰撫，俾齎牒以還，復寂無所聞。繼欲通問，屬高麗林衍、構亂，坐是弗果。豈王亦因此輟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號知禮，王之君臣

寧肯漫爲弗思之事乎。近已滅林衍。復舊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祕書監趙良弼充國信使。持書以往。如卽發使與之偕來。親仁善鄰。國之美事。或猶豫以至用兵。夫誰所樂爲也。王其審圖之。

御製諭日本國王詔

曩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膻。凡志君子。孰不興忿。及元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朕控弦三十萬。礪刃以觀。宋幾命大將軍律九伐之征。不逾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鄰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否真。實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勝負於必然。實構隙於妄誕。於戲。渺居滄溟。罔知帝賜奇甸。傲慢不恭。縱民爲非。將必殃乎。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懷○朕開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自古帝王。居中國而治四夷。歷代相承。咸出斯道。惟彼元君。漢北虜夷。竊主中國。汙壤彝倫。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靈。諸將用命。收海內之羣雄。復前代之疆宇。卽皇帝位。已三年矣。比嘗遣使持書。飛諭四夷。高麗安南。占城爪哇。稱臣入貢。既而西域諸番。各獻良馬來朝。俯伏聽命。北夷遠遁。沙漠將及萬里。特遣征虜大將軍。率馬步八十萬出塞。追獲殲渠魁。大統已定。蓋爾倭夷。出沒海濱。爲寇已嘗。遣間久而不答。方將整飭巨舟。致罰爾邦。俄聞被寇者來歸。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暫停遣舟之役。或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神人共怒。天理難容。征討之師。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順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嗚呼。撫順伐逆。古今彝憲。王其戒之。以延爾嗣。○御製設禮部問日本國王。○禮部尙書致意專答日本國王。嗚呼。王罔知上帝賜奇甸於滄溟之中。命世傳而福黔黎。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爲險。巖頭石角。爲奇妄自孽大肆。侮鄰邦。縱民爲盜。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鳴蛙。仰鏡觀天。無乃構隙之源乎。恐王大略涉歷古書。不能詳細。特將日本與中國適往禮物。及前貪商之假辭。如王之論。至日可細目日本之盛大也。且日本之稱。有自來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彼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兵。如吳大帝晉慕容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百年間。往事可鑒。王其審之。

上宋順帝表昇明二年

倭國王武

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遙百濟。裝治船舫。而旬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讐。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園。不動兵甲。是以假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若以帝德覆載。摧此彊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宋書以諸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上宋太宗表

僧奮然

日本國東大寺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奮然啓。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忍鴻霈之誠。奮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奮然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岳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荒外之跋涉。宿心克協。粗觀寓內之瓊奇。況乎金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巖扃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上。就三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游。遂使蓮華廻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趁來跡。季夏解台州之艦。孟秋達本國之郊。爰逮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候

伯慕迎伏惟陛下。惠盜四溟。恩高五嶽。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奮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謹差上足弟子傳燈大法師位喜因等。拜表以聞。僧裔然來朝還國後數年遣其弟子喜因奉表來謝。

請計處倭酋疏

明許孚遠福建巡撫都御史

爲偵探有據。廷議紛紜。懇乞審定大計。殄滅狂酋事。臣入境之初。據指揮沈秉懿。史世用。稱奉石尙書密遣。打探倭情。看得沈秉懿。老而黠。不可使。令還報石尙書。史世用。貌頗魁梧。才亦倜儻。遂選取海商許豫。令世用扮作商人。同往薩摩州。二十二年三月。許豫回報。舊年七月。船收日本莊內國內浦港。距薩摩州尙遠。探得州酋滕義久。同許儀後。隨關白。去名護屋地方。史指揮。分別潛去尋覓。同伴張一學等。密往關白居住城郭。探其動靜起居。八月。關白同義久。幸侃。儀後。等回。九月初三日。豫備禮物。以指揮作客商。進見幸侃。幸侃曰。恐非商販。儀後答曰。亦大明一武士也。侃將自穿盔甲。送豫有大隅州正興寺。倭僧玄龍。來問曰。船主得非密探我國之官耶。豫權答曰。是。因爾侵伐高麗。皇帝不忍發兵救援。近遊擊將軍來講和好。福建許軍門。欲發商船。未審虛實。先差一船人貨來此。原無他意。倭僧將信將疑。十一月。義久會幸侃等。差倭使黑田。喚豫覆試前情。倭僧玄龍。與豫面寫對答。喜爲足信。仍奉文書一封。旗刀二事。付豫進送軍門。以圖後日貿易通利之意。延二十三年正月。豫始得回。并倭酋所上文書旗刀。幸侃送豫盔甲一

副。又莊內國倭酋滕一雲，送豫倭刀一把，根占國倭酋平重虎，送豫烏銃一對，逐一呈報。一探得關白平秀吉，今稱大關王，年五十七歲，子纔二歲，養子三十歲，平日姦雄詭詐，六十六州，皆以和議奪之。一侵入高麗，被本朝官兵殺死，不計其數，病死亦不計其數，弓盡箭窮，人損糧絕，詭計講和，方得脫歸。一關白造船千餘，大船長九丈，闊三丈，用櫓八十枝，中船長七丈，闊二丈五尺，用櫓六十枝，諸倭云：候和婚不成，欲亂入大明等處。一日本點兵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若姦巧機謀者，雖七十歲亦用之。一日本長岐地方，廣東香山澳番，每年至長岐買賣，透報大明消息，仍帶倭奴假作佛郎機，潛入廣東，覘伺動靜。一關白姦奪六十六州，必拘留子弟爲質，令酋長出師，以侵高麗，實寘死地，各國暫屈，讐恨不忘，察義久等，甚有惡成樂敗之意。一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人民，被虜日本，生長雜居，十有其三，住居年久，熟識倭情，多有歸國立功之志，乞思籌策，令其回歸。又據商人張一學，將到關白城郭偵探事情開報。一平秀吉有三帥，名石田、淺野、大谷，大小謀議，俱是三人。一吉發兵，令自備乾米，絡繹接應，處處含冤。一豐護州酋首野柯踏，聞大明助兵，喪膽逃回，吉剿殺一家。一兵入朝鮮內浦港，抽選七十人回者，止二十人，日向國大船，裝倭三百回者，止五十人，損失甚多。一薩摩州，乃船隻慣泊之處，今發往呂宋船四隻，交陟三隻，東埔一隻，暹羅一隻，佛郎機二隻，輿販出沒，此爲咽喉也。一器械不過黃硝、烏鉛、硫黃，日本產出焰硝，隨處惡土，煎煉亦多。惟烏鉛，大明所出，香山澳發船，往彼販賣，煉成鉛彈。一日本有罪，不論輕重，登時殺戮。壬辰，吉兒病故。

妄殺乳母十餘人。癸巳吉在名護屋回。聞女婢通姦。將男女四人燒大界野中。究殺七十餘口。一吉自擅政。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征高麗。將天正二十年。改爲文祿元年。自號大關王。將關白付與義男孫七郎。字見吉。年三十。智勇不聞。虜掠朝鮮良家子女。糠飡草宿。萬般苦楚。有秀才廉思謹等。被虜。厚給衣食。欲拜爲軍師。謹等萬死不願。據此。臣又屢閱邸。爲議封貢一事。本兵經略大臣。與臺省諸臣。持論不決。其月於此。臣在封疆。不容無言。竊料平秀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彼國諸酋。思攘奪者甚衆。陰謀伐國。構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幸侃。逼令州官義久。殺其弟中書。以自明。義久不得已。佯爲降順。心未嘗一日忘秀吉也。奪豐後州官之妻爲妾。民間妻女。充塞臥內。淫虐百端。諸州質子。禁若囹圄。其不勝忿恨之情。日本原無征科之擾。而今令遠道輸糧。原無興大兵動大衆之舉。今則徵發騷然。舉國鼎沸。日事殺人而虞其噬。多行不軌而慮其毒。故出則蒙面。臥則移徙。彼亦自知不免于禍。自底滅亡。可計日而待也。今夫謀動干戈。驅無辜之蒼赤。而欲盡眞死亡之地。此神明所不與。恃其取諸州之故智。以襲朝鮮。憑其破朝鮮之餘威。思犯中國。怒臂當車。豈可久長。且彼雖數十萬衆。航海而來。我沿海舟師。以主待客。勝算在我。而又絕其嚮導。乖其所之。彼未可遽入吾地也。戰艦雖巨。而多離船。則不能守。守之則不能登陸。而戰兵數萬。計日須數百石糧。我堅壁清野。使無所掠食。則困斃立至。曩時倭犯浙直閩廣閒。雖受荼毒。卒就殲滅。昨入朝鮮。不下一二十萬。死亡過半。伎倆可矣。蕞爾夷邦主者。不過一匹夫之勇。左

右羽翼。非素親信。曾無有韓白之略。又或懷豫讓之謀。故以臣策之。必不能得志於我。而不戢自焚。旋就顛蹶。亦理勢之必然。今中外洶洶。畏蜀如虎者。皆過也。若封貢之說。諸臣言之甚詳。無容復寘喙。竊謂山城君雖懦弱。名分猶存。一旦以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夫。且寘山城君何地。崇姦怙亂。乖紀廢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四夷也。北虜俺答之孫把漢那吉。來投我。執以爲質。而彼卑辭求之。因而還其孫。與通貢市。假以王封。先帝有不殺之恩。北虜無要挾之迹。此機會偶有可乘。今非若此也。秀吉無故興兵。陷我屬國。碧蹄戰後。暫退釜山。尙未離朝鮮。而我以細人之謀。聽其往來。講封講貢。若謂許我封貢。則退。不許封貢。則進。要耶非耶。近朝鮮國王李昞。奏稱倭賊於金海釜山。築城造屋。運寘糧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尙可謂退兵。乞和耶。夫乞封。固非秀吉本謀。然藉名號。以讐服諸夷。益以恣狂逞之志。則秀吉亦姑爾從之。行長小西飛。懼於平壤王京之戰。既未能長驅直入。而又兵入朝鮮。死亡數多。恐無辭于秀吉。則亦姑假封貢之說。以給秀吉而緩其怒。是以沈惟敬苟且之謀。得行其間。我經略總督諸臣。不過因惟敬而過信。行長諸酋。又因行長諸酋而錯視秀吉。不知秀吉豺狼之暴。狐兔之狡。必不可信義處者也。觀請封表文末云。世作藩籬之臣。永獻海邦之貢。因封及貢。其情已露。於此要而得封。必復要而求貢。求市。朝廷將何以處之。今當事之議。欲令倭盡歸島。不留一兵朝鮮。以聽命。顧彼方肆無忌憚。又安肯收兵還國。幡然順從。臣恐不能得此於彼也。即使暫時退兵。旋復入寇。敗盟之罪。又將誰責耶。議者多謂封貢不成。倭必大舉。

不知秀吉妄圖。情形久著。封貢亦來。不封貢亦來。特遲速之間耳。伏乞明詔天下。以倭酋平秀吉。干犯天誅。必不可赦之罪。兼諭日本諸酋。以擒斬秀吉。則有非常之賞。破格之封。朝廷不封兇逆之夫。而封其能除兇逆者。以此曉然令於天下。然後姦雄喪膽。豪傑生氣。平秀吉。不久當殄滅無難也。臣以爲今日之計。莫妙於用閒。莫急於備禦。莫重於征剿。何者。倭酋倡亂。惟在秀吉一人。諸州酋長。面降心異。中間有可義感者。有可利誘者。秀吉原無親戚子弟。股肱心膂之人。儻得非常奇士。密往圖之。五閒俱起。不煩兵戈。而元兇可擒。故曰莫妙於用閒。備禦之策。屢奉申飭。亦嚴矣。臣惟遼陽天津。密邇京師。一由朝鮮度鴨綠江而上。一由山東海面。乘風疾趨。設有疏虞。震驚宸極。宜將東征之兵。挑選分屯兩地。以防不測。各省直兵防。更於今日嚴爲整備。俟其人寇。或寇或角。戮力殲之。此不可恃其不來。而一日懈緩者。故云莫急於備禦。然用閒妙矣。恐未必得志於彼。備禦急矣。恐未能使破膽於我。臣以爲彼不內犯則已。果其內犯。大肆猖狂。乞我皇上定議征討。特發內帑百萬。分助諸省。打造戰艦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人。乘其空虛。會師上游。直擣倭國。此堂堂正正。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者也。故曰莫重於征剿。或者謂興師遠涉。爲費不貲。臣計山東浙直閩廣。備倭兵餉。歲不下二百萬。積之十年。則二千萬。征剿所費。不過一歲之需。而足若倭奴蕩平。海防又可息肩。各處餉銀。可坐省其半。一勞永逸。未有若斯舉矣。又聞元世祖舟師討倭。溺十萬衆。五龍山下。談者恆爲口實。臣料世祖雖雄。其實虜人不諳海上形便。當時將帥。必多達官。彼以不

習波濤。不識風汛之人。顛倒沈溺。百萬何用。今東南舟師。必習波濤。必知風汛。無憂覆溺。試觀沿海商民。輿販各國者。百鮮失一。故元事非所論於今日也。夫人情畏倭而慮其來。又株守而憚於往。是以倭酋得恐嚇要求。誠知備禦之策。攻伐之謀。不患其來。復制其往。兵志謂未戰而廟算勝者。此舉是也。臣非不知諸臣值時勢之艱。從權變羈縻之術。何敢輕爲撓阻。但灼知封貢非利。不封貢非害。敢效愚忠。仰贊廟畫。惟皇上斷而行之。則順逆之分明。華夷之防定。久安長治之計。從此可得矣。

論曰。文告表狀。古今之所馭夷。大率盡此。蓋睽則聯之以信。服則懷之以仁。硬則威之以兵。行遠惟文。傳信乃覈。讀此者。愈以悟一張一弛之道。而見同軌同文之徵矣。

東西洋考卷十二

逸事考

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阯於禹貢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周禮南八蠻雕題交阯有不粒食者焉秦開越嶺南立蒼梧南海交阯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啓七郡置交阯刺史督領之時又建朔方郡已開北垂遂辟交阯於南爲子孫基阯也交阯外域記曰越王令二使者主交阯九真二郡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討越王越王令二使者齋牛百頭酒千鍾及二郡民戶口簿詣路將軍乃拜二使者爲交阯九真太守見水經註○按後漢書男

女同川而浴故稱交阯

蜀王子將兵三萬討額王服諸額將因稱安陽王後南越王尉佗舉衆攻安陽王有神人名臯通下輔佐爲安陽王治神弩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卻軍住武寧縣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者亡天下通去安陽王有女名眉珠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詐逃歸報越王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安陽王下船徑出於海見水經註

馬援南入九真至無功縣賊渠降進入餘發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林巨藪犀象所聚羣牛數千頭時見

象數十百爲羣。又分兵入無編。至居風。帥不降。竝斬級數十百。九真乃清。鑿南塘者。九真路所經也。去州

見水經註。

馬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漑。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

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見後漢書。

任延爲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

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

每致困乏。延令鑄作

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

之道。延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

省俸祿。賑助之。同時相娶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

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慕義保塞。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

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卡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見後漢書。

永和二年。區憐攻象林。交阯刺史樊演發兵救之。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御史賈昌。便在日南。與州郡

并力討之。不利。爲所攻圍。歲餘。彘穀不繼。帝以爲憂。召公卿問方略。拜祝良。九真太守。張喬。交阯刺史。喬

至。開示慰誘。竝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招以威信。降者數萬。嶺外復平。見後漢書。

李進。中平間代賈琮爲刺史。請交阯依中州例貢士。其後阮琴。以茂才任至司隸校尉。人才得與中州同

選蓋自進始。

建康元年，日南蠻夷攻燒縣邑，扇動九真，與相連結。交阯刺史夏方招降之，後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攻殺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太守倪式戰死，都尉魏朗討破之，渠帥猶屯日南，衆轉盛。延熹三年，詔拜夏方交阯刺史，方威惠久著，日南相率詣方降。見後漢書

周乘爲交州刺史，上書云：交州絕域，習俗貪濁，彊宗聚姦，長吏肆狡，侵漁萬民。臣欲爲聖朝埽清一方，時屬城解綬者三十餘人。

士燮拜交阯太守，氣宇寬厚，謙虛下士，天下喪亂，不廢職貢，詔封龍度亭侯。建安末，吳孫權遣步騭刺交州，燮奉節度，脩貢不缺，封龍編侯。水經註曰：龍編，前名龍淵，立州之始。蛟龍蟠編於南北二津，故改龍編。

交州治羸樓縣，元封五年，移治蒼梧廣信縣。建安十五年，治番禺縣，詔書以州邊遠，使持節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鎮。見王範交廣春秋

漢交阯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橘。吳黃武中，交阯太守士燮獻橘十七，實同一蒂，以爲瑞異，羣臣畢賀。見南方草木狀

龍編縣功曹左翬，化爲虎數月，還作吏。見交州記

呂岱爲交州刺史，交阯太守士燮卒，以燮子徽領九真太守，以陳時代燮，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戴良

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拒良。岱督兵三千。晨夜浮海。與良俱進。徽不知所出。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斬送其首。徽將甘醴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復進討九真。斬獲萬計。遣從事南宣國化。林邑諸王。遣使奉貢。見吳志

日南張重。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明帝問日南郡。北向視日耶。重曰。今郡有雲中金城。必不皆有其實。日亦俱出於東耳。至於風氣暄暖。日影仰當。官民居止。隨情面向。東西南北。迴背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鬥。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況縣途於海表。顧九嶺而彌邈。非復行路之徑。岨。信幽荒之冥域者矣。見水經註

越人鑄銅為船。在安定江。潮退時見。出交州記

王機遣使。乞為交州。會杜弘。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謀反。陶侃擊破之。又遣別將討機。斬之。諸將請乘勝擊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但一函紙足耳。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加都督交州軍事。見晉書

日南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白。裸袒無衣襦。見博物記

盧循寇交州。刺史杜惠度。以火攻燒其船艦。一時潰散。循赴火死。傳首京師。封龍編侯。見水經註。按晉書盧循傳。循先鳩妻

子。父召伎妾問曰。我今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鼠雀食生。就死。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顧生。於是悉鳩諸辭死者。自投於水。惠度取尸斬之。與此不同。虞國為日南太守。有惠政。出則雙鴈隨軒。及還會稽。鴈亦隨焉。既卒。猶棲墓不去。孔暉會稽記

高駢爲安南都護時南詔陷交趾駢擊破之進靜海軍節度使唐書曰駢大破南詔收所獲驍軍李維周

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段曾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晏權發海門檄駢北歸而駢遣王惠贊傳曾遷首京師見驍鐘甚盛乃晏權等惠贊懼匿島中聞關至京天子覽書羣臣皆賀進駢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改

都護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

交州有烏王如鵲頭有毛冠尾長一尺五寸純黑色欲取諸鳥先選高枝斫除枝柯惟留三兩枝以膠插著取烏王置其下烏王嗚呼衆鳥聞聲爭集其處或送果實或送蟲蟻皆送烏王諸鳥著膠獠子下收之

見寶字記

胡盧笙者交趾人多取無柄之瓠割而爲笙上安十三簧吹之音韻清響雅合律呂嶺表錄異

宋太宗遣李若拙以玉帶賜黎桓桓出郊迎然辭氣悖慢曰向劫如洪鎮乃外境蠻賊也皇帝知非交州

兵否若交州叛命則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曰上初聞寇雖未知所自然以足下拔

自牙授之節制固當盡忠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果明白然大臣僉議朝廷建節帥以寧海表今

蠻賊寇害是交州力不能獨制請發勁卒數萬會交兵翦滅之上曰未可輕舉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致驚

駭不若且委黎桓討擊當漸清謐今不復會兵也桓避席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聖君容貸未加誅責自

今謹守職約保永清於漲海因北望頓首謝見宋史

黎龍廷遣黃成雅來貢會含光殿上以成雅坐遠欲稍升位箸訪宰相王旦旦曰子產朝周饗以上卿之

禮子產固辭。受下卿禮而還。國家惠綏遠方。優待客使。固無嫌也。乃升雅于尙書省五品之次。見宋史

李天祈遣使入貢。詔館懷遠驛。安撫使范成大言。經略諸蠻。安南在撫綏之內。陪臣豈得與中國王官亢

禮。政和閒。貢使入境。皆庭參不報謁。宜遵舊制。詔從之。見宋史

元遣柴榛。再諭陳日烜來朝。若不能自覲。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以代其士民。

不然。脩爾城池。以待審處。見元史

交阯道士年九十九。別號漫叟。因渡海船壞。結庵于金仙水上。養一雞。大如倒掛子。曰置枕。寤即夢覺。

又畜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線繫几案閒。道士飯已。即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金盒中。時使出戲衣。

褶。常以詩自娛。云。流動乾坤影。花沾雨露香。白雲飛碧漢。玄鳥過滄浪。月照柴扉靜。蛙鳴鼓角忙。龜魚呈

瑞氣。無物汗禪牀。僧惠洪見之。戲曰。公小國中引道神也。後莫知所之。見廣州志

莫登庸。本東筦蠻民。父流寓安南宜陽縣。社長名之曰萍。蓋無定跡之義也。以漁爲業。登庸有勇力。黎澄

以爲都力士。竟至篡國。而終爲義子阮敬所鳩。見月山叢談。以上交阯。

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也。故林邑記曰。盡紘滄之微

遠。極流服之無外。地濱滄海。衆國津徑。見水經註

紀粟出浦陽。渡便州至典。由渡故縣。至咸驢。咸驢已南。麀鹿滿岡。鳴咆命疇。警嘯聒野。孔雀飛翔。蔽日籠

山渡治口至九德。見林邑記。

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嶺醉不踰仞倉庚懷春於其北翡翠熙景乎

其南雖嚶謹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遊俗姓塗分故也。見林邑記。

林邑城西南際山東北瞰水重壑流浦周繞城下東南漚外因旁薄城東西橫長南北縱狹北邊兩端迴

折曲入城周圍入輒城二丈上起輒城一丈開方隙孔上倚板板上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構樓飛觀鷓尾

迎風拂雲騫翥崑嶸但制造壯拙稽古夷俗城開四門東爲前門當兩淮渚濱於曲路有古碑夷書銘讚

前王胡達之德西門當兩重漚北迴上山山西卽淮流也南門度兩重漚對溫公壘交州刺史溫放之征

林邑今東城南五里有溫公二壘是也北門濱淮路斷不通城內小城合堂瓦殿南壁不開青隙丹墀棖

題桷椽多諸古法迴廊曲掖綺牖紫窗椒房嬪媵無別宮觀路寢永巷共在殿上臨踞東軒徑與下語子

弟臣侍昏不得上屋有五十餘丘連薨接棟檐宇如承神祠鬼塔小大八廟層臺重榭狀似佛刹郭無市

里邑寡人居海岸蕭條非生民所處。見水經註。

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爲比故以比影名縣闕駟曰比讀蔭芑之庇影在己下言爲身所庇也。

見水經註。

林邑王陽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陽邁。見南齊書。

阮彌之征林邑。陽邁出婚不在。阮謙之領七千人。先襲區粟。未入壽冷。三日三夜無頓止處。凝海直岸遇風。陽邁攜婚部伍三百許船。夜於壽冷浦相遇。閩中大戰。謙之手射楊邁柁工。以風溺之餘。制勝理難。自

此還。見水經註。按宋書曰。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三千人赴討。攻區粟城不克。引還。

宗慤隨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王傾國來拒。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謂獅子威服百獸。乃製

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遂克林邑。見宋書。

小水岸羃屨常吐飛溜。或雪霏沙漲。清寒無底。分溪別壑。津濟相通。檀和之東橋大戰。楊邁被創落象。卽

是處也。見水經註。

隋煬帝時常駿。使赤土還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竝山而行。海水色黃氣腥。舟行

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見北史。

范頭黎死。太宗崩。詔於陵所刊石。圖頭黎之形於玄闕之外。見唐書。

大中祥符四年。占城貢獅子。詔畜苑中。留二蠻人以給餼養。上憐其懷土。給資糧遣還。見宋史。

占城交阯。素仇。後同入貢。占城使者乞避交人。詔遇朔日朝文德殿。分東西立。望日則交人入垂拱殿。占

城趨紫宸殿。大宴則東西坐。見宋史。

有人往林邑。於海嶼上得鯨頭骨。如數百斛。頂上一孔。大如甕。俗以爲珠穴。見寰宇記。

林邑人殺象，象怒，布陣以鬪。人登樹，取衣掛樹枝，緣他樹而走。象見衣，以爲人存，以鼻汲水灌樹枝，倒，不

見人，踏碎其衣而去。象病，首必向南死。肉粗，連皮煮易熟。牙笋足掌肉稍佳。見安南志。

占城犯姦者，男女共入牛墮罪。負國王物者，以繩拘於荒塘，物充而後出之。見宋史。

占城野水牛甚狠，是人家耕牛，走入山自生長，年深成羣，但見人身穿青者，必趕來抵觸而死。見華夷考。

占城尸頭蠻，本是婦人，但無瞳人爲異，與家人同寢，夜深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體，卽活如舊。

若封固其頂，或移體別處，則死矣。人病者，臨糞時遭之，妖氣入腹，必死。見星槎勝覽。

林邑山楊梅大如杯碗，以醞酒，號梅香耐，非貴人重客不得飲。出林邑記。

海棗，身無閒枝，直聳三四十丈，樹頂四面生十餘枝葉如栢欄，五年一實，實大如杯，味極甘美。秦康五

年，林邑獻百枚。出南方草木狀。以上占城。

赤土豪富之室，恣意華靡，惟金鑲，非王賜不得服用。見隋書。

赤土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見隋書。

勘合號簿，洪武十六年，始給暹羅，以後漸及諸國，每國勘合二百道，號簿四扇，如暹羅國，暹字勘合一百道，及暹羅字底簿各一扇，送貯內府。羅字勘合一百道，及暹字號簿一扇，發本國收填。羅字號簿一扇，發布政司收。比遇朝貢，填寫國主使臣姓名，年月方物，令使者齎至，布政司先驗表文，次驗簿比號相同，方

許護送至京。每紀元則更換給。見廣東通志。○以上暹羅。

訶陵有三十二大夫。大坐敢先爲最貴。見唐書。

閩婆不設刑禁。雜犯罪者。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寇盜者殺之。見宋史。

爪哇港口一州。長尾獠猴萬數。一黑色老雄猴爲主。一老番婦隨側。婦人無嗣者。備菓酒往禱。老猴喜則

食物。餘諸猴食盡。卽有雌雄二猴。來前交感。婦回家便有孕。否則無孕。見華夷考。

爪哇國。舊傳鬼子魔天。與一罔象。青面紅身赤髮。生子百餘。常食啖人。其中人被啖幾盡。忽一日雷震石

裂。中坐一人。衆異之。遂爲國主。卽領餘衆驅逐罔象。而除其害。復生齒安業。至今國之遺文。後書一千三

百七十六年。考之肇在漢時。至我大明宣德七年。見星槎勝覽。○以上爪哇。

眞臘城皆疊石。卻無女牆。亦有監門者。惟狗不許入門。城甚方整。四方各石塔一座。曾受斬趾刑人。亦不

許入。東池在城東十里。周圍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屋塔中有臥銅佛。臍中常有水流出。

眞臘惟國主打純花布。大臣打疏花布。惟官人打兩頭花布。新唐人打兩頭花布。人亦不罪。以暗丁八殺

故也。暗丁八殺。不識體例也。國有丞相將帥司天等官。皆國戚爲之。金轎扛四金繖柄者爲上。金轎扛二

繖柄而已。亦有銀轎扛者。金繖柄以上官呼巴丁。或呼暗丁。銀繖柄呼嘶辣的。繖用中國紅絹。其裙直拖地。油繖緣緝爲之。裙卻短。

人知蠻人醜黑。不知宮人及南棚。南棚乃婦女多有其白如玉。一布經腰之外。皆露胷酥。國主之妻亦如

此國主凡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嬪婢三五千。番主與正妻同坐金窗中。諸宮人次第列兩廊。供出入之役者。呼陳家蘭。不下三千。卻有丈夫與民間雜處。只額門前。削去其髮。塗以銀硃。及塗兩髻。傍以爲陳家蘭別耳。番婦產後。作熱飯抹之。以鹽納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常如室女。次日即抱嬰兒。同往河內澡洗。夫適遠役。只可數夜。過十數夜。婦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

眞臘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大小盡與中國不同。閏歲彼亦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一夜只分四更。每七日一輪。亦如中國開建除之類。有兩日最吉。三日平平。四日最凶。何日可出東方。雖婦女皆能算之。十二生肖與中國同。但呼名異耳。如以馬爲卜。雞爲爨。豬爲直。盧牛爲箇之類。

眞臘爭訟。雖小必上聞。初無笞杖。但聞罰金。重事亦無絞斬。止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內。實以土石。堅築而罷。次有斬指去鼻者。但姦與賭無禁。姦婦。夫或知之。以兩柴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資與之方免。人家失物。疑人爲盜。以鍋煎油極熱。令伸手於中。果偷則手爛。否則皮肉如故。又爭訟莫辯。曲直。國宮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人各坐一塔。無理者。必生瘡癩。或咳嗽之類。有理者。略無纖事。以此剖判。謂之天獄。

眞臘地苦炎熱。日非數次澡洗。不可過。初無浴室。孟桶。但家有一池。否則兩三家合一池。男女皆裸形入池。或三四日。城中婦女。至城外河中。漾洗。河邊脫去所纏布。入水者。動以千數。雖府第婦女亦預焉。踵頂皆見。唐人暇日。頗以此爲遊觀之樂。有病。多入水浸浴。及類類洗頭。便自痊可。

眞臘糞田、皆不用穢、嫌其不潔也。唐人到彼、皆不言及中國糞壅之事、恐爲所鄙。登瀛既畢、必入池洗淨。止用左手、右手留以拏飯。按隋書曰：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每巨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酒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

巨舟、以硬樹破版爲之。匠者無鏹、但以斧鑿開成版。凡要木成段、亦以鑿鑿斷。起屋亦然。船上以菱葉蓋覆。卻以檳榔木、破片壓之。此船名爲新擘。所粘之油、魚油、所和之灰、石灰也。小舟、卻以一巨木鑿成槽、以

火熏軟、用木撐開、腹大兩頭尖、可載數人、名爲皮闌。以上俱眞臘風土記。

三佛齊人民、不輸租賦、有所征伐、隨時調發。自備兵器糧糗。見宋史。

治平中、三佛齊地華伽囉、遣使至囉囉、入貢。遇風、船幾覆。禱天、有老翁現雲端、浪旋息。時寇燬廣州、天慶觀老君像、在瓦礫中。至囉囉觀之、卽向所見也。及還、告地華伽囉、遣人詣廣、鳩工重建。施錢十萬、置山田於甕塘、以充常住。鑄大鐘、覆以樓。明年、地華伽囉沒、翦其爪髮、送道士葬之甕塘。至今祭焉。見廣州志。

神鹿、高三尺許、前半甚黑、後半白花、毛純可愛。止食草木、不食腥。出舊港國。見華夷考、以上三佛齊。

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女子白皙、出輒鄆、面日五拜天神、有禮堂、容數百人。率七日、王高坐爲下。說法曰：死敵者生天上、殺敵受福。故俗勇于鬪。見唐書。

大食海中、見一方石、上有樹榦、赤葉青樹。上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其手脚頭著樹枝、摘取一枝、小

兒便死、收在大食王宮。見舊唐書。

大食國出胡羊。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春月割取腊。再縫合之。不取則脹死。見方國志。按大食有大尾

一二十斤。行則以車載之。唐書謂之靈羊。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司禮監傳諭戶部。取龍涎香百斤。檄下諸藩懸價。每斤償一千二百兩。往香山澳訪買。僅得十一兩以歸。內驗不同。姑存之。亟取真者。廣州獄吏囚馬那別的。貯有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繼上六兩。褐白色。問狀云。褐黑色者。採在水。褐白色者。採在山。皆真不贗。而密地山商周鳴和等。再上。通前十七兩二錢五分。馳進內辨。萬歷二十一年十二月。太監孫順爲備東宮出講。題買五斤。司劄驗香。把總蔣俊訪買。二十四年正月。進四十六兩。再取於二十六年十二月。買進四十八兩五錢一分。二十八年八月。買進九十七兩六錢二分。自嘉靖至今。夷舶聞上供。稍稍以龍涎來市。始定買解事例。每兩價百金。然得此甚難。見廣東通志。以土啞齊。

成化間。撒馬兒罕使臣。枉道至廣東。將往滿刺加。市狻猊入貢。所過震驚。布政使陳選奏言。狻猊本非澤

國所產。假借意旨。入海宣索。驚擾域中。貽譏海外。見昭代典則。

紅毛鬼投澳夷。拒不納。滿刺加伺其舟回。遮殺殆盡。見廣東通志。以上麻六甲。

人到吉里地。悶多染疾病。十死八九。蓋其地瘴氣。及淫汗之故也。見星樓勝覽。○右池悶。

佛郎機。在爪哇南。二國用銃形製同。但佛郎機銃大。爪哇銃小。國人用之甚精。稍不戒。則擊去數指。或斷

一掌一臂。嘉靖初，佛郎機遣使來貢，行使皆金錢。其人好食小兒，每一兒，市金錢百文，廣之惡少，掠小兒競趨之。其法以巨鑊煎沸湯，以鐵籠盛小兒，置鑊上蒸之，出汗盡，乃取出，用鐵刷去苦皮，其兒猶活，剖腹去腸胃，蒸食之。居二三年，兒被掠益衆。海道汪鉉，以兵逐之，不肯去，又用銃擊敗我兵，乃使善水者入水，鑿沈其舟，盡擒之。汪鉉由此薦用，後爲吏部尙書。會北虜入寇，鉉建議，請頒佛郎機銃於邊鎮，詔下所司施行。三邊賴其用，然鉉疏語諍復可厭，兵部郎中吳縉見而笑之。鉉怒，黜爲銅仁知府，或戲之曰：君被一佛郎機，打到銅仁府。見月山叢談，然今在呂宋者，卻不聞食小兒之事。

呂宋最嚴狡童之禁，華人犯者，以爲逆天，輒論死，積薪焚之。以上呂宋。

裴清使倭，東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見隋書。

貞觀五年，日本使者入朝，帝矜其遠，詔有司毋拘歲貢，遣龍州刺史高仁表往諭，與王爭禮，不平，不肯宣天子命而還。永徽初，獻琥珀大如斗，瑪瑙若五升器。見唐書。

唐日本王子來朝，王子善棋，勅顧師言爲對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有集真島，島上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生玉棋子，冬溫夏冷，故謂冷暖玉，又產如楸玉，其狀類楸，琢之爲局，光潔可鑑，師言與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汗手凝思，方敢落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

縮臂已。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師言實第一國手矣。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

倭國有天王，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與國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國王受國事，掌兵馬，盛

衰彊弱，更替不常。續文獻通考

元豐時，明州言得倭國太宰牒，遣仲回等貢絕二百匹水銀五千兩，以仲乃海商，貢禮與諸國異，請自移

牒報而答其物直從之。見宋史

日本人善噉茶，道傍有茶店，邀人噉茶，如漢人入酒館。見續文獻通考

肥前州島會村山等安者，受彼武藏總攝之命，監主市易交關唐人者也。明石道友乃領倭出販，渠率駕

舟送偵探官董伯起來，還旗書單冀凱旋四字。海道副使韓仲雍馳至海上，召倭目譯審情實，問渠何故

數船挾帶資本，通販諸國，經□□籠，頗有遭風破船之患，不相救援，反掠我財，乘便欲報舊怨，非有隔遠

吞占之志也。問渠何故謀據北港，稱通販船，經由駐泊，收買鹿皮，則有之，並無登山久住，或漁捕唐人

見影妄猜，或仇忌別島，生端唆害，問渠外海商販何故內地劫掠，稱國王嚴禁，不許犯天朝，一草一粒緣

各商趁風飄入浙閩，不得已沿途汲取山泉，官兵既劫賊相待，因而格鬪，未免殺傷，且各商去國遠，不必

謹守國法，有信附舟，唐人恐嚇起釁者，有被劫海唐人，教誘取利者，國王實不知聞，聞則必根查之，而種

誅之。董伯起親見舊年同道友來，擄去漁人張士春，歐達老船，衆五十餘輩，今盡監繫待回，報行戮是也。

問渠何故挾去伯起，稱上年彼國發商船十一隻，阻風失蹤，其二船係島會親子，至今未還，其七船與浙

兵纏住，願親惟道友二船先到，東涌遇小漁船，漁代樵，風波并作，眼目詢知軍門，黃都爺多撥船兵火器，係

是韓海道新行訓練十分精利於漁船叢中覺察伯起有異質問係是海道中軍官人禮請過船同到日本一則欲待官兵追及央其分割一則藉此歸國王明非返置實不敢輕慢問渠今又何故送還伯起稱德攝嗣立未久每念四夷皆得自通天朝而彼獨隔絕先世亦常列名職貢而後乃棄捐心中時常以爲恥憤今因送到伯起辭氣耿介愈仰中華人物始悟每年輕舟越販戕冠進謁或爲衙門差官以求供饋或領互市價值竟至脫騙皆執法奸民使小國慕化之心有負而天朝字小之恩不沾今幸撥雲見日白願輸忱春信風柔始差道友等整船送回至恭進表文經沈參將諭以不合體式願帶繳回矣問渠日放侵奪琉球使吏治其土宇稱係蕪寧陸奧守待瑤擲昔晉牧前事當自後鑿我倭人船乘止是問渠來意何幾何而不忍割出但須轉責該島耳本道隨論汝升琉球皆吾教國事當自後鑿我倭人船乘止是問渠來意何求稱送還華官得一公文回報論汝海面傳好名聲別無他求但願自後鑿我倭人船乘止是問渠來意何行劫彭湖爲彭山皆我閩門庭之內豈容汝涉一跡此外溟渤華夷所共蔚兵蔓羅漢過不先汝或颶風坵時依泊不許無故登岸或爲曠日所誤望山取汲不許作意淹留我兵各有汛地防圍驅逐白難弛縱但汝自取方便明聲稟而速颺去可矣渠又請歸島啟知國主先犯計羅大金之人係何島商倭則請官蒞殺之既中如唐人撥直則差倭縛送于境上以表效順本道諭使命往來非疆吏所得擅議本省奏聞旋又諭上年琉球來報汝欲窺占東番北港傳豈盡妄天朝因汝先年有交通胡惟庸之事自汝國長利也發落尙延日時汝船經由港澳或招猜釁汝國中一動一靜我院道悉見悉聞胡不食言自汝國長利也聊在驕閩殺之事有誤信王五峯頻年入寇之事近平有平秀吉侵擾高麗之事疑汝嫌汝懸示通倭禁例益嚴其實遠嶼窮棍挾微賞兵交之利鈍未分市販之得喪可觀矣歸示汝主自擇處之明日石道友等各板不許下海寸絲難望過番賞花紅布絲復椎牛醮酒大饗之仍頒布旗大書福建發回日本劾順夷指天拱手連稱不敢因量賞花紅布絲復椎牛醮酒大饗之仍頒布旗大書福建發回日本劾順夷目俾懸梳上給糧遣

倭自言爲泰伯之後見梁

論曰逸事非盡稗官之殘簡疏俗之瑣談也或臚列于正史而事沉迂緩或參考于國故而事近纖屑或誼傳于前籍而事近荒唐本傳所不勝載者咸彙而存焉分之則碎金屑玉合之皆珠船寶山固塵談所

必資抑狐掖之竝探云爾。